

第一章

微微的风吹散了炎炎的暑气。

站在“乐儿幼儿园”的大门口，商芷欣既紧张、又兴奋地迎接新学期的开始。

当一个个穿著水兵型制服的小朋友用那柔柔软软的童稚嗓音对她叫着“老师早”时，她感动得想哭。原本一毕业，父亲就要她进入家族企业任职，做--米虫；但敌不过好友楚意涵的频频召唤和一颗喜爱小孩的心，就这样，她成了这里的一分子。幸好她来了，试想，让一个幼保科毕业的人去从事商业决策，哈！无疑是瞎子点灯--白费！再说，她还是想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

“天啊！他来了！”一阵惊呼引起商芷欣的注意。事实上，她想不注意也难，

因为引起老师群恐慌的凶手，是一辆堪称古董级的加长型林肯房车--它正嚣张又跋扈地停在大门的正中央，严重影响到他人的进出。

“谁来了？”商芷欣好奇地低声问楚意涵。瞧身边老师们的反应，轿车内的人物绝对大有来头。

“我哪晓得！别忘了我跟你都是第一次当老师。”楚意涵莫宰羊地耸耸肩。

“喂！你有没有搞错？这个幼儿园是你家开的，你怎么会不知.....”商芷欣无法置信地叫道，但话未说完，只见轿车车门一开，一个物体像去垃圾般的被扔了出来。“啊！”当看清那安全落地的物体其实是一个穿著水兵制服的小男孩时，她不禁惊呼出声地呆立原地。

这.....怎么回事？

“乖乖在幼儿园待着！如果你偷溜回去或是故意跟老师、小朋友们捣蛋，我会把你给吊起来海扁一顿，林非凡，听见没有？”冷硬的威胁话语，清清楚楚地传进在场诸人的耳中。

听见小男孩的名字后，楚意涵立刻恍然大悟。难怪老师们对轿车后座的男子那堪属虐待儿童的行为视若无睹，一副习以为常的神情。楚意涵准备向商芷欣说明，却发现身边已失去她的踪影。

小男孩狼狈地挣扎爬起，商芷欣顿觉一把无名火烧上心头。

“先生，你怎么可以把小孩从车子里丢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你知不知道？”冲到轿车边的商芷欣，义正辞严地劈头就说，压根未会想到此举是否会为自己惹来麻烦或祸端。

“你是谁？”冷硬、困惑的嗓音从车内响起。

“我是乐儿幼儿园的老师。先生，你.....啊！”商芷欣火大地表明身分，却在看见轿车内男子的面容时大吃一惊。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都不像是会做出扔小孩这种恶劣行为的人该有的脸；那深邃的黑眸里，闪耀着如春风般温暖柔和的光采。啊.....他张嘴时，双颊浮现出迷人的小酒窝，洁白的牙齿中竟然还有两颗可爱得过分的小虎牙。

这么儒雅俊逸兼具 baby face 可爱脸庞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出扔小孩这种堪属暴力倾向的事情来？不像不像，真是一点也不像！但轿车后座确实确实只坐了他一个人，容不得她不相信.....难道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人不可

貌相”？

“你是乐见幼儿园的老师？你叫什么名字？”在商芷欣露出一副迷惘又困惑的神情时，男子略感好笑地询问。他知道自己长相对初见面的人会产生多大的错觉，而这个老师……哈！她分明还只是一个小女孩。瞧她一头时髦俏丽的短发，清秀典雅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朝气的的光辉。唉！无疑是才刚从学校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我叫商芷欣。”仿佛被催眠般，商芷欣不由自主地回答。在他温柔的注目之下，她的双脚一直有飘离地面的感觉；若非意识到尚身处大庭广众之中，恐怕她早已丢人现眼地趴在他的车窗上猛流口水……哇！他的眼睛散发出的温柔眸光，是她生平所见最足以魅惑人心的强力电波。瞧，她竟已忘记他刚刚所做出的骇人行为--扔小孩，真是太可怕了！但话说回来，拥有这么一双醉死人不偿命的“柔眼”，怎么可能会扔小孩呢？嗯，或许他有啥难言之处，很可能是那个小男孩皮得不得了，但……再怎么也不能扔小孩吧？可她竟无法生他的气，就连此刻，她的心仍为他刚才那一笑而如小鹿乱撞般的狂跳着；这古怪的情绪，加上她到处找借口来原谅他的恶行，难道……她爱上他了不成？

“商芷欣‘老师’，你对我有何指教吗？”瞧商芷欣一下蹙眉、一下茫然的痴呆神情，男子不禁纳闷地问道。尚未看见他的脸时，她那副正义凛然的口吻都跑到哪去了？难道她喜欢上他了？

“指教？”商芷欣闻言，霍然惊醒。她是怎么了？犯花痴吗？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对一个初见面的陌生人产生不可思议的情怀！莫非这就是“一见钟情”？

“林先生，真对不起！商老师是本园新请来的老师，若有得罪之处，就请您原谅。

她年轻不懂事，希望您别跟她一般见识。”闻讯忙从园长室一路直奔大门的园长楚意婷，迅速将商芷欣给拉到身后，并惶恐地说。

“芷欣，你先跟我进办公室。”楚意涵紧张地低声道。

在看见商芷欣毫无反应的表情后，楚意涵赶紧将商芷欣给拖走；而未注意到林非凡在她们进入幼儿园时，亦悄悄尾随于后。

“园长，你误会了。商老师如此优秀，小犬若能在她教导的班上就读，实在是他的福气。”男子淡笑着说。撇开她是否“煞到他”的疑问，他对她先前的举动确实激赏，毕竟在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时代，她--委实难得。霎时，他发觉自己突然有一丁点儿欣赏她。

“呃……林先生，商老师尚未适应环境，所以目前只是先教才艺班。”楚意婷错愕得愣愣说明。哪按呢？这和她在园长室里所接获的消息，分明有着极大的出入。

“哦！那真是太可惜了。园长，那我不打扰你，我还有事得先赶到公司去。”

“林先生，您请别这么说。是我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真对不起！”楚意婷担忧地连忙道歉。

“那我先走了。小何，开车。”男子沉声命令，同时关上车门。

小何听到命令后，立刻发动引擎，轿车以极快的速度扬长离去

另一方面，被楚意涵给强行拖到办公室的商芷欣，被这一连串的举动

给弄得一头雾水，她有一点怅然若失的感觉。

“天呀！芷欣，你干嘛去教训林进安？你发神经啦！幸好有人去通知我老姊，否则事情可就大条喽！”一踏进办公室，楚意涵就忍耐不住地叫道。商芷欣是她的好朋友，她若出啥意外，要她如何向商伯父、商伯母交代？尽管那祸是商芷欣自找的，她仍然难辞其咎。

“林进安？谁是林进安？”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商芷欣费解地询问。听楚意涵的口吻，仿佛她闯下了滔天大祸似的。

“天呀！你居然不知道林进安是谁！”楚意涵无法置信地叫道。亏商家在南部还是有头有脸的望族，商芷欣竟连和她家并驾齐驱……不，现在该说已过之而无不及的林家首脑人物也不认识，这象话吗？

“啊！我知道了，刚刚坐在车子里的那个男人就是林进安。”商芷欣顿时灵光一闪，欣喜地叫道。

“你知道就好了，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注视着商芷欣过度兴奋的脸，楚意涵觉得她有点怪怪的，但哪里怪，又说不上来。

“林游安……原来他叫材进安。”商芷欣开心地喃喃自语。她的脑海中无法克制地浮现他迷人的脸庞，一切已毋庸置疑--她爱上他啦！

“什么？芷欣，你说什么？”见商芷欣嘴巴一张一合的，楚意涵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意涵，我爱上他了！”商芷欣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宣布。哦！爱神终于眷顾到她了。

只希望爱神的箭有同时射中她和林进安，否则她岂不是有一场情仗要打？

“什么！？你……你再说一遍。”商芷欣的话宛若青天霹雳，震得楚意涵的耳朵嗡嗡作响。不会吧？商芷欣竟然爱上了林进安！？一定是她听错了，一定是！

“我说我爱上了‘林进安’啦！”商芷欣没好气地再大声重复一遍。幸好办公室内只有她和楚意涵两人，否则被外人听到的话，多不好意思啊！

“你爱上材进安？”楚意涵难以置信地盯着商芷欣认真的脸庞。My God！她的好朋友竟然爱上了林进安！这怎么行？不行，说什么她都得让商芷欣知道她爱上的是个怎样的人。林进安富有金，长得也挺称头，但私生活却烂到了极点；听说在事业方面，他不知道用他那张如天使般无害的脸打败过多少劲敌，所以靠船运为生的林家在他的领导下，一举跃升为南台湾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嗯，我从来没……”

“你疯啦！才看他一眼，你就告诉我你爱上他？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他的个性、习性、脾气你了解吗？你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就告诉我你爱上他？就算是吃方便面，也得先把包装纸撕开，注入热水，再等上个两、三分钟后才吃呀！你不过才见了他一面，就说爱上了他……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嘛！”瞧商芷欣那双迷迷蒙蒙、如坠梦中的眼睛，楚意涵就恨不得拿个大榔头往她头上狠狠一敲，看是否能敲醒她的理智。

“意涵，你根本不懂。你没有谈过恋爱，不会明白我第一眼看到他时的那种感觉。

天啊！那就像是……”商芷欣为之气结地说。想不到她最最要好的朋友，居然一口就否决她对林进安的一见钟情！而这也就算了，最令她气愤

的一点是--她的感觉楚意涵根本不予理会嘛！竟然拿爱情和泡面来比较……
啧啧！这能相提并论吗？

“STOP！你别告诉我什么‘好象上辈子就见过他似的’这种话。芷欣，这是个现实的社会，你别把小说里方可能发生的情节给搬到日常生活中好吗？我来告诉你，林进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楚意涵忙伸手制止商芷欣继续说下去。她有义务告诉商芷欣，毕竟……唉！谁叫她是自己的好朋友呢？她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商芷欣飞蛾扑火吧！

“意涵，就算他是花花公子，我也爱他。”商芷欣正色声明。外貌出众的男人，身边大抵都围绕着莺莺燕燕，而太多的小说证明，花心的男人一旦碰上宿命中的伴侣，便会变得很专情，而她……或许就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也说不定；所以无论楚意涵说什么，她都绝不轻易放弃。

“花花公子你还爱？你脑筋秀逗了！你知道吗？林进安不只是个花花公子，他还是一个鳏夫，更何况他还曾经在报章杂志上宣布过这一生再也不结婚，你以为你会是他花心的终结者吗？而且听人说他根本就不碰处女，就算你想用最原始的那一招，你连上他床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你老爸，我敢发誓，你若向他开口说你要嫁给林进安，他会把你给关起来。”楚意涵猛泼冷水地说。糟糕！商芷欣不但爱上林进安，还爱得无药可救，连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也无所谓。这简直离谱得近乎疯狂，她必须拯救她！

“不会的，我老爸最疼我了。只要我开口，他一定会答应让我嫁给林进安。”商芷欣自信满满地回答。事实上，老爸那她压根儿也不担心，如何接近林进安，才令她烦恼。

“好吧！撇开你老爸那一关，请问你要如何让林进安爱上你？他单是听到你只有二十一岁，而且一看就是处女的脸，再加上你还是他儿子就读幼儿园的老师；你想想看，他会跟你交往吗？别说交往，恐怕他远远看到你就吓得抱头鼠窜、敬谢不敏哦！”楚意涵极尽讽刺与挖苦地说。天可怜见，要不是为了打消商芷欣对林进安疯狂的爱意，她不会说出这么恶毒的话。

“意涵，你好残忍！”商芷欣颇受伤害地说。

“实话本来就很残忍。芷欣，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一点点的伤害。我相信你渴望的是一分真挚又有响应的爱情，但林进安根本给不起。如果你仍然执迷不悟地想和他交往，那我只能指望你作好了心理准备，因为，他光是目前的女伴就有十几位了。”楚意涵语重心长地说。虽然爱情盲目又无理可循，但第一眼就把自己的终生订给一个花花公子……乖乖！这不明勇气，根本是“疯狂”！

“意涵……”商芷欣怔忡地凝望着楚意涵。不可否认的，她原本的爱恋因楚意涵此刻的一番话而动摇，但不可思议的是--那林进安的身影就这么牢不可破地占据了她的脑海和心房。就连对心仪的偶像明星，她也从未有过此刻的感受，所以她很确定自己对林进安的心意，但好友对他的评价竟如此不堪……唉！她该如何是好？难道她真知楚意涵所言的“发疯了”不成？或许她真的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毕竟--对方一点也不知情。

“芷欣，你好好想清楚，不管你作了什么决定，我……还是会支持你的，但是有些话我还是得说在前头。”楚意涵颇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该说的都说了，如果商芷欣仍无法觉醒，她也只有尽量让她少受一点伤害。

“什么话？”

“狗是改不了吃屎的。”楚意涵淡淡地撂下一句。

“什么意思？”商芷欣听得一头雾水。怎么会“熊熊”冒出这句话来？

“没什么意思。嘘！有人来了，这个话题还是等你认真想过以后，再和我研究吧！”听到办公室外传来的脚步声，楚意涵慌忙结束两人之间的对话，孰不知她们的对话早转入了尾随在后的林非凡耳里。

听完各级主管的营业报告，林进安神色凝重地环视全场；待接收到各级主管惶恐的目光时，他才不禁逸出一丝冷然却满意的笑容。毕竟“林盛船运”今日的业务和红利已非昔日所能相提并论，光是造船的订单就已排到大后年，而海运的货柜更是供不应求。

事实上，这场会议正是为此而召开，因为林盛船运不只要称霸台湾，更要称霸全世界。

“总裁，公司目前的货柜已经不敷使用，如果业务继续扩充下去，恐怕无法将货如期运达。还有，香港方面因为九七的关系，要求调整合约，请我们派专员过去。”业务经理宋书航沉声建议道。

“黄主任，你马上联络铸造货柜的相关公司，至于专员方面……就劳烦宋经理跑一趟吧！”林进安未多加思索，即果断明快地下达命令。

“是，总裁。”没有第二句话，宋、黄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林进安的手底下做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或是推托之辞，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好且能让他信服的理由，否则就得卷铺盖走路；相对地，他所给的薪资与年终分红亦是业界中首屈一指的。在林盛，有能力的人绝对会受到重用，所以林盛的员工肯为他鞠躬尽瘁；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总裁，一线电话。”秘书周巧茹略微迟疑地开口。明知天大的事情也得等开完高级干部会议后才能开口，但攸关一条生命……尽管消息的可信度在她听来是微乎其微，但拥有这条生命的主人，令她无法等闲视之。

“周秘书，你不知道我正在开会吗？”林进安一挑眉，望向周巧茹。

“总裁，事关重大，您先接听乐儿幼儿园楚园长打过来的电话好吗？”周巧茹冷静沉着地回答。

“乐儿……”林进安潇洒的剑眉霎时纠结成团。他接起电话，但话筒内传来的是电话切断的嘟嘟声。怎么回事？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心头。“周秘书，楚园长有说些什么吗？”

“总裁，她说您儿子爬上屋顶，扬言要自杀。”周巧茹一五一十地报告。一个年仅六岁的小男孩，竟扬言要自杀！这若不是恶作剧，就是这社会真的变了。

“自杀！？”周巧茹话才出口，全场一片愕然。有没有搞错？这项消息实在太夸张、大荒谬了！

“楚园长还有没有说些什么？”林进安脸色一沉地问。看来，林非凡是使出撒手锏了。唉！这半年来，他为了想要一个母亲，已不知闹过多少警扭，而他的争取手段，更是一次比一次激烈，现在居然要自杀！这小家伙还真玩命。他不想再套进婚姻的枷锁，可小家伙竟以死要挟……这倒令他伤起脑筋来。

“总裁，她还说，令郎口口声声嚷着要找妈妈。”周巧茹心情略感沉重地据实以告。

失去母亲的小孩，委实令人打心底同情。

“总裁，会议已经开得差不多了，您还是先过去乐见幼儿园吧！”看林进

安一脸阴郁，宋书航不禁开口道。

“是呀！是呀！”现场众人顿时纷纷呼应。会议再重要，也不如生命来得可贵，何况那扬言要自杀的人是林进安的独生儿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林盛船运的少东啊！

“散会。”略沉思片刻，林进安边站起身，边宣布。

好不容易爬到约有五楼高的屋顶上，商芷欣的双眸简直缺乏往下望的勇气，因为，她有严重的惧高症。瞧她抖颤个不停的双脚，一意识到所处的高度，就拒绝往林非凡所立之地爬去；可祸是因她而起，林非凡又是她单恋之人的儿子，所以无论如何，她都得把他安全地给带回地面。唉！话说回来，她不该未了解情况，就出了那个鬼画画题目--我的母亲。天呀！她哪晓得他失去母亲两年多，还如此容易受伤害呢？天可明鉴，她真的不是故意的，但他就像发疯了一般，冲出美术教室，并直奔楼顶.....唉！说真的，当时她实在是吓傻了！等她反应过来时，就成了此刻这种景象。

“你总算爬上来了。”稳稳站在屋顶上的林非凡，不甚愉悦地盯着脸色苍白，且以龟速向他爬来的商芷欣。要做他林非凡的母亲，一定要十项全能；瞧，她仅仅是爬个屋顶就脸色泛青，这胆量也未免太逊了吧！若非看在她早上见义勇为的分上，她哪配成为他新母亲的第一号候选人。

“什么？”正试图让双脚照大脑意识行动的商芷欣闻言，不禁呆在原地楞望着一脸不屑的林非凡。此刻的他，一点也不像是厌世欲绝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是日头赤艳艳，晒得她眼前出现幻觉？

“你还不快点爬过来！等一下我老爸来了，就来不及了。”林非凡不耐烦地低声催促。儿子的救命恩人，做父亲的多少都要表示一下，如此一来，商芷欣和他老爸就有相处的机会了。嘿嘿.....有相处的机会，又有他在一旁穿针引线，还怕他老爸不上钩吗？

“什么来不及了？”商芷欣完全听不懂地边问边爬。身为幼儿园的老师，她赫然惊觉自己一点也不明白林非凡的心态。

“别过来！你们一过来我就跳下去，我只要商老师过来！”瞟到有人试图爬上屋顶的林非凡，作势欲往前倾，当下吓得商芷欣爬行的动作犹如神速；而那欲爬上楼顶支持的人，唯有打消念头地回到原位。

“林非凡，是商老师不对。拜托你，不要想不开好吗？你才六岁，你的未来是一片.....”商芷欣一爬到林非凡身边，即牢牢地紧抱住他道。天可怜见，总算没有造成遗憾，否则她真会良心不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林进安知道林非凡是因她而想不开，叫她情何以堪？

“我根本没有想不开，我是替你制造机会。你喜欢我老爸对不对？”林非凡没好气地打断商芷欣的话道。他还年轻，可不想这么早死，他只是想要一个母亲而已。此刻被她拥在怀中的感觉，就像是在母亲的怀抱中般温暖。啊！他多想在母亲的怀中撒撒娇。

同学们都有母亲，只有他.....哼！自私的老爸，他身边永远不乏美女的陪伴与滋润，而他呢？真是太不公平了！既然如此，他只有--自力救济啦！

“你.....你怎么会知道？”商芷欣差点惊诧得说不出话来。林非凡居然知道她在暗恋林进安！这.....这怎么可能？

“你别管我为什么会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你只要告诉我你想不想嫁给我老爸，如果你想，我可以帮助你；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三个条件。”林

非凡恼羞成怒又老气横秋地道。偷听这种不入流的方法，他可说不出口。

“条件？等等，你是说……你爬到楼顶嚷着要自杀，不是因为我刺激到你，而是因为你要帮我跟你老爸制造机会？”商芷欣恍然大悟地叫道。敢情林非凡为了替她牵红线，拿自己的生命来做筹码？简直是太疯狂了！须知这楼顶是做成半倾斜式，只要稍一不慎，就可能摔得一命呜呼。霎时一股熊熊怒火燃上心头，为他如此轻忽生命……

“当然！我老妈都死两年了，我哪还会受到刺激……哎呀！你为什么打我？哎……病死我了，呜……你别打了……好痛呀……呜！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打我……我要我老爸不要娶你……呜……”林非凡嗤之以鼻地声明，但话才说到一半，就被商芷欣一把抓起，放置在大腿上。

他尚未反应过来，屁股就捱了她好几下重击，那力道令他吃痛不住，且从未被人如此对待，一股委屈霍然涌上心头……林非凡红了眼眶地嚎陶大哭起来。

“还敢哭！你知不知道你吓得我魂飞魄散？你知不知道我有惧高症？你知不知道你老爸若是听到你要自杀，会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只要一个不小心，你很可能就会掉下去？结果你根本没有要自杀，你……就算我再喜欢你老爸，我也不要你拿自己的生命来替我制造机会，你懂吗？”看见林非凡涕泪纵横的脸庞，商芷欣才不忍心地停下手来。

“呜……老师，我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林非凡硬咽地注视着商芷欣焦虑的脸庞，并拉着她的手请求道。虽然她打痛了他的屁股，但莫名其妙的，他竟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尤其是她仍紧抱着他，令他备感温馨。

“你若知道错了，老师怎么会生气？好了，我们快回教室去吧！”商芷欣怜惜地抚摸林非凡的头发并站起身，双眼不经意地往下一瞄，就见黑压压的人群和一辆加长型的林肯房车--林进安！他来了！糟糕，她如此狼狈的模样，岂能出现在他眼前？

“老师，老师……”见商芷欣俯望着地面发呆，林非凡好奇地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待看见那辆熟悉又醒目的加长型林肯房车时，他不禁忘形地推推商芷欣。哈！他老爸果然来了。“老师，我老爸来了……”

“啊！”林非凡突如其来的一推，令沉浸在自身思绪中的商芷欣毫无准备地退了一步。当脚踩在倾斜的顶面时，商芷欣霎时顿失重心地往屋顶下栽去。

“救命啊！救命啊……”高正欣不禁惊呼出声，而求生的本能致使双手在栽落屋顶时，下意识地抓住边沿。

“老师，我来救你！”看见商芷欣因他一推，而导致双脚腾空地悬挂在屋沿，林非凡惊惧地企图朝她爬去。

“不行！你拉不动我，你乖乖地在原地站好。”商芷欣阻止地叫道。这样悬挂在半空中，她才明白地心引力的厉害。瞧，她的手臂已快支撑不住沉重得欲往下落的躯壳……天哪！谁来救救她呀？她快不行了！

“救命呀！谁来救救商老师呀？”林非凡惶恐地大叫，未发现一名男子正迅速爬上屋顶，朝他走来。

“我……不……行了……”无力的双臂已负荷不住身体的重量，商芷欣绝望地闭上眼，任双手滑落，准备--投胎！

蓦然，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及时抓住了商芷欣滑落的双手，并大力将她拉回屋顶上。

商芷欣猛然睁开绝望的眼眸，凝望她的救命恩人--一个陌生却孔武有

力的男子。

“小何叔叔，你好棒喔！”林非凡开心地叫道。

“叔叔……林非凡，他是你叔叔啊？”从鬼门关前检回一条命的商芷欣，虽整个人瘫软在地，但耳畔林非凡欣喜的赞美声令她不禁开口问道。

“不是啦！小何叔叔是我老爸的司机。”林非凡摇摇头道。他老爸跟他一样，都是独生子。

“司机……小何先生，谢谢你救了我，你的大恩大德，芷欣没齿难忘。”商芷欣感激地道。多亏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拉住了她的手，否则她不蒙主恩宠，也得摔个重伤。

“商老师，你请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还未谢谢你救了小少爷一命呢！”小何忙回道。他只是奉令行事，商芷欣口中的“大恩大德”，他可担当不起。

“小何先生，你就别谦虚了！况且救林非凡是我的职责所在，你何须言谢。”商芷欣心中暗暗激赏地说。若非她已心有所属，否则她还真会被小何此刻的言行举止所撼动。

“不，商老师，你可是林家的大恩人……”

看着商芷欣和小何相互道谢的情景，林非凡心里颇不是滋味。啧啧！搞什么嘛！这么难得的英雄救美，居然被小何捷足先登！瞧商芷欣的眼神和小何涨红的面容……气氛似乎有点不太对劲。糟糕！这小何该不会喜欢上商芷欣了吧？这怎么行？她可是他“哮喘”很久的母亲头号候选人呢！别的男人休想动她的脑筋。

“小阿叔叔，我爸爸人呢？”林非凡赶紧插话道。他必须破坏小何和商芷欣的相处机会，而且得不择手段地破坏。

“喔！主人在和楚园长谈话。”小何恭敬地回答。

“那我们赶快下去吧！这里好危险。”林非凡占有地握住商芷欣的手。

“好。哦，对了！商老师，你还能走吗？需不需要我扶你一把？”察觉到商芷欣仍瘫坐在屋顶，小何关切地边说边走向商芷欣。在经历过适才的遭遇，她的双脚极可能吓软了！

“小阿叔叔，我好怕哦！你抱我好不好？”林非凡迅速放开商芷欣的手，冲进小何的怀中。哼！开玩笑！他岂能让小何碰到商芷欣的一根寒毛？门都没有！

“哦！那商老师……”小何略显犹豫地望向商芷欣。

“小何先生，你不用担心我，我还走得动，你快将非凡抱下去吧！”商芷欣微笑着打断小何的话。事实上，要是没那桩意外，她绝不敢站在这屋顶上行走。唉！可怜她有惧高症哪！

“那我先抱小少爷下去了。”小何这才稍稍放心地抱起林非凡，却未注意到林非凡脸上正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嗯。”商芷欣点点头，羡慕地注视着抱着林非凡的小何往楼梯方向稳稳地步去。

唉！如果她没有惧高症，那该多好。现在她唯有用先前来时的方法——慢慢地爬向楼梯；或许她该开口请小何帮助她，但如今……

无奈地瞄瞄仍显无力的双腿和不住发抖的手臂，商芷欣不禁苦笑着垂下头。当视线瞄到地面上那辆加长型林肯房车，她的一颗七又无法遏止地狂跳起来，脑海更是回荡着林非凡适才的言语。想不到林非凡居然要替她制造

机会！结果假装自杀的人没事，她这个欲拯救自杀者的人却差点做了冤死鬼，想想她还真逊！略摇一摇头，商芷欣暗叹一口气，准备朝楼梯的方向爬去。唉！毕竟她不能老呆在这儿不走啊！

第二章

坐在园长室的沙发上，林进安面无表情地聆听楚意婷说明林非凡欲自杀的详细原因——我的母亲。哼！好一个“我的母亲”。小家伙的自杀分明是想要他来乐儿幼儿园一趟，可令他不解的是——小家伙的动机与意图究竟为何？若小家伙真想要逼他出面，为何选择在乐儿幼儿园？难道……

“林先生，真对不起！商老师不知情，才会出了那道画画题目，还请您原谅，下次……”楚意婷诚惶诚恐地解释。唉！这个商芷欣还真是会制造麻烦！第一天上班，才半天的光景就连犯了两次不知者无罪的祸事来；而这祸事的主角，又均是财大势大的林家……唉！

她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下次？”林进安眉一挑，盯着一脸忐忑不安的楚意婷。“怎么？楚园长，你希望这种事再发生一次吗？”

“不不……林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楚意婷霎时花容失色，急欲解释。

“够了，这次我就不计较，倒是你说的商老师，是商芷欣吗？”脑海猛然浮现一张清秀甜美的脸庞，林进安不禁微微地皱起眉头。

“是的，不过她……”林进安不计较，使得楚意婷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一思及商芷欣是楚意涵的好朋友，她又不得不为她关说。

“碰”的一声，园长室的门被人从外面大力推开。

“爸！”林非凡臭着一张脸走进园长室。

“非凡，进来为什么不敲门？真是一点礼貌都不懂，还不快向楚园长打声招呼！”林进安脸色一沉地指责道。

“爸，我快气死了啦！都是你害的！”林非凡嘟着嘴，相当不悦地瞪着林进安。儿子要自杀，做老爸的居然还有心情和别人讲话！白白错失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说，还倒过来便宜了小何。

“你胡说些什么？你给楚园长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自杀？你的胆子真是愈来愈大，回去看我怎么修理你！”林进安冷冷地斥责。这小家伙真是愈来愈无法无天！非但没有基本的礼貌，还敢摆脸色给他看，不知道谁才是老子。

“爸，商老师为了救我，人差点摔下去耶！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你唯一的儿子，你怎么可以对我和她这样不闻不问？爸，你多少也该对商老师表示一下吧？否则她会认为你很没有礼貌。”林非凡不甘示弱地驳斥，并不悦地指责与提醒。

“我哪有不闻不问？我不是派小何去救你了吗？”林进安不以为然地说。瞧小家伙左一句商老师、右一句商老师，看样子，他的假自杀和商芷欣脱不了关系。难道小家伙……应该不会吧！他已三十五岁，而那个商芷欣顶多

二十出头……他可不想破人冠上老牛吃嫩草的称呼。再说，他喜欢热情如火的成熟女性，而非不解人事的青涩小丫头，因为后者若处理不当，可是要负责任的。

“你怎么可以派小何叔叔？爸，你应该亲自来救我，这样才显得你有诚意。”林非凡气嘟嘟地瞪着一脸无关痛痒的林进安。他可是费尽心机，且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替商芷欣和他老爸制造机会呢！孰料，半路却冒出了一个程咬金；而这个程咬金，还是他老爸安排的。啧啧！简直是要活活把他气死嘛！

“诚意？怎么？我没有亲自去救你，就是我没诚意吗？”林进安哭笑不得地瞅着一脸愤慨的林非凡。“好吧！楚园长，能麻烦你请商老师来这里一趟吗？我想亲自向她道谢。”既然小家伙想让他见商芷欣，那他就见吧！好歹她也算是他儿子的救命恩人，同时他也想看看小家伙究竟想搞什么花样。

“哦！好的。”楚意婷点点头，转身走出园长室。阿弥陀佛！事情总算都过去了。

但为以防万一，待会儿见到商芷欣，她非好好交代她不可，毕竟，她可不想未老先衰呀！

“来不及啦！”林非凡仍不满意地双手抱胸。

“什么来不及了？”林进安费解地询问。说真格的，他是愈来愈不了解小家伙的脑袋里想些什么了。打从他第一次开口跟他说要一个母亲之后，小家伙似乎就变了……但一次婚姻就够他受的，他可不想再自找苦吃。

“英雄救美的机——”林非凡顿觉失言地停口。糟糕！他怎么把自己的目的给说了出来？这下完了！对婚姻如此排斥的老爸，一定会将商芷欣给列入拒绝往来户，然后那个小何叔叔再乘虚而入……不行！在他尚未找到满意的二号母亲候选人之前，他绝不放弃商芷欣。

“英雄救美？非凡，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跟你说过很多遍，这一生除了你母亲之外，我是绝不会再结婚；至于那位商老师，她根本一点也不适合我。”林进安一挑眉地声明，但在看见林非凡异常认真的坚定神情时，他不禁感到困惑与纳闷。他和小家伙都是在今天早上才认识商芷欣，没道理才半天的光景，小家伙就想替她和他牵起红线啊？这个商芷欣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

“爸——”

“非凡，婚姻不是儿戏，你不要再说了，反正我会好好答谢商老师对你的救命之恩。”林进安不容分说地打断林非凡的话。

“爸——”林非凡只说了一个字就霍然顿口，因为他老爸脸上的神情，已充分显示出这个话题到此结束。哼！他可不会就此死心。反正来日方长，并不急于一时嘛！

好不容易从屋顶上爬下来，商芷欣甫一回到教职员办公室，尚未来得及喘口气以平复紊乱的心情，就被楚意婷所传达的消息又给搅得心湖波涛汹涌。天啊！林进安要见她？在她这么狼狈的时候？不行！她怎么能见他呢？早上初儿的第一印象就够糟的了，现在……无疑是雪上加霜。

“芷欣，芷欣……”交代了一大堆，却发现当事人一副神游太虚状，楚意婷不禁蹙起眉，拍拍商芷欣的肩膀，以唤回她的神智。

“姊，芷欣刚刚差点挂了，为什么还要她去见林进安？应该是林进安亲自过来道谢才是。”楚意涵相当不以为然地说。儿子的救命恩人，做老子的

不登门道谢，还要人家过去见他，哈！有没有搞错？这个林进安未免也太跬了吧！

“意涵，你不知道就别插嘴！”楚意婷轻声斥道。

“本来就是嘛！”楚意涵不悦地回道。尽管林进安是乐儿幼儿园的最大赞助者，她老姊也犯不着对他一副畏首畏尾的表情吧！哼！他又不是耶和华！

“你还说——”

“楚姊，对不起，我人不太舒服，我想请假回去。”商芷欣迟疑地开口。她很想见林进安，但却希望呈现自己最美丽的一面，现在……还是别见面的好吧！

“请假！？”楚意婷闻言一呆。

“芷欣，你哪里不舒服？还是去给医生看好了。”楚意涵焦急地问道，毕竟商芷欣挂在半空中的景象，可是众所目睹，难怪她人不舒服；若换作是她，恐怕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我只想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商芷欣苦笑道。林非凡的苦肉计的确有效，可惜她无福消受。唉！或许爱情不经一番寒澈骨，就体会不出它的可贵吧！

“但是，林先生想亲自向你道谢……”楚意婷颇无奈地望着商芷欣。无论站在园长或私人的立场上，她都无权强迫商芷欣照她的意思去做，但是……

“楚姊，麻烦你跟林先生说，救林非凡是我的职责所在，请他别挂在心上。”商芷欣缓缓道。

“就是嘛！他如果真有诚意道谢，何必要姊跑一趟？”楚意涵不客气地指责。有钱就了不起吗？

“这位老师说的是，林某似乎太没有诚意。”冷硬的嗓音霍然在教职员办公室外响起，众人不禁侧转过头，注视着如玉树临风般出现在门口的林进安。

“你知道就好了，林先生。”楚意涵冷然地瞪着他。嗯！的确是英俊潇洒，难怪商芷欣会对他一见钟情。不过，像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人，她可不屑为之，但……谁叫商芷欣喜欢他呢？

看见林进安，商芷欣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完了！她此刻的模样连自己都觉得糟糕透了，更别说要获得林进安的青睞，恐怕他还以为她是哪间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婆子呢！

她必须想办法别让林进安看见她。

“意涵，你怎么可以对林先生说话如此没有礼貌？”楚意婷大惊失色地责备道。

“姊——”

“没关系的，楚园长。原来她是令妹，果然和你一样美丽迷人。”林进安不以为忤地赞美。若非楚意涵冷艳迷人的脸庞上透露着一股稚气，他恐怕会追求她。可惜！就连她的火辣脾气，也挺合他的胃口。

“哪里，林先生，您忒谦了！意涵口出无状，还请您多多包涵。”楚意婷暗捏了一把冷汗，勉强地逸出一丝笑容。瞧林进安一眼眸紧盯着楚意涵的样子，他对她八成是有意思；若是能和林家攀上亲戚关系，那就太好了！

意识到众人的目光皆集中在林进安和楚意涵身上之后，商芷欣悄悄地往大门缓缓移动，她必须在林进安注意到她之前离开。

“芷欣，你要去哪？”被林进安瞧得浑身不舒坦的楚意涵，在商芷欣身形一动时开口问道。奇怪？喜欢的人已出现在她面前，她居然一副“落跑”的神情，商芷欣究竟在搞什么鬼？这种大好时机都不晓得把握，还想倒追林

进安？

“啊！我人不舒服，先走了。”商芷欣闻言一怔，拔腿就跑。无论如何，她绝不能让林进安看见她糟糕的一面。

“商老师……”楚意婷的叫唤声，霎时令林进安忆起他此行的目的；他闻声望去，却看见商芷欣如临大敌般的夺门而出。一个不舒服的人，竟能跑得比飞的还快！她真的不舒服吗？还是另有原因？若非在园长室等候过久，他决定亲自走一趟，否则……他已准备回公司了。

“林先生，能借一步说话吗？”望着置若未闻，匆匆逃逸的商芷欣，楚意涵无奈地暗自叹息。唉！她这个仔朋友可不是做假的；商芷欣笨得不会利用机会，她可不能白白放过。今天，她非让林进安知道有个笨女孩爱上他的事情；当然，她已经猜到他会作何反应，不过……谁叫她说服不了商芷欣，所以还是让男主角自己去告诉她吧！

“当然，楚老师。”林进安略感错愕地注视着楚意涵那不以为然的眼神。与其说是不以为然，还不如说是莫可奈何中带点敌意的眸光。敌意……他怎么会用上这个形容词？太荒谬了！他和楚意涵是第一次见面，他和她又没有生意上的纠纷……但他的的确确可以从她的眼神中感受到一股不喜欢的强烈讯号，这究竟是为为什么？难道是在无意之中得罪了她？

各怀心思的两人相偕走出教职员办公室，进入一间无人的空教室，楚意涵不浪费时间地开口道：“林先生，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太过分了！”

“我太过分？”林进安闻言一愕。“楚老师，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不懂？刚刚芷欣的反应，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楚意涵咄咄逼人地瞪着他。

“我是看得很清楚，不过那跟你说我‘过分’有何关联呢？”林进安简直听得一头雾水。商芷欣莫名其妙地跑走关他什么事？过分？真是话从何来哟！

“当然有！就是因为你太没有诚意，才会伤了芷欣的心。你知道她为什么甘冒着惧高症的危险，奋不顾身地去救林非凡吗？”楚意涵脸色沉重地问道。唉！希望她的这番话能引起林进安对芷欣的另眼看待，否则……商芷欣不杀了她才怪！

“令姊说——”林进安微蹙着眉欲回答。诚意？这句话他今天已是第三次听到了。

怎么？他对儿子假自杀的救命恩人的表示，真的这么没有诚意吗？

“我姊根本什么都不懂。你知道吗？芷欣爱上了你，只因林非凡是你的独生儿子，所以她才会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地去救林非凡。”楚意涵没好气地打断林进安的话道。说真格的，林进安的长相就是令人无法对他产生怒意。话说回来，这么一张良善如天使般的脸，她老姊却似乎怕得要命，这林进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什么！？她爱我！？”林进安惊诧地问道。商芷欣爱他？这……可能吗？仅有一面之缘，她就爱上了他？这太令人难以置信，又委实荒谬得近乎可笑！蓦然，一双如梦似幻的眼眸窜入脑海，顿时，一股奇异的感觉缓缓涌上心头。商芷欣爱上了他，这……

“请相信我，她千真万确已经爱上了你，就连我告诉她你是一个大众情人，她也不在乎。”楚意涵颇无奈地声明。这点是她最想不透的，毕竟爱情

的另一个元素就是——自私。愈相爱的人，眼里愈容不下第三者的存在；而商芷欣却不在乎，这……简直说不过去嘛！

“是吗？想不到我这么有魅力。”林进安自我揶揄地嘲讽。如果他再年轻个十岁，亦或在他结婚之前，楚意涵的这一番话，或许会令他感动得和商芷欣交往，但如今……他只想离这个商芷欣愈远愈好，因为年轻又纯情的女孩，代表的就是他目前最不想碰的爱情责任。

“林先生——”

“楚老师，这就是你私下要跟我说的话吗？就算商芷欣救了我儿子，我也不会因此就接受她对我的爱；不过这个恩情，林某一定会用心报答，这样你满意了吗？”林进安打断楚意涵的话，正色地说。爱情？他的爱情早就随着妻子邱恬妮的死亡而终结，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再拥有什么生死不渝的爱情；毕竟，一次就足够了，不是吗？

“你不用问我满不满意，我只希望你能让芷欣对你死心；因为你并不爱她，而且爱情在你眼中不过是个游戏。芷欣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女孩，虽然外表上她看起来很活泼、乐观，但内心深处，她却相当执着；她对你的一见钟情，绝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若真想用心报答，就别让她再傻下去，趁着她对你那疯狂的爱慕才刚萌芽……唉！希望伤害没有我所想象的深。林先生，那就拜托你了。”楚意涵请求完，转身离开教室，一颗心却为商芷欣而沉重地担忧着。事实上，林进安的回答早在她的预料中；但一想到商芷欣没有结果的单恋，她就忍不住为她心痛。或许长痛不如短痛……况且，她才刚爱上他，伤痛应该很快就能平复。

“楚老师……”林进安怔忡地目送楚意涵的背影，缓缓逸出一丝苦笑。视爱情为游戏？唉！商芷欣呀商芷欣，他的确是无法回报她的一见钟情啊……唉！就由他来为她的爱慕画上句点吧！

隔日，商芷欣精心打扮后才前往乐儿幼儿园。回想起昨日的临阵脱逃，她就不由自主地脸红。唉！待会儿若有幸见到林进安，她一定要表现出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好弥补昨日她的冒失。

“商老师，早安。”值班老师曾雯雯含笑地对她打着招呼。

“早安，曾老师。”商芷欣腼腆地点点头回道。昨天她八成也在场，唉！不知道在她跑走之后，情形变得如何？她应该没替楚姊带来困扰吧？林进安对她的跑走，又有什么反应呢？

“商老师，你昨天走那么急，真是太可惜了？”曾雯雯无限惋惜地挡在商芷欣欲前进的脚步前。这种好消息当然得让全园的老师知晓，尤其这商芷欣和事件的女主角又是知心好友，说不定还可以从她身上听到独家消息呢！如此的大好良机，她岂能让它错过？

“哦？发生了什么事吗？”商芷欣不得不停下脚步，困惑地问道。昨天楚意涵没有打电话给她，她也因为思绪过于紊乱而未打电话给她；但她走后，若发生啥特殊情况，照理说，楚意涵绝对会告诉她……难道是楚意涵出了问题？

“原来意涵没有告诉你呀！哎呀！我还以为你跟她的好朋友，她一定会告诉你，原来是我误会了。”曾雯雯相当失望地说。原想从商芷欣这里套点独家内幕，结果却……

“意涵发生什么事了？”见曾雯雯一脸失落的表情，商芷欣顿觉脑袋一

片空白。天呀！楚意涵该不会出了意外吧？一股不祥的感觉猛然涌上心头。

“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好了。原来，林先生对她很有兴趣呢！昨天你走了之后，意涵就约了林先生私下交谈，看来，意涵对林先生也很有意思；你不知道楚园长有多开心哪！”曾雯雯将自己观察到的，一口气全说出来。

“林先生对意涵有兴趣？意涵对林先生有意思？曾老师，你说的林先生是指林进安吗？”商芷欣无法置信地问道。楚意涵跟林进安……这怎么可能？瞧楚意涵昨天上午对他的评语，打死她都不相信楚意涵会对林进安会有意思，但，空穴岂会来风？难道……不！或许是另一个林先生，毕竟“林”这个姓氏在台湾是大姓之一。

“当然啦！不是他还会有谁？”

“这怎么可能……”商芷欣无法接受地喃喃自语。她能接受林进安对楚意涵有兴趣，却不能接受楚意涵对林进安也有意思。楚意涵不是那种心口不一的女孩，如果她真对林进安有意思，绝不曾往她面前对他极尽侮蔑之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必须去问她，她必须现在就去……

“商老师，你说得太小声，我听不清……商老师，商……怎么回事？她又跑走了。”见商芷欣嘴巴一张一合，却听不见一点声音，曾雯雯不禁好奇地追问。才追问到一半，商芷欣就突然拔腿跑进幼儿园内，这行为和反应和昨天是如出一辙……这该不会是商芷欣的习惯吧？曾雯雯困惑地思索着。

大气不喘地冲进教职员办公室，就看见楚意涵正在大口吃着早餐，并一边看报纸，商芷欣不禁扯开喉咙叫道：“意涵！”

“哦！芷欣，你来了。快点，早餐我帮你买好了，还热着呢！”楚意涵的两眼仍死盯着影剧新闻，未发现一脸激动的商芷欣正火大地瞪着那遮盖她脸部的报纸。

“我现在没有心情吃早点，你别看报纸了行不行？”商芷欣一把抢过楚意涵手中的报纸道。

“啊……你……那个来了啊？”手中的报纸突然被人大力抽开，楚意涵不禁讶异地抬眼，却迎上商芷欣已然冒烟的眼眸。怎么回事？她好心帮她买早点，就算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更没道理的是——她手中的报纸几时得罪她了？如此说来，一定是她的“好朋友”来了，所以心情才会不好嘛！

“我那个才刚走啦！”商芷欣哭笑不得地宣布。楚意涵就是有这本事，瞧，她才说了一句话，就使她激动的心情平缓下来。

“你那个才刚走？那你吃了炸药啊？”楚意涵费解地注视着商芷欣。既然身体没有不顺，那她无端端地抽走她的报纸，又非常大声地对她说……这所为何来？

“曾老师说你对林进安有意思。”商芷欣开门见山地说，原本的激动全没了。她突然觉得这项消息的可信度连百分之十都不到，试想，对花花公子相当感冒的人，怎会对自己口中的花花公子有意思？

“我对林进安有意思？”楚意涵难以置信地惊叫道。

商芷欣无奈地点点头，她果然是误会了她。唉！都怪那个曾雯雯，事情没有证实逢人就说；而她更该死，她怎么能误会楚意涵呢？她真是太不应该了！

“是哪个查某乱散播谣言？谁对林进安有意思了？我可不是你，连对方是榜上有名的花花公子都不在乎。”楚意涵顿觉一股气血直冲脑门。她对林进安有意思？哈！还不如拿一把刀给她算了。

“意涵，我知道你对林进安不会有意思，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商芷欣轻咬着唇瓣，一脸罪恶深重的表情。糟糕！楚意涵一旦发起火来，连鬼都惧怕三分。她得尽可能地安抚住她的怒气才行，否则等她冲去找曾雯雯，事情只怕会变得很复杂。

“我怎么能不生气？可恶！你刚刚说的是哪一个老师？我非要她还我一个清白不可！”楚意涵忿忿不平地声明。士可杀，不可辱！居然污蔑她“煞”到林进安啦！更令她火大的，竟是对林进安有意思的商芷欣来询问她！啧啧！分明是想挑拨她们之间的友情嘛！可恶！真是太可恶了！

“意涵，人家会搞错也是无可厚非的呀！谁叫你私下跟林进安交谈。对了，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商芷欣伤脑筋地说。女人嘛！总是惟恐天下不乱，捕风捉影又算得了什么。清白？一句闲话真有这么严重吗？反正那又不是事实，而且她相信楚意涵是清白的，那应该就够了吧？更何況，去争执谁对谁错有什么意思，岂不伤了同事之间的和气？说什么她都得阻止楚意涵的冲动，毕竟，祸是她惹出来的。唉！这一两天，她怎么老是在闯祸？

“我和林进安私下交谈就是对他有意思？我和司机小吴也私下交谈过，为什么就没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哼！芷欣，你别再袒护那个三姑六婆，让我去跟她对质。”楚意涵怒焰难消地说。她对商芷欣不肯说出那个造谣者的姓名而感到些微的不悦，她可不想被商芷欣误会。

“对质？意涵，你在说些什么？对什么质？别人爱嚼舌根就由她去，反正你对林进安没意思就好了嘛！哎呀！别管那个三姑六婆是谁，你昨天到底和林进安私下说了什么？我真的很好奇耶！意涵，他有没有说到我什么？”商芷欣忙不迭地移转话题，她真的很想知道楚意涵究竟跟林进安说了些什么。

“我跟林进安说了什么？”楚意涵悚然一惊！上帝啊！她拜托林进安的事，岂能让芷欣知晓？她必须想办法搪塞过去。啧啧！都是那该死的三姑六婆害的，闲来没事就大嘴巴，唉！伤脑筋。

“我们没说什么。”

“意涵！你跟我说好不好？”商芷欣撒娇般的哀求道。同窗五载，她太了解楚意涵吃软不吃硬的个性了。哈！撒娇功一出，就不怕她不说。

“我跟林进安真的没说什么。”楚意涵力持镇定地回答。脑袋呀！快想个理由，好回答商芷欣屡试不爽的撒娇功吧！

“意涵……”商芷欣仍不死心地继续撒娇。瞧楚意涵闪烁不定的眼神，就知道肯定有问题；而楚意涵愈强调和林进安没说什么，愈让她相信一定有说什么，而且她一定也牵扯在内，否则以楚意涵心直口快的个性，早就主动跟她说了。莫非是林进安对她有不好的印象，而楚意涵怕伤害到她，所以才隐忍不说？

“芷欣，我和林进安真的没说什么，你一定要相信我。”愈急着想理由，脑袋愈是一片空白。楚意涵懊恼地望着满脸狐疑，盯着她直看的商芷欣。糟糕！她愈强调，似乎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这……她必须说些什么来弥补这个缺失。

“意涵，你不说我也明白。唉！我昨天莫名其妙地跑走，林进安对我的印象一定很恶劣。你真好，怕我知道后会伤心，所以不告诉我。不过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一定想办法让他对我留下好印象。对，我一定要有愈挫愈勇的精神！国父革命十一次才成功，这一开始的印象不好算什么？而且我还有

你这个仔朋友，你一定会帮我，和我一起想办法改变林进安对我的恶劣印象，对不对？”商芷欣充满信心地凝视着楚意涵。有道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虽然她们只有两个人，但也胜过她自个儿孤军奋战嘛！

“没……当然，我一定会支持你，不过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林进安并没有对你印象不好，只是……”楚意涵顿觉良心不安地说明。上帝，请原谅她善意的谎言吧！她的出发点全是为了商芷欣好。商芷欣和林进安注定是没有结果，还不如趁她未泥足深陷之前拉她一把，否则她所受到的伤害一定很重；明明已经看到结果，她绝不能让它发生。她在内心呐喊着：芷欣呀！请原谅我无法眼睁睁看你去受伤害，无缘的爱还是别继续吧！

“只是什么？”

“你还是放弃追求林进安吧！昨天我就帮你告诉他你喜欢他了，但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楚意涵沉重地道。

“你告诉林进安……我喜欢他？意涵，你怎么可以……”商芷欣震惊万分地叫道。

天呀！林进安竟然已经知道她喜欢他！这……这叫她以后如何面对他？

“芷欣，我知道自己不该未得到你的允许，就将你的心意告诉他，但幸好我说了。

你知道吗？林进安说他对你的感觉，只是林非凡的救命恩人罢了，他——”

“够了，别说了！”商芷欣心一凉地冷声打断楚意涵的话。儿子的救命恩人！在他的心目中，她只是他儿子的救命恩人。但话说回来，她和他充其量也只有昨天早上那几分钟的短暂接触，他对她没有啥特殊的感受原本就很正常，她为什么要放弃呢？

“对不起。”

“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意涵，你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林进安知道我喜欢他正好。说实话，我还不知道如何跟他开口呢！现在我只要努力来改变他对我的感觉就好了。

我跟你讲，林非凡说要帮我和林进安制造机会呢！嗯，有你和他帮助我，我怎么会轻易就放弃呢？你说是不是？”商芷欣一番了悟地紧握住楚意涵的手道。她差点就错怪了楚意涵，连她的用心良苦都体会不到……唉！她真糟糕！幸好她及时洞悉事情的原委，否则……

“是。”无法相信耳朵所听见的话语，楚意涵呆愣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吐出一个字。

哪按呢？她不惜说谎的用意，是要让商芷欣对林进安彻底死心，结果却反而让她的意志更加坚定……她这不是弄巧成拙吗？

“商老师！”熟悉的童稚嗓音伴随着跑步声，在教职员办公室外响起。

“啊！林非凡，早安。”商芷欣闻声侧转过头，欣喜地打着招呼。哈！还真是说人人到哪儿！

“商老师，你……”无视于楚意涵的存在，林非凡一脸担忧焦虑地欲走向商芷欣。

“林非凡，你怎么没有跟楚老师道早安？这样是不礼貌的行为哦！”商芷欣微皱眉，打断并纠正林非凡的话。

“哦！楚老师，早安。”林非凡不耐烦地打声招呼后，旁若无人地走向商芷欣。一获悉老爸并未如他想象中的和商芷欣有进一步接触，乃是因她玉体

违和而先回家休息去了，他就忍不住自责起来。如果不是那场意外，她就不会身体不适，他的计画也可以因此而顺利进行；现在……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而且还得重新布局。但问题是——他老爸已经起了疑心。唉！他的希望似乎变得难上加难哪！

“早安，林非凡。”楚意涵错愕地回答。从不和人打招呼的林非凡，居然听商芷欣的话向她打招呼！乖乖，看来商芷欣在林非凡的心目中，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咦？林非凡在林进安心目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霍然，她觉得商芷欣会成功，只要善用林非凡。哈！要成为林进安的妻子，绝对是大有可为，但要掳获林进安的真心与专情，则仍是一未知数。但人是感情的动物，日子一久，还怕他不心动吗？当然，就怕狗改不了吃屎；不过事到如今，也只有搏上一搏了。

“商老师，我听爸爸说你不舒服，你好多了吗？”林非凡关心地望着商芷欣道。凭良心说，今天的商芷欣比昨天屋顶上的她不知美上几百倍，一点也不像是个病人。

“我……好多了，谢谢你的关心。”商芷欣闻言，差点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多体贴的小家伙呀！简直让她打心眼里喜欢起他来。“对了，林非凡，你那个小何叔叔走了吗？”

“小何叔叔？他当然走了。”林非凡顿觉心中疙瘩直冒。啧！商芷欣居然一开口就提小何叔叔，难道她不喜欢他老爸了？可恶！回去他非叫他老爸开除小何叔叔，谁敢跟他抢妈妈，他非给他好看不可！

“这样啊……林非凡，你帮商老师一个忙好不好？”

“什么忙？”

“商老师想请小何叔叔吃饭，麻烦你跟他说一下好冯？”

“为什么要请小何叔叔吃饭？商老师，你为什么请我吃饭？”林非凡吃味地嘟嘴抗议道。他辛辛苦苦地替她和他老爸制造机会，她却要请那个程咬金吃饭，真是太不公平了！

“因为小何叔叔是商老师的救命恩人啊！商老师不讲他吃饭，就不好意思了，这样你明白了吗？”瞧商芷欣闻言后怔忡的模样，楚意涵忙插嘴代答。唉！林非凡这么会吃醋，那林进安妮？答案变得很令人期待。

“不明白。”林非凡把头抬得高高的，藉以表示他的不满。

“林——”商芷欣正欲开口，却在接收到楚意涵“让我来”的眼神后顿口。唉！想不到小孩子这么容易生气；刚刚她一时反应不过来，幸好有楚意涵。不过……她不能永远依赖着她，她必须学着独当一面。

“林非凡，亏你还是我们乐儿幼儿园最聪明的小孩子，这样你都不明白？商老师把小何叔叔当外人，所以才要请他吃饭；而你是自己人，得跟商老师一起请小何叔叔吃饭，这样你明白了吗？”楚意涵微笑着解释。哈！林进安，你的单身生涯恐怕要画上休止符喽！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做。”林非凡开心地猛点头。敢情是他误会了商芷欣？哈！

小何叔叔是外人，他和她要一起请小何叔叔吃饭……哈哈！一思及此，他赶紧冲出教职员办公室，往大门奔去。

“林非凡，林……”

“别叫了，他现在根本开心得听不进去。”楚意涵好笑地摇头道。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这么单纯方可爱。

“但是他说小何先生回去了。”商芷欣呆呆地说明。

“芷欣呀！他单纯，你却比他还单纯。”楚意涵无奈地叹口气，一颗心忍不住又为她担心起来。这么单纯又执拗的商芷欣，能掳获林进安的心吗？唉！看来，她得多费心喽！

“我比他单纯？会吗？芷欣不禁纳闷地自问。林非凡才六岁，而她二十一岁耶！单纯？这怎么可能？”

楚意涵闻言，不禁暗暗摇头。或许她还是别改变原意的好，但……唉！还好商芷欣身边还有林非凡这个法宝，否则，希望还真渺茫呢！

第三章

好不容易才从一群青年才俊中脱逃至阳台上，商芷欣松了一口气地仰望星辰。一个无聊又烦人的宴会，可偏偏又躲避不了。唉！她情愿躲在房间里看书，也不愿来参加这变相的相亲宴会；真搞不懂她爸在想些什么。她才二十一岁，又不是丑得找不到老公；偏偏她一毕业，老爸就几乎每周举办一次宴会，而对象清一色是企业家的公子。这心思……还真是司马昭之心呀！但她可不会就此屈服，因为她的一颗心，早就系在林进安的身上……

“商小姐。”熟悉的男性嗓音，在沉入憧憬中的商芷欣身后响起。

“林进安！”如遭电极般的快速旋转过身，商芷欣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男子，震惊得脱口叫道。天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正想着他，他竟然就真的出现在她面前；而重点是——他怎么会出现在她家的宴会上？

“我似乎吓到你了，真对不起！”商芷欣脸上毫无掩饰的“惊”意，令林进安不禁致歉。事实上，当他走进商家宴会厅，并一眼就看见被众男子包围的她时，他还真吃了一惊，想不到商芷欣居然是商鹏飞的女儿！若非为了“林盛船运”要扩张业务，他也不会和商鹏飞联手合作，自然也不会想到商芷欣和执南部观光业牛耳的商家会有关系。毕竟，他又怎会想到商家的千金大小姐，居然会放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服日子不过，而跑去幼儿园当老师。

“不，林先生，你没有吓到我，我只是惊讶会在这里看见你，所以……我真是太失礼了。”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商芷欣忙不迭地解释。意识到两人独处，距离又近在咫尺时，她的一颗心六神无主地狂跳起来；再想到他已经知道她喜欢他……霎时，她突然希望地上赶快裂出一个大洞，好让她钻进去。此刻的她尚未作好心理准备，叫她如何来面对他？尽管内心极度渴望和他独处，但脑海却……想逃。唉！想做且真的去做时，竟然是如此困难啊！

“不，是我太唐突了，希望没有打扰到你。”商芷欣脸上净是明显的爱意和逃意。

爱意他能明了，且得视若无睹，但逃意……却令他无法视而不见。她既然喜欢他，为什么又想逃？

“不会……我是说林先生并没有打扰到我，每个客人都可以到阳台来。”商芷欣嗫嚅地说，试图令紊乱的思绪镇定下来。唉！愈想镇定心愈慌乱，眼睛也就更不敢直视他那暖如春阳、令人无所通行的眸光……她真的好想逃！

“我并不是到阳台上来透气。商小姐，我有话想跟你说，不知道你现在

方便吗？”瞧她脸上益加强烈的逃意，林进安更加困惑了。但困惑归困惑，在明白了她的身世之后，他是更加不可能去碰她；趁着此刻两人独处，他必须让她死心。

“你有话想跟我说？”商芷欣只觉耳中“嗡嗡”作响，紊乱的思绪顿时变成一片空白。天啊！林进安有话要跟她说？他要说什么？该不会是……镇定！镇定！该来的总是要来。无论如何，她必须让他明白她喜欢他绝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毕竟楚意涵代她说跟本人自己说，多少还是有点不相同。

“商……”一打定主意，林进安思忖着该如何让她死心。

“我喜欢你！”深吸一口气，商芷欣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宣布。话一出口，她突觉勇气倍增地抬眼凝视他……爱他又不丢脸，既然想和他交往，她何不大大方方地告诉他？反正，她就是爱他嘛！

“你……”诧异于她的直言不讳，林进安一时慌了手脚，手足无措地怔在原地。一向果断明快又冷静自持的他，第一次脑海一片空白地望着一脸认真、坚定神情的她。霎时，一股恐慌没来由地涌上心头，令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对不起！我知道你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但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也真的很希望你能给我一个交往的机会。林先生，你……愿意吗？”商芷欣鼓起勇气地开口。问话的同时，她只觉得脸部一阵滚烫。既然已表明了心迹，好歹也得替自己争取一番。

“我……”尚未稳住心中怪异的情绪与感觉的林进安，再度被商芷欣大胆和勇于表达的言语给惊得不知所措。事实上，在听到她这一番话时，他男性自大的一面感到非常骄傲，但良心的那一面却感到非常害怕--害怕她的直率、她的执着，和她的纯真；当然，最害怕的一点是--他已相当习惯的自由。

“林先生……”商芷欣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地欲言又止。

“商小姐，你这番话令林某受宠若惊，但像你这么年轻又善良的好女孩，值得比我好上千万倍的男人来追求。”林进安清清喉咙，调适好思绪道。自由一旦面临危机，他就必须阻止商芷欣的爱慕，毕竟，商鹏飞若知道他宝贝女儿对他有意思，别说是合作计画泡汤，他恐怕已被商家的保全人员给扔了出去。如果他真答应和商芷欣交往，相信合作计画会变成政治联姻。无论是哪一项，他都不愿意，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商芷欣对他死了这条心；当然，她的大胆也实在令他不敢领教又敬谢不敏。

“为什么？”

“原因非常多，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并不想负责任。”林进安逸出一丝苦笑地坦承。失去自由的另一个定义就是负责任，而今生他已不想再交出他的心。

“负责任？你和我交往就必须负责任吗？”商芷欣费解地询问。

“你不懂。在感情方面，我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男人，而你……纯净如一张白纸。你是一个好女孩，我却是个坏男人，这样说你明白了吗？”好与坏和正邪不两立是一样的道理，若要好坏相融合，势必有一方得有某程度的付出与牺牲；可重点是--他非常安于现状，并不希望自己有任何改变。

“如果我不要你负责任呢？”

“就算你不要我负责任，你父亲也会，所以请原谅我不能答应和你交往。”

“我明白了。”商芷欣霍然陷入沉思之中。爱情与责任，她宁愿要爱情。既然关键在她父亲而非林进安，那么事情就好解决啦！

“你明白就好了。商小姐，我还有事，得先走一步。”林进安颇满意地逸出一丝笑容，准备离去。心想，幸好商芷欣不如他想象中那么棘手。

“林先生，请等一下好吗？”商芷欣慌忙叫道。事情尚未结束，他怎么说走就走？

“商小姐还有什么事吗？”林进安不解地注视着她。

“林先生，如果我父亲也不要你负责任，你会答应和我交往吗？”商芷欣提出心中的疑惑。

“我……应该不会。”林进安只错愕了一下即回道。他是个正值壮年的男人，纯纯的爱是无法满足他正常男人的生理需求的，而商芷欣却是毋庸置疑的处女。不碰处女是他的原则，因为处女无疑正代表者--责任。所以就算责任暂且别论，原则仍得遵守。

“这又是为什么？”

“诚如我先前所说，你太纯洁了，而我--”

“我明白了！只要我和你所交往的那些女人一样，你就会和我交往。”商芷欣恍然大悟地打断林进安的话，略显兴奋地道。纯洁！楚意涵说的没错，林进安果然在乎她是一个处女。

“只可惜你不是她们，所以……”林进安狐疑地琢磨着商芷欣泛起光采的脸庞。奇怪？照理说商芷欣被他拒绝，就算无黯然神伤，也不该表现出一副中大奖的雀跃神情呀！

难道她……不，这怎么可能？她应该不可能做出这么疯狂的行为来，毕竟……他的魅力有这么大吗？不可能！

“林先生，今天我如果和她们一样，你就会答应和我交往吗？”处女！处女！只要她不是处女，又不要他负啥责任，林进安就会和她交往；如此说来……商芷欣顿时在心中下了一个决定。

“这……当然，但是……”林进安闻言一怔，不安的感觉赫然涌上心头。瞧商芷欣的神情和说话的语气，仿佛……她真的会因为想和他交往而不惜毁了清白之身吗？这……他应该没有那么伟大吧？无论如何，他还是再把话说清楚一点的好，否则……他还真觉得害怕呢！唉！想不到他林进安居然会害怕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小女孩，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

“林先生，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再见。”有了承诺，商芷欣开心地握一下林进安的手，兴奋地转身离开阳台。

“什么！？”林进安闻言一呆。说定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不记得有和她订下什么条件，莫非是……这怎么可能？那是他拒绝她的理由，难道她把他的理由当作是条件，所以才一直追问他不愿意的原因？一思及此，他视线猛然搜寻着商芷欣，而后者早已进入宴会厅中。糟糕！看来这个错误只有等到明天早上送林非凡去幼儿园的时候才能跟她说个明白，否则他安定闲逸的生活，势必因她而大起涟漪。商芷欣呀……唉！还真棘手啊！

“什么！？你再说一遍。”站在乐儿幼儿园大门口的楚意涵，难以置信地注视着站在她身边的商芷欣，惊讶地低声问道。昨天她们还在思索要如何引起林进安的关注，今天早上就听到林进安愿意和商芷欣交往的消息！？若非碍于幼儿园的规定，她早就将商芷欣拖到无人的一隅严加追问，而非此刻在众老师之间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说林进安愿意跟我交往。”商芷欣亦小声回答。

“这怎么可能？他难道一点也不在乎你是个……”楚意涵仍无法接受地猛摇头。她的情报一向非常准确，何况这则情报还是众所共知--因为幼儿园的老师里曾经有人试过，所以才传扬出来。如今林进安却愿意和商芷欣交往，这似乎有点诡异。瞧商芷欣的神情，虽然欣喜，却带着一丝忧虑……不对，事情绝非商芷欣所说的如此简单，恐怕另有隐情。

“唉！他当然在乎。”商芷欣沮丧地叹口气道。昨晚她就是因此而失眠；那一道薄薄的处女膜，攸关着女性的贞节和感受，但……她真的很喜欢林进安，如今好不容易有他亲口承诺，她却不知如何让自己摆脱掉处女的身分。唉！真伤脑筋呀！

“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既然在乎你是个处女，又怎么会答应和你交往？”意涵费解地低声追问，事情果然另有隐情。

“他还没有答应，他只是愿意。意涵，麻烦你仔细听清楚好吗？唉！我真的好烦哦！”商芷欣头大地声明。

“烦？不知道是谁说要倒追林进安？你若真的很烦，就干脆地断了这个念头，我也乐得轻松。哼！你知不知道为了你这不可能的爱情，我死了多少脑细胞？烦啊……”楚意涵一挑眉，厉声批评。哼！说到烦，还真不知谁比较烦。

“好嘛！好嘛！意涵，我说就是了。”商芷欣招架不住地高竖白旗，然后乖乖地将昨晚和林进安的谈话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毕竟，她非常需要楚意涵的鼎力相助。

“你死心吧！我就说他怎么会愿意和你交往，他的条件你根本就做不到嘛！”楚意涵同情地盯着商芷欣。唉！住商芷欣多爱林进安，也不可能疯狂到随便将贞操献给陌生男子。事已至此，也该告一段落；不过……她总觉得事情仿佛正揭开序幕而已，难道……哇！这怎么行？疯狂归疯狂，可不能让她做出傻事来。

“意涵，我真的很喜欢他……”商芷欣嗫嚅地声明。

“芷欣，你再喜欢他，也不能拿贞操来开玩笑吧？全世界又不是只剩下林进安一个男人，条件、长相比他好的男人随手一抓就一大把，你又何苦死‘熬’着他？我真不懂。

唉！他是给你吃了符水，还是在你身上下了蛊，要不然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死心眼哪？”楚意涵难以理解地问道。林进安的条件摆明了要让商芷欣知难而退，可偏偏她却为此而踌躇犹豫个不停。唉！这究竟是何道理？

“我……就是喜欢他嘛！”商芷欣无奈地低下头。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身影，令她无时无刻想更进一步地亲近他，但他的条件……唉！她该如何是好？

“你疯了！喜欢一个人也该有个界限，难不成你真想随随便便找个男人做那种事啊？”楚意涵火大地质问。她真不懂商芷欣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为了一个花花公子……这究竟是什么心态？虽说爱情是盲目的，但也未免太盲目了吧！何况这样值得吗？唉！

实在一点也不值得。

“嘘--小声点嘛！被别的老师听到，那多不好意思。”商芷欣紧张地观望左右，待发现众老师的注意力并未在她们两人身上，才轻声道。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芷欣，清醒一点吧！就算你失去了贞操，也如愿和林进安交往，但会有结局吗？你真的只想谈一场没有结果的爱吗？我告诉你，男人会娶来做妻子的女性，大抵都是处女，相信我吧！别告诉我什么只

在乎‘曾经拥有’的屁话，那都是自欺欺人的假话！别小看了那一层薄膜，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楚意涵语重心长地建议。谈恋爱是女人一生中的大事，但像商芷欣这种走火入魔式的谈法……唉！那可真是会要人命哦！

“那我该怎么办嘛？”商芷欣颓丧地叫道。

“中国有一句俗语：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也无法强求，一切都是上天注定，容不得你胡来。”楚意涵拍拍商芷欣的肩膀，无奈地说。

“上天注定……对了，我去找个算命师……不好，我还是去庙里求支签……”

“芷欣，你冷静一点好不好？你……”楚意涵头痛地大力摇晃商芷欣的肩膀，因为她此刻的异状已引起众老师的关注。唉！看样子，她的脑细胞又不知有几千、几万个要阵亡了。她得想办法转移她们的注意力，否则商芷欣单恋林进安的事情迟早会被某三姑六婆给发觉，然后谣言就满天飞，然后……天哪！这消息若传到商鹏飞的耳里，乐儿幼儿园不掀起一番惊涛巨浪才怪！如果真是这样，她老姊不也杀了她才怪！因为在她老姊的心目中，乐儿幼儿园的地位可比她这个唯一的亲妹妹高出数倍；当然，原因她非常明白，也相当能够体会。试想，一个女人在牺牲了爱情与青春之后，事业怎么会不成为她唯一所珍视与拥有的东西？所以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消息给走漏出去，但她该如何转移她们的注意呢？

“来了！来了！”一位老师眼尖地扯开喉咙叫道，众老师的关注顿时被吸引了过去。

远远的马路上，只见一辆加长型林肯房车正风驰电掣地朝乐儿幼儿园驶来。

“呼！好险啊！”楚意涵闻声松了一口气。能吸引全园女老师注意的人物，也只有林进安啦！唉！想不到她今天居然沦落到要靠一名花花公子来解困，真是世事难料啊！

“吱”的一声，林肯轿车依然跋扈地停在乐儿幼儿园大门的正中央。思绪陷入混乱的商芷欣，在听到那刺耳的煞车声时，猛然惊醒；待视线触及那熟悉的轿车，一颗心顿时不受控制地上下“怦怦”狂跳个不停。

“意涵，他来了，他来了……”注视着一反常态地步下车的三人，商芷欣不禁紧张地拉着楚意涵的衣袖，喃喃自语。她又有想逃的冲动了，虽然她喜欢林进安，也已向他表明心迹，但每看见他却总有手足无措之感，特别是怕那双如沐春风的眼眸，常常会让她忘了周遭的人、事、物……如今身处大庭广众之下，她还是别跟他正“眼”接触，以免贻笑大方吧！

“安静！你不是想给他个好印象吗？那就表现得成熟一点。”楚意涵低声斥道。说实话，有时她还真搞不懂商芷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孩。瞧，她明明非常有胆量地跟材进安说“I Love You”，现在只不过是看见他，却一副畏首畏尾的模样，这实在是矛盾得过分。

“可是……”

“商老师、楚老师，早安。”林非凡开心地拉着小何，走到商芷欣和楚意涵身边。

昨天早上虽然没及时完成任务，不过下午回家就大功告成了。当然，为了以防万一，今天他把人都给拖下车，好确定日期；但奇怪的是，他老爸竟然也跟着下车，而且一路上对他的聒噪还听若未闻地保持缄默……这也就算了，更令他百思不解的是--他老爸居然没打开公文包！乖乖！天是不是要

下红雨了呢？

“林非凡，早安。”楚意涵含笑点头，然后用手肘碰碰快变成鸵鸟的商芷欣。虽不明白商芷欣这莫名其妙的举动，但瞧林进安的视线投注在商芷欣身上……看来，他对她并非全然无动于衷。嗯！想不到那爱的告白，对一个男人而言，即使是一个花花公子，或多或少仍然是有影响力，现在就差如何让他忽视那一层薄膜……唉！这可难了。

“林非凡，早安。”勉强抬起头，商芷欣极力让自己的视线不要乱瞄地望着已走到面前的林非凡和一似曾相识的陌生男子。

“商老师。”屈服在林非凡的开除要挟之下的小何，尴尬地朝商芷欣叫道。想他堂堂五尺以上的男子汉，居然要让一个女孩来请客！此事若传扬出去，他不被他老爸、老妈给打死才怪！当然，若被他那一票好兄弟们知晓，他何英雄马上就被取笑成何狗熊了。

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说服眼前这个甜美可人的女老师--她请客，他出钱。

“啊！你是小何先生。”商芷欣恍然大悟地叫道。一抹腓红瞬间染上整个脸颊。糟糕！她的救命恩人，她居然差点就认不出来，真是太丢脸了！

“是的，听小少爷说，商老师要请我吃饭，所以……”小何不好意思地说明来意。

他是不拒绝和美女吃饭，可付钱得由男子汉来付。

“那你星期六中午有空吗？你喜欢吃中餐、西餐，还是日本料理？或者你想吃法国大餐也可以。”商芷欣未待小何说完就直接问道。她快受不了林进安那探索与评估的眼神了，所以她还是尽快和小何订好时间、地点，否则她会喘不过气来。

“我个人是喜欢吃中餐，不过我希望--”小何微蹙眉地回道，试图让商芷欣明白他的打算。

“那就这么说了。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我在常鹤楼大门口等你，千万别迟到哦！”在慑人的目光下，商芷欣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地提醒着。请客一事，总算搞定。呼！那林进安应该要走了吧？

“不是的，商老师，我是说--”小何闻言，忙不迭地欲澄清来意。

“小何叔叔，别说了，我老爸等得很不耐烦了。”林非凡打断他的话道。他老爸一直盯着他们看，看得他浑身不对劲起来。嗯，既然目的达成，他还是快把小何叔叔给打发走吧！否则妨碍到他老爸上班的时间，他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小何浑身一征，忙转头看着林进安。那一如往日的和悦面容，除了眼神略显犀利，实在看不出有何不耐烦之处；不过俗话说的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此刻是他的上班时间，的确不宜在主子面前处理私事；虽说是奉了小主子之令，但罩子仍得放亮一点，因为，他还想吃这口饭呢！

“你们说完了吗？如果说完了，我想请商老师借一步说话。”林进安打破沉默，沉声问道。打从他步下轿车，就发现商芷欣如惊弓之鸟般的回避着他的视线；却在看见小何之后，露出娇羞的神情。一个想法猛然窜入脑海，又迅速被推翻掉。可从昨晚就积压在心里的疑惑，让他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他不想伤害她，所以还是趁早把话说清楚，以免她做出傻事来。

“爸，你要和商老师讲话啊？”林非凡问道，困惑地望向站在一旁的楚意涵。经过昨天的一番沟通，他们已成了最佳盟友。

“嗯，商老师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没向她表达谢意。我太失礼了，还请商老师别见怪！”林进安凝视着商芷欣慌忙低下的螭首，深感困惑。搞什么？地上是有黄金吗？还是一夕之间，他在她眼中已成了洪水猛兽？唉！昨晚向他吐露爱意的大胆女孩，和眼前不敢正视他的羞怯女孩真的是同一人吗？

“林先生，请别这么说。救林非凡是我的职责所在，反倒是我还麻烦小何先生搭救，真是不好意思！”商芷欣备感汗颜地说明，当然，头是愈说愈低，脸则愈说愈红。唉！

她还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

“才不是呢！是我不小心推了商老师一下，商老师才会掉下去的。”瞧商芷欣脸红得像个熟透的大苹果似的自嘲，林非凡顿觉良心不安地澄清。前天的那场意外多亏有小何叔叔，否则他的假自杀，可真会搞出一条人命来，那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什么！？”林进安难以相信耳中所听见的事实。敢情商芷欣的失足竟是林非凡一手造成？为了他想要一个母亲而差点铸成大祸……这小家伙走火入魔了吗？

“不是的！林先生，是我没站稳，林非凡好心告诉我才碰了我一下，结果……是我太没用了，不关他的事。”商芷欣忙不迭地解释。林非凡是好心替她制造机会，况且她自己的确也没站稳。唉！全怪那该死的惧高症，否则意外哪会发生！

“商老师，你不用再帮他说话，我会不晓得他的个性和脾气吗？林非凡，过来！”林进安脸色遽然一沉，冷声命令道。以往他对小家伙为了要一个母亲而做出的种种恶劣行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连处罚都只是表面上的虚言恫吓，现在让他知道商芷欣失足的真相……今天，他这个做父亲的若再不严厉惩罚，下回恐怕他得到少年观护所去看他啦！

“你要做什么？”林进安冷冽的嗓音令商芷欣猛然抬头。当视线迎上林进安眸中那一抹怒焰，商芷欣的双手反射性地拉住林非凡前进的身躯，并紧张地询问。

“芷欣，你在做什么？”一直保持沉默的楚意涵终于忍不住开口。眼前这幅景象，就像老鹰抓小鸡的阵式；再怎么说明，林进安毕竟是林非凡的父亲，商芷欣是无权过问林家的家务事的，但她的表现……唉！看样子，商芷欣真把自己当作是林非凡的母亲了，楚意涵颇感好笑地将视线移向林进安。胰？他怎么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看来，他对商芷欣的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商芷欣闻言一惊。老天！她在做什么呀？林进安叫林非凡过去，她凭什么阻止他且还质问他？瞧众人困惑又好奇的眼光，商芷欣顿觉脸部一阵火烫，直视着林进安的眼眸，亦困窘地移开。

“林先生，真对不起，商老师又惹您生气了吗？”接获消息的楚意婷从园长室直冲到大门口，待看见眼前的景象，霎时有昏倒的感觉。天呀！这个商芷欣真是惹祸大王，她已经千交代、万嘱咐地叮咛她别和林进安正面接触，结果她仍是不听劝；她若再继续待在乐儿幼儿园，她迟早会被逼出心脏病来。

“楚园长，商老师并没有惹我生气，请你不要误会。”楚意婷的霍然出现，令林进安的心为之一沉。看来，今天非旦无法和商芷欣进一步交谈，想教训林非凡也得等到回家后。林进安略感沮丧地望着商芷欣那红得不能再红的脸庞，赫然发觉，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她的脸一直呈现红色……若有所思

地端详片刻，林进安的唇角不禁逸出一丝有趣的笑容。嗯！奇怪的女孩，不过看得出来，她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着林非凡。若非他真的不想再结婚，相信她会是他考虑的第一号对象，毕竟她的外貌和家世并不逊于他。

“是这样吗？”楚意婷相当怀疑地盯着商芷欣。没办法，连日来的状况已够令她心惊胆跳，更何况，此刻的她极须林进安的资金赞助，否则乐儿幼儿园极可能会关门大吉，那她这五年来的心血岂不是付之一炬？她的牺牲不就太不值得？

“姊，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责怪芷欣惹林先生生气？你这样--”楚意涵瞪着楚意婷，无法相信这一句话是出自她老姊的口中。

“意涵，别说了，是我给楚姊惹来太多麻烦，所以楚姊才会误会。”商芷欣自责地打断楚意涵的话。她不想惹事生非，可偏偏事情全因她而起，这究竟是为什么？

“楚园长，请别误会商老师，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好老师，我很高兴她这么保护我儿子。”看商芷欣愧疚的脸庞，林进安顿觉一丝不忍。虽然商芷欣无权过问，但她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林非凡。此情此景，还真像他第一次看见她的那一幕，当时她也是奋不顾身地纠正他。一个见义勇为、善良羞怯的小女孩，还敢于表露自己的爱慕，这样的女孩想让人不对她产生好感都难；不过这样好的女孩，值得比他更好的男人去爱、去疼惜。

“原来如此。芷欣，对不起，是楚姊误会你了，请你不要见怪！”楚意婷不好意思地致歉，眼角余光则瞟到大门口已聚集了众学生与学生家长。心中暗叫不妙！

“楚姊，你请别这么说。”商芷欣不自在地回道，待发现身边不知何时已围了一大群人，而她正是他们眼中的女主角时……这一刹那，她真希望自己能消失于无形。瞧楚意婷略显僵硬的脸庞，商芷欣赫然明白自己又替她带来了困扰。天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种局面？一个简单的邀请，却惹来一大堆人的注目，这究竟是何道理？

“主人，再不走，早餐会报就要迟到了。”小何环视全场后，清清喉咙地提醒。唉！

商芷欣窘迫的模样实在令他良心不安。都怪他不好，何必执着于今天就把目的说清楚，反正距离星期六还有两天；况且就算没说清楚，到时他只要把帐单收起来，或是到柜台交代一番不就行了吗？唉！刚刚他怎么没有想到呢？真是猪脑袋一个！

“嗯！”林进安望了一下手表，即瞄向楚意婷道：“楚园长，给你带来困扰，真是不好意思！”

“林先生，请别这么说。”

“商老师，你下午有空吗？我有一些话想单独和你谈谈。”顾不得众目睽睽，林进安正色地问道。

“我……没空。”商芷欣如遭电极地呆望着林进安。她的心是猛点头，但一张开嘴，“NO”就轻易取代了她心中的答案。

“笨蛋！”楚意涵低声诅咒，这商芷欣也太不会把握机会了。唉！她要是倒追不上林进安，半点也怨不得人，标准的小白痴一个。

“哦，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林进安犹未死心地问道。

“我……”商芷欣正欲回答，孰料林非凡猛扯着她的衣角，令她不得不低下头望着他。

“她明天有空。”看到盟友的杰作，楚意涵赶紧代答。

众人讶异地望着楚意涵，惟独楚意婷脸色一变地望着地面。原来林进安是对商芷欣有意思，那么她的计画不就泡汤了吗？这怎么行呢？她必须想想办法。

“那就这么说定了。”林进安纳闷地望着楚意涵。她的表现和前天的她截然不同，不过……他的目的达成就行了。

林进安缓缓走进轿车内，随手带上车门，轿车迅速疾驶而去，观望的学生家长亦跟着离去。不过对楚意涵代答一事，商芷欣正欲发言，却被全园的老师给团团围住……

第四章

静静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旁，俯望着街道上过往车辆的林进安，不禁逸出一丝苦涩又带点嘲讽的笑容。打从他离开乐儿幼儿园的那一刻起，脑海就不时浮现商芷欣的身影；而她连日来的言行举止就仿佛录像带一般，一幕一幕在他脑海重复播映。甚至于他在召开早餐会报时，她的面容亦偶尔会窜进脑海，取代了工作的位置，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经验。难道他被她给迷惑了--一个奇特却纯真善良的好女孩？不可否认的，他那犹若静湖般的心田，正微微地为她泛起小小的涟漪……

“进安！”拎着旅行用的公文包步入总裁办公室的宋书航，困惑地注视着落地窗旁那熟悉的背影，开口叫道。真是不可思议，素有工作狂之称的林进安，居然会放下公事来欣赏窗外的风景！莫非是有啥大 case 困扰了他？但就他记忆所及，答案应该是“NO”。

“你怎么会在这？”林进安一征，旋转过身，相当讶异地望着他最得力的爱将兼好友。根据报告，此刻他应该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而非他的办公室内。

“‘总裁’大人，是你命令我到你的办公室来的。”宋书航颇感好笑地回答。一个人连自己下达的命令都会遗忘，那九成九跟公事牵扯不上关联。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私事在困扰他呢？他很好奇。

“我命令我到我的办公室来？”林进安呆愕地脱口问道，随即忆起自己曾在早餐会报里下了一道命令。如今……话已出口，他不禁暗自诅咒。

“是的，就在十分钟前的早餐会报里，你应该还没忘记吧？”宋书航好心提醒林进安，嘴角已忍不住地抵出一丝笑意。哈！有趣！若非急着赶去香港，他绝对要将林进安的失常给查个一清二楚不可，只可惜这得等他出完公差回来再说了。

“当然，你现在可以走了。”林进安一挑眉，从落地窗旁踱回办公桌。瞧宋书航极力克制的笑意，和若有所悟的眼眸……啧！他八成看出一丝端倪了；不过……他可不会告诉任何人吧！

“不会吧！你脸色沉重地命令我到办公室来，就只是为了说这句话？”宋书航调侃地注视着林进安已恢复往日从容不迫的模样道。唉！不愧是从商的，只可惜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让他招供，毕竟飞机是不等人的。

“不然你希望我说些什么？祝你出差愉快吗？宋经理。”林进安不动声色

地反讽道。

“你……OK！谁叫我只是一名小小的业务经理。那么总裁，我走了，希望我出差回来时，你的私事已经解决，否则才三十五岁就得失忆症，公司可怎么办哪！”宋书航耸耸肩地建议。哼！居然拿上司的帽子来压他！但私下独处时，他还是第一次这么对待他……可见这件私事相当严重。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你还是先把合约搞定后再说吧！”宋书航那股浓厚的酸味令林进安暗自发噱。唉！莫怪宋书航会“不爽”。以往他有啥问题都会和他研究，不过那些问题全未有女性介入，所以他怎能告诉他，他的失忆是为了一个小女孩……唉！宋书航不大肆取笑他一番才怪！

内线“嘟”的一声响起，随即传来周巧茹甜美的声音。“总裁，一线电话。”

林进安边按下电话按钮，边用眼神示意宋书航他要开始工作，后者微皱着眉，并朝他投以“记住”的眼神，准备动身离开。

“林进安。”林进安报上姓名。看来，他非在宋书航回国前，让商芷欣远离他的生活不可。

“爸……呜……哇……爸……”电话的扩音系统内，传来林非凡嚎陶大哭的声音。

宋书航困惑地停下身来，并紧张地倾听电话内容；他可是他的干爹哪！

“非凡，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林进安焦急地询问。自从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小家伙就未流过一滴眼泪；况且在乐儿幼儿园里，一向都是他在欺负人。如今他非但打电话给他，还哭得如此凄惨，事情想必非常严重。

“呜……呜……”一声强过一声的哭泣，听得两个大男人相互交换担忧的眸

“你别净哭呀！快告诉爸发生了什么事？”林进安心头大乱地安抚道。小家伙绝对是被人给欺负了，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欺负他？

“呜……爸……商老……师……呜……走了……哇……她……她不……要我……了……”林非凡硬咽地哭道。

“什么！？商老师走了？”林进安一呆。敢情这洪水全是为商芷欣而流？

“呜……爸……人家……不要……呜……商老师……走……”林非凡哭着声明。

“你先别哭，快告诉爸，商老师人呢？”林进安无奈地问道。女人的泪水他见多了，但小家伙的泪水还真令他无所适从又心慌意乱。唉！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止住小家伙的泪水……咦？这会儿该不会又是小家伙在自导自演？

“呜……爸……我怎么知道……呜……商老师在哪里？我如果知道，还打电话给你干嘛？呜……爸……人家喜欢商老师，你帮我把商老师找回来……啊--”一声惊叫之后，传来电话的挂断声，此一变化令林进安霍然站起身。此时此刻，就算小家伙是自导自演，他也顾不了许多，毕竟，他是他的独生儿子，也是林盛船运未来的继承人；当然，也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人。

“等等，进安。”宋书航一把拉住林进安往外冲的身躯，叫道：“先打电话去问问看，或许事情并不如你所想象的；况且非凡若真出什么意外，你也可以藉由电话处理。”

“我边走边问会比较快。”林进安点点头，迅速拿起公文包内的手提电话。在他欲往办公室大门步去时，却发现宋书航拎着公文包杵在原地，若有所思

地看着他，倘不禁困惑地问道：“你还不走，真想赶不上飞机？”

“飞机？哦！我差点忘了，那我们一起走吧！”宋书航恍然大悟地赶紧跟在林进安身旁，两人一同走出办公室。

“总裁，您要去哪？十点半有一场会议……”看见自总裁办公室疾步而出的两人，周巧茹讶异地站起身，并赶紧出声提醒。讶异归讶异，但身为总裁的机要秘书，她最基本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适时要告诉林进安一天的工作行程。

“周秘书，下午以前的行程统统延后或取消，公司若有什么急事，就打电话给我。”林进安交代完，即头也不回地往电梯方向步去，双手同时不浪费时间地拨起乐儿幼儿园的电话号码。

“进安，谁是商老师？”见林进安专注地按着电话按钮，宋书航只得率先按下电梯按钮；待电梯门开，两人步入电梯内，他就忍不住地开口问道。

“该死！”完全没想到宋书航会有此一问，林进安拨着号码的手当下按错一个钮，他不禁火大地诅咒一声，然后重新拨号。

“怎么？我一问‘商老师’，你就拨错电话号码啦！”宋书航饶富兴味地戏谑道。

哈！有意思！能看林进安一再出错，就算赶不上飞机而被挨骂，也值得了。

“胡说什么！她只不过是乐儿幼儿园的一个新老师罢了。”林进安没好气地反驳，偏偏乐儿幼儿园的电话占线中，令他的耐性与自持濒临崩溃边缘。唉！不知道小家伙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吗？可她在非凡的心里，应该不只是一名新老师吧？”宋书航笑着按下大厅按钮，试探地问道。或许这就是林进安今天频频失常的原因吧！

“你究竟想说什么？”林进安潇洒的剑眉霎时高高扬起。

“我正在等你告诉我啊！”宋书航回以灿烂的一笑。独处时，他可不吃林进安那一套。

“无可奉告。”压抑住扁人的冲动，林进安冷冷地吐出四个字。原以为探人隐私是女人才会做的事，想不到男人也这么无聊；更可悲的是，这无聊男子是他的知心好友。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也不奢求从你口中知道答案；不过没关系，等我从香港回来，我再直接去问非凡好了。”宋书航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此时电梯亦抵达大厅。

“无聊！”林进安淡淡丢下一句，即迈步走出电梯，往大门步去；跟着走出电梯的宋书航，则不住地摇头。无聊？唉！虽无正确答案，却可知晓他已碰到问题的核心--商老师。等他从香港回来，他非会会她不可；一个能让林进安在意的女子，绝对令人期待。

尖锐又刺耳的煞车声，响彻云霄地传进正在乐儿幼儿园小操场上玩耍的师生们耳里。

当众人的视线有志一同地落在大门口那辆熟悉不过的加长型林肯房车时，均不由自主地用眼神相互传达一个讯息--又有热闹可看了。

“林先生，园长有事出去了，您……”值班教师曾雯雯边打开大门边说明，不忘展露出她最美丽的笑容。嘿嘿！她今天终于有机会和林进安独自交谈了。难道幸运女神眷顾到她了吗？

“我不是来找园长的。这位老师，麻烦你叫我儿子过来这里好吗？”瞧乐儿幼稚园一副风平浪静的模样，看来是他多虑了，否则小家伙若真出状况，就不该是他自己打电话给他；但他的哭泣……还是令他不安哪！

“好的，林先生，您请稍等一下。”曾雯雯极其妩媚地眨眨眼睛，娇柔地回道，然后才风情万种地扭摆着腰，欲往林非凡的教室走去。

“请等一下！”林进安忙出声叫道。一路上困扰着他的问题，或许她能回答。

“林先生，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曾雯雯如获至宝地柔声问道。哦！My God！他发现到她的魅力了吗？他想“把”她吗？天啊！冷静！她必须像个淑女啊……

“请问商老师在吗？”若商芷欣在幼儿园里，就表示他又被设计了，但隐隐约约，他又觉得是真有其事。

“商老师？她辞职了。”曾雯雯错愕地回答。哼！又是商芷欣！难道林进安真的对她有兴趣？可据她所知，那商芷欣是个如假包换的处女耶！

“辞职？她早上不是还有来吗？”林进安诧异地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她为什么要辞职？完全没有理由嘛！

“对呀！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女孩在想些什么？真是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曾雯雯故作无奈地大肆批评。

“楚老师人呢？”想不到商芷欣真的离开了乐儿幼儿园，莫怪小家伙哭得这般肝肠寸断--希望人选没了，焉有不伤心之理？话说回来，这商芷欣到底为何求去呢？实在令人好奇。

“我在这里。”楚意涵故意摆出一张臭脸，缓缓地踱到大门旁。她上完第一堂课，回到教职员办公室后，才知道商芷欣已经辞职离去的消息。当她冲进园长室欲问清真相时，却扑了一个空；忿恨无奈之余，看到哭得唏哩哗啦的林非凡在打电话，倾听了一下电话内容，一则计画立刻窜上脑海。回到教职员办公室，等候近三十分钟后，林进安果然来了。

“楚老师，商……”在见小家伙之前，他必须先查明商芷欣辞职的原因，而楚意涵无疑是回答的最佳人选。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来问我。”楚意涵忙不迭地开口声明。就让他去想个过瘾吧！哈！她老姊不在，想不出原因又无人可问的林进安，才可能会去找当事人问个明白；当然，待会儿林进安走后，她可得尽速联络商芷欣好面授机宜，毕竟，机会不能再三错过呀！

“楚老师，我还没请教，你就说不知道，看来你一定知道，你又何必让我白跑一趟呢？”林进安苦笑着说。唉！现在的年轻女孩真是一个比一个棘手。如果他的生意对象个个像她们一样，林盛船运恐怕难有今日的规模与发展了。

“天地良心呀！林先生，我大概猜得出来，可是‘猜’毕竟是我自行臆测的，缺乏正确性；况且你有时间问芷欣的去意，何不先去看看你儿子？”楚意涵无辜地解释并好意地提醒。当然，是她动用了园长之妹的权威，才未使消息走漏出去，否则园内公认的包打听兼大嘴婆--曾雯雯，怕不早已告诉林进安？果真如此，她的计画可就不太完美了。

“非凡怎么了？”林进安的脸色遽然一变，望向一旁朝他猛眨眼睛的曾雯雯--一个显然有眼疾的女老师。他又无奈地移转视线望向楚意涵，这才发觉她从看见他之后，脸色就一直很难看；而且注视他的眼神还夹杂着埋怨与

责怪之意，好似他又不知在何时得罪她……难道又是因为商芷欣？

“他躲在厕所里不肯出来，好象在哭呢！”楚意涵用手指指厕所的方向。哈！没想到一个六岁小孩，竟然如此聪明！她正要告诉林非凡她的计画，他反而已准备就绪，看来这计画想不成功都很难哟！

“他为什么躲在厕所里？”林进安不解地问道。此刻是第二堂课的时间，照理说班导师应该要设法将他弄出来，而不是任他继续待在里面哭泣，事情似乎有点奇怪。

“我不知道。”楚意涵摇摇头道。

“看来贵园老师有待我重新评估。”林进安淡淡抛下一句，随即往厕所方向快步走去。

“天啊！意涵，林非凡躲在厕所里哭，你为什么不赶快告诉我？林先生生气的話可怎么得了？偏偏园长又不在，你真……”曾雯雯花容失色地责问。

“闭嘴！你以为你是谁啊？只管做好你分内的工作，否则小心我开除你！还有，不准你告诉我姊姊她不在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楚思涵脸色一沉地冷声警告她。

“但是林先生……”楚意涵冷若寒霜的神色和语气，当场令曾雯雯双唇紧闭地猛点头，但眼角余光一扫描到林进安倾长的背影，她又忍不住大着胆子想提醒楚意涵。

“我会处理，不劳你费心。”楚意涵冷冷地丢下话，即赶紧跟上前去。她可不能错过林非凡的精采表演呀！不过……他的表演到底行不行？糟糕！她刚刚应该先和他研究一下台词，这会儿……

尚未走进厕所就传来小家伙的哭泣声……林进安忙不迭地冲进厕所里，只见一名女老师正一脸束手无策，又不知该如何是好地在一扇紧闭的门前来回踱踱步。林进安正欲开口，就因听见小家伙哭声中的话语而身形一僵。

“呜……妈咪……呜……商老师……呜……妈咪……”

“啊！林先生，你……”发现林进安存在的女老师惊讶地叫道。

“你出去吧！”林进安面无表情的脸，令那位女老师不敢有第二句话地转头就走。

反正该说的她都说了，就只差没把门给拆掉；而林非凡不出来，她也“没法度”。

“呜……爸……”紧闭的门忽地打开，林非凡边哭边扑进林进安怀中叫道：

“爸……呜……他们……笑我……爸……”

“乖，别哭！有爸爸在，没人可以欺负你。”瞧小家伙肿得如核桃般大的眼皮，林进安有说不出的心痛。可恶！究竟是谁取笑他？

“呜……爸……妈咪为什么要死？妈咪为什么不要我？呜……爸……是不是非凡不好，所以妈咪才要死……”林非凡抬起泪痕斑斑的小脸哭问道。

“胡说！妈咪是生病了才会死，非凡这么聪明、这么乖，妈咪怎么会不要你？你知道吗？你是妈咪的心肝宝贝。”强忍着锥心刺骨般的痛楚，林进安柔声解释。这一刹那，他突然觉得自己好自私，简直不配做一个父亲！这两年来，他只顾虑到自己的心情，却完全忽略了小家伙真正的感受；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原就是需要母亲的呵护与照顾，尽管他为他请了全天候的奶妈，也无法完全替代母亲的地位--他错了！

“真的吗？爸，我好想妈咪哦！妈咪会陪我玩，会念故事书给我听，还

会教我写一、二、三……呜……妈咪，你回来嘛……非凡好想你……呜……”林非凡渐止的泪水又霍然决堤。

“非凡，别哭……别这样……”林进安心疼又自责得说不出话来。唉！他是一个失职的父亲。这半年来，他对小家伙希望有一个母亲的想法就是感觉很烦，所以常常约会到三更半夜而疏于陪伴他，如今……他不能再自私下去。既然小家伙想要一个母亲，那他何不成全他？

“林非凡，办公室有你的电话哦！是商老师打来的。”躲在厕所外偷听兼偷看的楚意涵开心地叫道。想不到这林非凡还真不是盖的，演技足以参选金马奖；虽然她知道这一切全都是假的，但偷听的那一刻，她的鼻头仍酸酸的。唉！可怜哪！话说回来，连她这明白人都大受感动，当事人岂会无动于衷？瞧林进安一脸愧疚自责的神情……嘿嘿！

计画进行得相当顺利。

“商老师……”林非凡惊喜地推开林进安的怀抱，即往教职员办公室冲去；而未料到会遭受此待遇的林进安，一脸错愕地怔在原地，呆望着小家伙和楚意涵渐去渐远的背影。这……这究竟是什么跟什么？商芷欣的一通电话，就令小家伙眉开眼笑，且无视于他存在地离开……敢情他在小家伙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及那认识仅仅四日的商芷欣？啧！

想想还乱不是滋味的。还有，那楚意涵早先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现在却又莫名其妙地出现。虽说是来传达消息，但那笑咪咪的模样，就好似目的达成一样，委实令人感到心里不甚舒坦。莫非他又被设计了？可就算被设计，某些事实仍无法抹煞。一思及此，林进安的嘴角不自觉地逸出一丝苦笑。谁叫他为人父亲，而让孩子正常地成长是他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林非凡一听到有商芷欣的电话，就死命地往目的地跑去。在后头拔腿直追的楚意涵，硬是在他快抵达教职员办公室时抓住了他。仅是“快”跑这不及一条街的路，她就有双腿发软的感觉。唉！她真是老了。

“楚老师，你抓着我干什么？我要赶快去接电话，否则商老师会……”林非凡困惑地望着将他抓进一间空教室的楚意涵道。搞什么？他急着“听”到商芷欣的声音哪！

“没有电话。”楚意涵喘着气打断他的话道。她必须在林进安过来之前，将往后的计画全盘告知林非凡，否则功亏一篑，岂非太“某采”啦？更重要的一点--若因此而造成林进安的误会，她哪有脸去见商芷欣！

“没有电话？”潇洒的小剑眉高高扬起，神情像熬了某人。楚意涵点点头，心中则暗叹：不愧是父子，表情如出一辙。

“你为什么要骗我？”林非凡火大地质问。害他白高兴一场，真是可恶透顶！而他最讨厌有人骗他。哼！他可不是三岁小孩！

“别生气，我骗你可是为了你的商老师好，你不是想要她做你的妈妈吗？”楚意涵边瞟向厕所，边紧张地问。她必须赶快将计画说出，否则就来不及了，毕竟厕所离这里没几分钟的路程。

“那跟你骗我有什么关系？”林非凡余怒难消，但口气已不自觉地温和许多。实在是……他想死了要商芷欣做他的母亲，所以楚意涵的欺骗，可以暂时先不追究。

“关系可大了！我告诉你，你爸爸应该已经改变心意，想帮你找一个妈妈，所以……”

“妈妈！真的吗？万岁！万岁！”等不及楚意涵说完，林非凡已手舞足蹈地叫了起来。妈妈！他终于要有一个妈妈了！

“安静！我话还没说完。”楚意涵不得不大声地吼道。伤脑筋！计画尚未进行，他就直呼万岁……唉！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哦！”林非凡被吼得一楞一楞的。楚老师好凶哦！看来还是商老师比较温柔体贴，也比较有妈妈的味道。

“安静听我说。如果你想要商老师做你的妈妈，从现在开始，你的一切行为都必须跟平常不一样，而且当你跟你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尽量跟他说你和妈妈以前的相处情形；千万要记住，语气最好就像你刚刚在厕所表演的那样，知不知道？”楚意涵脸色沉重地交代。因为林非凡今后的表现，决定着商芷欣能否和林进安结婚的命运呀！

“表演？”林非凡一呆。楚意涵神色骇人且拉拉杂杂地说了一大堆话，最后以一句“知不知道”作为终结……说实在话，他真的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特别是那句“厕所表演”。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要知道，他会跑进厕所完全是逼不得已。若非在听到商芷欣离去的消息，一时之间过于惊讶又无法接受现实的幼小心灵，瞬间被“难过”这个情绪给占领，眼泪就像溃堤般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很自然地就打了一通电话向老爸哭诉，结果却被“一群”小朋友们给看到……试想，一个平日在乐儿幼儿园作威作福且有混世小魔王之称的人，竟然破人看到泪流满面的模样。天呀！还是一群人耶！他简直没脸见人，当场无法面对现实，拔腿就跑地躲进厕所里。想到一世“威”名就此毁于一旦……唉！他能不哭吗？再者，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前尘往事历历在目，今日的委屈皆因他失去母亲之故，所以……接下来的事就甭说了，可这“表演”一词所为何来？

“对呀！林非凡，想不到你这么有演戏的天分。”楚意涵好生佩服地叫道。原本她还非常担心，因为事先没有商量过，没想到……哈！结果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呀！

“演戏？我……”敢情他的真情流露，竟被她当成是在演戏？

“太好了！这样一来，你的希望很快就会成真耶！”楚意涵开心得不住点头，她就不相信林进安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希望？楚老师，你是说商老师会……”林非凡一征，有点无法相信地望着楚意涵。

他为此奋斗了近一学期的光阴，如今只要他的眼泪就能达成目的吗？他实在非常怀疑。

“当然！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绝对没问题。”楚意涵自信满满地回答。

“但是那个表演……”林非凡欲言又止地低下头。他根本不会演戏，骗他老爸还没问题，但要表现得像在厕所那样……这无疑很难。“难过”的情绪不是说来就来，眼泪也不是想流就流，何况流眼泪多逊啊！但按照楚老师的说法，他不流眼泪，希望似乎就无法实现，这……他该如何是好？

“楚老师对你非常有信心。对了，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否则被你爸爸看见起了疑心，事情就很麻烦。”楚意涵微笑着拍拍林非凡的肩膀以示打气，而视线仍停驻在厕所的方向。奇怪？她和林非凡这一番谈话将近有十分钟之久，为什么仍未看见林进安从厕所里出来？还是他已经出来，而她没瞧见……哇！她和林非凡必须尽速撤离此地，否则……唉！她也不知道那后果会是如何？总而言之，先离开这里绝对没错。

“哦！那我们快走吧！”一语惊醒梦中人，林非凡紧张地东张西望后，赶紧拉着楚意涵的手走出门外。他老爸的“精明”与“奸诈”，他可是领教多次。

楚意涵和林非凡两人一走出空教室，林进安亦从厕所里步出。远处那一大一小的身影，不正是小家伙和楚意涵吗？奇怪？小家伙去接电话，为什么会和楚意涵从另一间教室走出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楚意涵和小家伙联手起来设计他？不对，楚意涵若有心帮商芷欣和他牵红线，那天又为何要他……啧啧！该死！他中计了，这分明是以退为进。这两个小女孩的心机，深沉得令他心惊；可悲的是连小家伙也参与其中……唉！好吧！既然要论心机，大家就来比划几招，他林进安“船王”之名可非浪得；当然，他会先查清楚商芷欣辞职的真正原因。俗话说的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辞职离开乐儿幼儿园的商芷欣，正愁眉苦脸地站在对街明星幼儿园的大门旁。事实上，在她答应楚姊的拜托时，她就后悔了。原本想先和楚意涵商量，却迫于楚姊的急切，她只好匆匆忙忙地来到这里准备应征--老师。说实在话，她真的不懂，两家幼儿园是有什么“天大”的恩怨需要她来当卧底？但她更不懂自己为何要答应这个有违她本性的请求。可当时她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答应，只因那眼泪连铁石心肠的人都不忍拒绝，更何况是她这种古道热肠的人呢！可双脚一走到目的地的大门，就好象生根一般，拒绝前进；没办法，当脑海一直下达排斥指令时，又焉能怪双脚不继续向前走。

“商小姐，你不是商小姐吗？”惊喜的男性嗓音在商芷欣身后响起。

“你是……”商芷欣转过身，困惑地注视着—张陌生的年轻男性脸庞。

“商小姐，你不认得我啦？我曾在你家的宴会中向你自我介绍过；当然，那时那么多人，你不认得我也是应该的。我叫凌文生，你还有印象吗？”凌文生略感失望，却不以为忤地说。像他这种小企业家的继承人，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能娶个大企业家的千金小姐做妻子，以壮大自己将来的事业；而南部属一属二的商氏千金，自是他心目中最佳的妻子人选。可瞧商芷欣的反应，看来他的希望很渺茫。不过上天既然安排他在这个地方遇见商芷欣，就表示他是有机遇的，只要他想办法将她请进他好朋友所开的“怀春茶坊”。嘿嘿！还怕她不认命地嫁给他吗？一思及此，凌文生的嘴角不禁逸出一丝他人难以察觉的淫笑，眼神瞟瞟不远处的茶坊，脑海里则思索着如何请君入瓮……

“凌文生……”商芷欣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这个名字，但记忆中有关于男人的名字，除了她的家族成员外，其余皆被林进安这个名字给霸占。凌文生？她真的毫无印象，但对方一派斯文又诚恳的神情……这没印象的实话，她还真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想不起来就算了。商小姐，你来明星幼儿园找人吗？”商芷欣困窘的眼神，更加坚定他心中的意念。

“不是，我是来应征老师。”商芷欣无奈地回答。答应楚姊的事，还是得尽可能去做，不过还是先等地调适好自己的心情再说吧！

“应征老师？商小姐，请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既然是来应征老师，为什么站在这里发呆？你有什么困难吗？”凌文生和善地问道。他必须让商芷欣对他失去戒心，否则……

“没有。不满你说，我从来没有应征过，所以……”商芷欣沮丧地望着明星幼稚园的布告栏。罪恶感真不容易调适……看来，她还是打个电话给楚

意涵。

“哦！这非常简单。明星幼儿园是我堂哥开的，只要商小姐愿意让我帮忙，要当老师绝对没问题。”凌文生微笑着说，没想到连老天爷都站在他这一边。

“明星幼儿园是你堂哥开的？”商芷欣一怔。卧底一事，就是为了查出明星幼稚园的幕后老板是谁，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如此一来，她就不用去应征，只要想办法从凌文生口中问出即可。

“是呀！”凌文生点点头，暗自揣测着商芷欣的震惊。奇怪？她似乎对他堂哥凌文轩很有兴趣的样子。

“凌先生，请问你堂哥叫什么名字？他……”商芷欣急切地问道。

“我堂哥啊……商小姐，我和朋友约在前面那家怀春茶坊见面……不然这样吧！你边走边问，我边回答，那我朋友就不会等太久，好不好？”凌文生假装看表，建议地说。

哈！商芷欣如此急切，还怕她不上钩吗？

“哦！好啊！”商芷欣不疑有诈地同意。

她曾和楚意涵去过“怀春茶坊”，那是一间装潢相当古典的两层楼式茶坊，和大多数茶坊的设计没什么分别。于是她迈开脚步向怀春茶坊走去，却未注意到一辆林肯轿车正缓缓驶达乐儿幼儿园大门口，而司机小何正一脸纳闷地盯着照后视镜中那备觉熟悉的倩影。唉！他一定是看错了，商芷欣怎么可能会在上班时间和一名男士有说有笑地并肩走着？但下意识地，他的目光又赶紧追随着那熟悉的倩影走进怀春茶坊……

第五章

林进安一走出乐儿幼儿园，就看见小何背对着他，紧盯着对街的某处，其专注程度令他相当好奇。他已走到他的身边，他却未曾发觉……他究竟在看什么？林进安不禁顺着小何的视线望过去--对街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人事物呀！但瞧他一脸问号的神情，仿佛有某事正困扰着他。

“小何！”瞟瞟手腕上的表--十点五十五分。林进安微蹙着眉，提高音量叫道。赶回公司主持会议已来不及，不过中餐的约会倒无须取消。

“啊！主人，您出来了，我马上开车。”小何闻声一怔，伸手欲拉开驾驶座的车门：可这一拉--唉！他猛然忆起自己因贪看那熟悉的倩影，而顺手锁住轿车。

糟糕！他居然连林进安出现都没注意到，这下代志大条了！

“小何，你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还魂不守舍，这样能开车吗？”瞧小何仓皇从裤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林进安略微不悦地责问。

“对不起！主人，我只是……”小何自知有愧职守地道歉。先前他曾好奇地走到怀春茶坊，并看见那女孩的侧影和穿著服装；他愈看是愈觉得奇怪，因为她实在无一处不似商芷欣，但商芷欣此刻应该在乐儿幼儿园呀！

“只是什么？”林游安一挑眉，注视着一脸欲言又止的小何。事实上，他也很想听听他究竟看到什么，但站在近中午的酷阳下，使得之前在幼儿园内所产生的“郁卒”与“恶劣”的心情正缓缓燃烧起来，此刻的他只想尽快

进入有冷气的地方降温。

“我……没有。”冷冽如刀的眸光，吓得小何连忙吞下到口的疑惑！妈呀！帮林进安开这么多年车，他还未曾见过他这种“冻死人”的眼神，他还是职相地闭上嘴吧！但酷似商芷欣的女孩……他总觉得很不对劲，好象有不祥的事要发生一样。

“真的没有吗？”小何眼中那抹不安的神采，令林进安无奈地软下声问。瞧他那副心有旁惊的模样，他还真担心坐他所驾驶的车子呢！唉！太危险了。

“我……”小何一征。他真的能说吗？瞧林进安一脸高深莫测的神情……他还是别找骂吧！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像什么男子汉！”瞧小何一脸犹豫不决的神情，林进安极力压抑着体内的怒火，沉声斥道。

“是！主人，我只是看到一个女孩长得很像商老师，不过八成我是看错了，商老师应该在幼儿园里。”小何顿时抬起头，从容就义地据实报告。开玩笑，他何英雄当然是真真正正的男子汉！哼！说就说，没什么好害怕的。

“哦？小何，你知道那个像商老师的女孩去了哪里吗？”林进安略思索地即问道。

那女孩绝对是商芷欣没错，但她辞职之后，为何仍在幼儿园附近徘徊呢？

“当然知道！她和一个男人在对街那家怀春茶坊泡茶。”小何一五一十地报告，没想到连林进安都对那个女孩有兴趣。

“什么！？怀春茶坊！？”林进安相当诧异地脱口而出。这个店名他曾在某个女友口中听过，而其营业项目，一楼是名副其实的茶坊，二楼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变相宾馆。宾馆！难道商芷欣真的因为想和他交往而做出傻事来？

“是呀！”

“糟糕！走，我们快去怀春茶坊。”林进安愈想愈不对劲，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俗话说的好：“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在道义上，他无法坐视不管。

或许商芷欣和那名男子只是纯泡茶，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必须亲自走一趟，否则……天晓得她去怀春茶坊究竟所为何事。一思及此，林进安霍然快步走向对街。

“主……”小何目瞪口呆地望着已走到对街的林进安，拔腿追上前去。乖乖！这真的是那一向从容不迫的主人吗？更令他讶异的是——林进安瞬间遽变的神情，就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间怀春茶坊有这么可怕吗？

林进安一踏进怀春茶坊，即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商芷欣的踪影。空荡荡的座椅显示一楼并没有客人，但一张茶几上却留有一套显然使用过的茶具，莫非……

“欢迎光……”柜台里的小妹一看见上门的客人是名帅哥，当场暗爽在心中，逸出甜美的笑容招呼，同时人亦准备走出柜台。

“该死！”林进安低声诅咒，往楼梯口冲去——他显然来得太晚。唉！只希望一切还来得及阻止。

“什么？喂！先生，你不能上去，先生……”被骂得莫名其妙的小妹，在看见林进安转头就走向楼梯时，不禁紧张地欲追上前去。

“看住她！” 瞄见小何出现的林进安，边走上楼梯边命令道。

甫踏进怀春茶坊的小何，被急速从柜台冲出的小妹给撞了个满怀，同时耳边亦传进林进安交代的话语。虽未知真实情况，但照做准没错，于是小何干脆将怀中的女孩给紧紧抱住。小妹被孔武有力的小何给抱住，只能眼睁睁看着林进安潇洒的身影走上二楼，却完全莫可奈何地完了、死了，想不到便衣刑警居然会来临检一家茶坊。啊！难道那个女孩是女警？天呀！代志大条了！她的下场会是如何？知情不报、袖手旁观且兼把风……哇！这得坐上几年牢？她还是转做警方证人，这样或许能减刑，搞不好还不用坐牢……一思及此，她张开嘴自动招供。

另一方面，踏上二楼走道的林进安，全神戒备地观察四周的地形与摆设。古色古香的装潢，实在令人无法想象这会是一间掩人耳目的色情宾馆；而厢房内除了多几个座垫与抱枕之外，和一楼几乎毫无区别。待视线触及墙壁上的材质，林进安顿时明了地冷哼一声。普通茶坊哪需要做隔音设备，怀春茶坊果然有问题；他猛然朝走道的前方步去。

蓦然，前方的厢房走出一名男子，林进安顿时快步冲上前去。当男子意识到有人，倘来不及有所反应，便被正中目标的迎面一拳击倒在仍未关上的房门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贺，怎么……啊！你是谁？” 凌文生从床上弹坐起身，待看见站在门口的林进安和欲挣扎爬起的好友贺伯雄，一颗心顿时往下沉。

“你这该死的禽兽，竟敢强暴她！” 林进安咬牙切齿地望着厢房内的木床上显然昏迷不醒却玉体横陈的商芷欣，两大箭步就冲到木床旁，对着那赤身裸体的男子就是好几下的左右勾拳。哼！对社会上的犯罪者，他最不耻的就是奸淫妇女的强暴犯。像这种猪狗不如、人人得而诛之的坏胚，今天他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更何况这被强暴的人，还是他所认识的人。一思及此，林进安出拳又更加不手下留情，而狠狠爬起的贺伯雄在望见此一情景，立刻脚底抹油--溜了！

“哎呀……救命……先生……我……吸呀……我没有强暴她……我只是脱了她的衣服……拍了几张照……哎呀！救……” 男子--凌文生吃痛不住地大声疾呼，试图用眼神向贺伯雄求救，却发现他已不知在何时“落跑”了。天呀！这下他完了，非但身败名裂不说，监狱大门还在等着他哪！但无论如何，他可不想被这“狂人”给打成内伤呀！

“你竟敢拍她的裸照！他妈的，你这个变态色情狂！” 林进安闻言，又海扁了他几拳。呼！幸好未铸成大祸，当然，也幸好商芷欣被迷昏，否则这件事不在她心中留下阴影才怪！“照片呢？” 趁着她仍昏迷之际，他必须尽快将此事给处理掉。

“在窗台上。” 凌文生哀叫道。老天，再打下去铁定会死。事情到这般田地，他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少涯一顿 K 才是真的。

“人渣！还不快给我滚出去！” 林进安边骂边将床单盖在商芷欣的身上。若非不愿商芷欣的清誉受损，他不报警处理才怪。哼！真是便宜了这个败类！

“是！是！” 凌文生慌忙拾起地上的衣物，头也不回地冲到走道上，狼狽地穿着衣物。天晓得他若待在厢房内穿衣服，还会不会被 K？

“主人，你在哪？这边还有一个。” 听完小妹的招供，小何立刻毫不犹豫地报警。

刚报警完，就看到贺伯雄神色仓皇地从二楼跑下来；而小何当然很英

勇地将他制伏住，并五花大绑后才走上二楼，孰料，一上二楼即看见衣着未整的凌文生。哈！不用想也知道他是余党之一，当下一个小擒拿，小何就轻松地箝制住凌文生。

“我不……哎呀！痛死人了！轻点，轻点。”以为逃过一劫的凌文生，哀号地叫道。

唉！他今天是走啥楣运？真是祸不单行呀！

“小何，快去把车开过来！”尚未替商芷欣穿好衣物的林进安，闻声忙到走道命令着。

“主人，警察待会儿就来了。您放心，这些坏人一个也别想逃。”小何正义凛然地报告。嘿嘿！今天他可立了大功。

“警察？该死！你居然报警……快，快去把车子开过来！”林进安闻言，差点没晕过去。此刻不是昏倒的时机，他必须在警察来之前带她远离此地，否则他和她可会牵扯不清呀！

“那他……”小何困惑地望着被他抓住的凌文生。奇怪？他抓到犯人，怎么主人好象不甚开心？

“把他打昏就行了。”林进安火大地撂下一句，即走向厢房内火速替商芷欣穿好衣服。同时耳边亦传来“碰”的重物倒地和某人的跑步声时，他不禁无奈地长叹一口气，且注视着商芷欣昏睡却泛着红彩的面容。而那红彩……不知道是不是他眼花，他竟觉得那红彩有逐渐增红的模样！怎么回事？商芷欣应该只是被迷昏吧？但为何他总觉得她似乎不太对劲……啧啧！他还是先把她送回家去，幸好这里离她家仅有二十几分钟的车程。

伸手将她轻轻抱起，林进安大步迈出厢房，即看见昏倒在地上的凌文生。唉！原想放他一马，岂料他仍是难逃法网？莫怪人云：“举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的人一定会有报应，毕竟，人在做，天在看。

感慨地走向楼梯，甫到一楼就看见绑得像个肉粽的贺伯雄正怒瞪着改过自新且负责看守的小妹，林进安不禁暗自摇头朝大门走去。

“主人。”小何将林肯轿车驶达怀春茶坊大门口并从驾驶座走下来，即看见林进安抱着商芷欣走出大门。

“小何，这里就交给你处理，我先把商老师送回去。记住！千万则跟警察提到商老师。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打我的行动电话。”林进安边吩咐，边将商芷欣给放置在后座，人亦走进驾驶座。

“是的，主人。”小何点点头，目送着轿车离去。幸好上天保佑他们及时赶到，否则商芷欣就被玷污啦！

热！热！

体内如万马奔腾般的热意令商芷欣难受得张开双眼，并用双手扯开身上的衣物，但手一触及胸脯，一股火辣辣的快感直冲脑海与四肢百骸，并聚集在下体时，她不禁发出一声喘息；一股紧绷的感觉像炙火般的在体内流窜、燃烧……她觉得疼，但又不真的疼，而随着手到之处，均有难以言喻的狂喜与刺痛感等待舒解。

“商小姐，你醒了。”听到后座传来的喘息声，林进安透过照后视镜观看红得如关公的商芷欣。待发现她居然在脱衣服时，他猛然踩住煞车，并伸出手来制止她的行为。

啧啧！这是怎么回事？幸好轿车已驶离市区，并离位于澄清湖后方的商

家不到五分钟的路程。这一段路少有人烟，否则这商芷欣在轿车里罗裳尽解，怕不给人看光了才怪，而他则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啦！

“嗯……”林进安抓住商芷欣的手时，她只觉得一股清凉感拂过全身。哦！她需要更多更多的清凉，来浇灭体内那股莫名其妙的酷热，她需要……她需要……

“商小姐……商……”当商芷欣坐起身，用面颊来磨蹭他的手臂时，林进安大吃一惊地欲抽回手，却赫然看见商芷欣狂乱中常着淫欲的眸光。这眸光他并不陌生，但其所代表的意义却是儿童不宜。难道商芷欣是吃了春药，而非迷药？或者是两者皆有？就在他分神之际，被欲火烧得迷失心智的商芷欣，干脆整个人爬到驾驶座，压在林进安身上，享受那无与伦比的清凉。

“不行！商芷欣，你清醒一点，商……”林进安未料到商芷欣会冲到驾驶座，一个措手不及，她已跨坐在他腰上。他的视线非但与那浑圆饱满的乳房相接触，就连脸庞，亦因她疯狂摆动的身躯而无可避免地kiss到；同时，他发觉自己的身体立刻起了化学反应……哦！天可怜见！他终究只是个普通的正常男性，商芷欣处女的芳香与赤裸的曼妙胴体，再加上她毫无经验的扭动，林进安顿觉理智渐渐被冲动给取代。

“嗯……好热……我要……”商芷欣炙热难当地低喃道。当她发觉那能令她凉爽的物体正死命地想逃离她时，她第一个反应就是--阻止它；下意识地，她伸手摸索能制伏住物体的工具。当手触及一个长形且略沉重的金属物品，她当场毫不犹豫地拿起就往物体重重击去；待物体发出惨叫声，且动也不动地靠在椅背上，她才满意地扔掉手中的凶器，剥掉阻挡她清凉的衣物后，又疯狂地扭动身躯……

兴奋的身躯和亢奋得急欲纾解的下体，使被击昏过去的林进安仅昏迷了数分钟即清醒过来。昏沉沉的脑袋和身体的原始反应，使他顾不得额头上所流下的腥热液体，就自然挺腰进入那一直挑逗着他的女性幽谷。当穿过一层薄薄的膜，耳边传来女子的尖叫声时，昏沉的脑袋如遭一桶冷水当头兜下，却为时已晚。令他感到可耻的是，当他进入那紧绷如天鹅绒般的信道时，一股巨大的狂喜就像电流一般贯穿全身；而他的思维则一直呐喊着“勇往直前”……唉！他不但未停止动作，反而反客为主地更加卖力地运动，因为商芷欣的淫叫声、疯狂的扭动，以及狭窄的空间……说实在的，这种经验和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而那话儿更是如受鼓舞般的猛抬头挺胸，理智早就给远远抛到九霄云外去……

随着数番云雨，药效逐渐退去的商芷欣，在极度不适的酸痛中缓缓清醒。待视线触及裸露的男性胸膛和赤裸地趴在男人身上的自己时，宛若青天霹雳，整个人如被火烧着般的爬离驾驶座，并火速穿好衣物。此刻，一具染有血迹的移动电话映入眼帘，商芷欣忙不迭地侧转过头，却赫然发觉那男子整脸都是已干涸的血渍。恍恍惚惚中，她似乎有拿某物狠狠地敲击……天呀！她该不会把这男人给……奸杀了吧？

此一认知，令商芷欣顿觉脑袋一片空白，“逃”的想法窜上心头，本能地打开车门拔腿就跑。由于她心慌得只想尽速逃离现场，因此未发现这辆车是她所熟悉的林肯轿车。

轿车的关门声惊醒了因过度运动而沉睡的林进安。当车窗外那跑得飞快的背影映入眼帘时，下意识地，他准备打开车门就追；待发现自己未着寸缕，他唯有打消念头，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视线中，无奈地寻找自己的衣

物。商芷欣！他愈不想与她有所牵扯，却偏偏愈无法避免地和她接触。如今……看来他只有认命地接受这个事实，反正小家伙非常喜欢她，而他……至少并不讨厌她。

林进安徽叹一口气地抬起头，视线迎上照后镜中所呈现的面容。My God！他的脸上怎么都是血？看来，商芷欣是被他这副尊容给吓得逃之夭夭。唉！幸好这里离她家并不远，不过他现在得先回家一趟才行，因为他的衣服已皱得无法见人，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做过啥事；虽说他一开始是被强暴的受害者，但那也仅仅是一开始。唉！男人哪！

那话儿脆弱得根本无法抗拒诱惑与逃逗；当然，他若没被敲昏过去，事情或许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还是先回家再说吧！

“什么！？你杀了人？还强暴人？”楚意涵难以置信地盯着一脸灰白的商芷欣。当她一接到商芷欣的电话，就急忙向老姊请假奔回家中，并把等候多时却脸色发青、一身狼狈的她给带回卧房。如今，尚来不及查问她辞职的原因，即被她所宣布的消息给震慑住。

商芷欣罪恶深重地点点头。事实上，在她跑离犯案现场时，她才突然想到那被她打得头破血流的男子或许尚未死亡，不想回头……最后仅只是打电话通知医院。此刻，真不知他是生是死？但话说回来，她明明是在怀春茶坊里和凌文生泡茶，怎么会变成全身赤裸地在一辆轿车的驾驶座里？她努力地想唤起记忆，无奈脑袋却一片空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芷欣，你……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楚意涵无法接受地问道。一个处女去强暴男人……这点她能“勉强”接受，因为商芷欣原本就打算找个男人“破功”，但杀人……这怎么可能？

“意涵，我看我还是去警察局自首好了。”商芷欣沉重地说。犯了罪理应承担法律的制裁，而那男人……此刻回想起来，她竟有种面熟的感觉。呀！他该不会就是凌文生？想她最后的记忆就是跟他在一起，而且当时她逃离轿车的位置亦在她回家的道路上……嗯！那男人九成九是凌文生没错。但她为什么会想杀他还强暴他？她明明是在茶坊和他泡茶、聊天哪！

“自首？不行！事情还没弄清楚，那男人到底有没有死也不晓得，你干嘛急着去自首？”楚意涵不以为然地反对，因为，她总觉得此事大有蹊跷。商芷欣在茶坊喝茶到轿车里的这一段时间竟毫无记忆，难道是她所喝的茶有问题？怀春茶坊的老板是此地公认的大好人之一，照理说，茶水应该是没有问题……莫非是那凌文生暗中动了手脚？他若真动了手脚，又怎么会把车停在商芷欣回家的路上而非宾馆呢？这点姑且别论，商芷欣的强暴应正合他意，但他又为什么挣扎反抗呢？简直说不过去嘛！奇怪？真是太奇怪了！

“但是……”

“芷欣，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楚意涵愈想疑点愈多。但若想了解这整件事的真实过程，恐怕只有那生死未卜的受害人最清楚；当然，她敢肯定商芷欣绝对是被人下了药，否则她好端端的，怎么会毫无记忆？还强暴人呢？

“是很奇怪，可是我--”

“别可是了，你赶快打电话去那家医院问，看看他究竟死了没有。”楚意涵猛然打断商芷欣的话并催促着。毕竟这事情的过程，还没有杀死人来得重要，而强暴……说真格的，应属女人较吃亏吧！

“哦！”商芷欣拿起电话拨号，待电话接通，便直接询问，而所得的结果令她相当纳闷。说了声“谢谢”之后，她若有所思地挂上电话。

“怎么样？他死了没有？”楚意涵焦急地问。

“我不知道。”商芷欣茫然地摇摇头。

“你怎么会不知道？哎呀！医院那边究竟跟你说了什么？你快说呀！”楚意涵气急败坏地追问。人命关天，她可不愿意自己的好朋友去蹲苦窑。

“意涵，你别急嘛！我说就是了。”商芷欣忙安抚她。说实在话，在听到医院的回答后，她的思绪益加紊乱，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却缓缓平静下来。

“那你快说呀！”楚意涵心急如焚地猛翻白眼。唉！皇帝不急，倒急死太监！瞧，她担心死了那男子送医后的结果，而商芷欣反倒一副悠哉的神情。啧啧！她这是为谁操心为谁烦哟！

“他们说救护车抵达现场时，压根儿没有看到伤患，害他们白跑一趟。”商芷欣困惑地说明。她走了将近十几分钟的路程，才有一家商店愿意借电话给她；若那男子自行清醒，除非他家亦和她属同一方向，否则他回市区，绝对会经过这家商店哪！虽说她“落跑”时没注意看他的轿车型式，但在商店门口站了近三十分钟，却未见那辆轿车从她眼前经过，所以那男子应该是仍“昏”在失事现场，可是……现在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难道他真的就住在她家附近？但先前在茶坊聊天时，凌文生表示他并非住在澄清湖附近……那男人究竟是谁？

“太好了！那他应该没死，你也不用去警察局自首啦！”楚意涵开心地拍手叫道。

还好，总算雨过天青。她就说嘛！没道理失了身还得被抓去坐牢，那也未免太“衰”了……蓦然，一个想法窜上脑海，她不禁害怕地叫道：“芷欣！你强暴那个男人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避孕措施？”

“避孕……天哪！我不知道。那时昏昏沉沉……我应该没有做避孕的……意涵，我该怎么办？我会不会中标？我……完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商芷欣顿时惊慌失措地叫着。刚刚净顾着那男人的死活，压根儿忘记自己可能会面临的遭遇。

天哪！她该如何是好？

“别慌，冷静一点。你应该没有那么倒霉，就算你真的那么倒霉，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别担心。”楚意涵赶紧抱住商芷欣，轻拍着她的背部，并柔声安抚。

“你是说堕胎？天啊！那怎么行？意涵，那可是一条小生命耶！”商芷欣震惊万分地抬起头，她无法相信好友会如此残忍地暗示她。

“难道你想做未婚妈妈？还有，你不是喜欢林进安？你若大着个肚子，你想他会跟你交往吗？芷欣，你别傻了！你知道吗？林进安好象已经改变心意要娶老婆，而你可是最有希望的新娘人选哪！”楚意涵试着点醒她。唉！好不容易事情出现转机，偏偏商芷欣发生这种事。男人对女朋友和妻子的要求可是截然不同的，林进安会娶一个失贞的女人来做妻子吗？她实在无法乐观。

“新娘？我……”商芷欣难以置信地望着楚意涵，再比比自己，后者则回以坚定的笑容。

“芷欣，你先别想这么多，反正你有没有怀孕现在也无法得知，你还是先想想如何追求林进安。对了，他不是说你若不是处女，他就愿意和你交往

吗？”楚意涵故作轻松地说。事实上，她一点把握也没有，毕竟她不是林进安。虽然她觉得商芷欣和林进安可能没有结果，但事情已努力到这个地步，说什么都不能轻易放弃，搞不好林进安并不在乎妻子是不是一个处女也说不定。

“是呀……不行！”商芷欣轻咬着唇瓣，沉重地说。她爱林进安，原本她是抱着失去处女之身好与他交往的心态，但真的失去贞操之后，她发觉自己好肮脏、好污秽……她根本无颜见他，更遑论和他交往，或做他的新娘；一个不纯洁的女人如何能穿上洁白的新娘礼服？她不配！

“不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楚意涵一头雾水地问道。难道商芷欣不是喜欢林进安吗？不然这“不行”所为何来？她简直被搞糊涂了！

“我不能跟林进安交往。”这句声明狠狠刺痛了商芷欣的心。唉！她错了。莫非她脑袋里一直存有失去贞操的念头，所以天罚她真的失去贞操？这是报应呀！报应她对那一层薄膜的不尊重，如今后悔也为时已晚了。

“你不能跟林进安交往？”楚意涵惊诧地重复问道。是她听错了？还是商芷欣真的这么说了？

“嗯。”商芷欣沉重地点一下头。想不到她的单恋竟是因此而宣告终止，更可笑的是，她原想以此来发展她的恋情……她真的好喜欢林进安，好喜欢好喜欢，如今只能将这分爱意深埋在心中。

“为什么？”她没听错，楚意涵错愕地问道。那个对林进安一见钟情的商芷欣，真的是她眼前的这个商芷欣吗？

“因为我已不是处女。”商芷欣哀伤地侧转过脸，泪水无声无息地自眼角缓缓流下。

哦！她的心好疼哪！为什么一说要放弃林进安，她的心就好象被某物给紧紧纠结住？

“你不是处女？那不是正如你所愿吗？”楚意涵困惑地注视着潸然落泪的商芷欣。

早上的她还困扰着要如何摆脱处女之身，现在愿望真的达成，她反而像乌龟般缩回壳去……这岂非自相矛盾？她究竟在搞什么鬼？

“我……意涵，你不懂啦！”商芷欣难过地摇摇头，泪水更加无法遏止地狂流。

“我是不懂，但你哭就有用了吗？前几天是谁告诉我要效法国父十一次革命的精神，遇到困难会愈挫愈勇，绝不轻易放弃？现在眼看着事情燃起一丝希望，你居然要放弃！

原来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林进安，都是骗人的！”楚意涵火大地斥责道。

“我没有骗你，我真的很喜欢他，可是……”商芷欣闻言，忙不迭地申诉，但话到舌尖又苦涩地咽了回去。唉！这实在是一大讽刺，叫她情何以堪？

“别可是了。芷欣，你听我说，现在的医学非常发达，你大可再造处女膜，反正你失身的事除了我和那个男人之外，别人都不晓得；只要我们不说，林进安绝不会知道的。”楚意涵正色地建议。

“不行！这是欺骗的行为。”商芷欣一征。处女膜可以再造，但她的心呢？

“好吧！就当我说。反正是你喜欢林进安，要放弃他，也是你的自由。”楚意涵火大地声明。她和林非凡费尽心机才改变林进安的想法，如今没有了女主角……早知如此，就该贯彻自己的决定别帮助她。唉！最可怜的就是她失去的脑细胞同志，就这么白白地牺牲了。

“意涵，我--”

“我不想听，反正那已成为过去式，现在你还是想想自己吧！”楚意涵无奈地打断商芷欣的话。老实说，商芷欣放弃了也好，毕竟一开始她就认为他们两人不会有圆满的结果。况且，林进安似乎对商芷欣也兴趣缺缺，就算她真的嫁给林进安，她会幸福吗？

“我.....我不知道。意涵，我的心真的好乱。”商芷欣烦躁地用手臂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哭”的确无法改变事实，但她控制不住呀！

“芷欣，你先好好休息，或许等你充分休息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瞧商芷欣一脸彷徨无助的神情，楚意涵不忍地建议。一个好女孩就这么毁了，哼！她绝对要把那个下药的男人给揪出来不可！

“哦！”楚意涵此言一出，商芷欣顿觉一股浓浓的疲倦感涌上四肢百骸，而赶紧爬上床。经过一下午的体力透支与精神紧张，当她的身体一接触到柔软的床时，立刻就人事不支地昏睡了过去。

望着商芷欣沉睡却显得疲倦的容颜，楚意涵愈看愈心疼，也愈火。没人可以欺负她的好朋友，这件事她绝对要查个水落石出，好还商芷欣一个公道，犯人休想逍遥法外！

一思及此，她迅速离开了卧房.....

第六章

坐在轿车里舒适的沙发椅上，林进安透过车窗，神色凝重地注视着沿路的街道，顿时陷入沉思。

昨天下午，他才刚回家换好衣服，且请家庭医师缝好头上的伤口，就被周巧茹一通急电给火速唤回公司；等事情处理好，已是月高高升。待他打电话到商家，却获悉商芷欣在朋友家过夜时，脑海中无法克制地浮现出中午欢爱的情景.....那疯狂又火热的曼妙胴体，让他尝到欲仙欲死般的狂喜。当然，她会强暴他，一定是受到药物的影响，不过.....被强暴的滋味还真不错；但相对地，他必须负起责任。唉！也罢！最起码娶了她，小家伙这半年来的革命就会到此告一段落，那他的牺牲还算值得。

说到小家伙.....林进安赫然发觉这一路上，林非凡竟安静得离谱。瞧他一脸落寞又黯然神伤的模样，看样子八成是楚意涵教的；不过能让聒噪如麻雀般的他闭上尊口，由此可知，小家伙想要一个母亲的渴望是多么强烈。

“非凡。”他轻叫一声。看在小家伙这么“努力”的分上，他实在不忍心让他“痛苦”下去；不过，吓一吓他仍有必要，谁叫他竟和外人联手来设计自己的亲爹呢？

林非凡哀怨地望了一下林进安，然后缓缓移开眼眸。天呀！若非昨晚临时看连续剧恶补，他还真不知道要如何和平常不一样；当然，只希望他牺牲了最爱看的卡通影片的代价是值得的，否则.....

“非凡，爸爸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压抑住满腔的笑意，林进安正色地说。

“什么好消息？”林非凡提不起劲地问。这一路上的无声，简直令他痛苦到了极点。

唉！只希望赶快抵达乐儿幼儿园，他好恢复往日雄风，畅所欲言。

“你不是想要一个妈妈？爸爸决定完成你的愿望。”林进安神色自若地宣布。

“爸，你……你说的是真的吗？”林非凡如遭电击地迅速抓住林进安的手，难以置信地大叫。

“当然是真的，爸爸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呢？”林进安无奈地笑着说。

“爸，你真好，我好爱你哟！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林非凡欣喜若狂地抱住林进安，撒娇地连声赞美。哈！听楚老师的话果然没错；瞧，这成果简直快得惊人，实在令他好生佩服。

“非凡，你觉得楚老师如何？”小家伙的举动令他有片刻的良心不安，但一想到连日来的被设计，说什么他也得讨回一口气。

“楚老师？她很好呀！”林非凡开心地回答。

“哦？那她做你的妈妈……你认为如何？”林进安好整以暇地问道。说实在话，楚意涵的外型较吸引他，只可惜……

“楚老师做我的妈妈？爸，你是在开玩笑吗？”林非凡呆愕地紧盯着林进安看似认真的脸。天呀！他老爸似乎是认真的。虽然楚意涵的聪明令他佩服，不过她的“凶”也是有目共睹……开玩笑！他需要的是温柔又疼爱他的好妈妈，而不是一个极可能会虐待他的“恰查某”呀！

“怎么了？你不是说楚老师人很好，那她做你的妈妈有什么不对吗？”林进安故作不解地问道。想那楚意涵和商芷欣，一个就像娇艳的玫瑰，一个则像清新的海芋；凭心而论，海芋是较玫瑰适合持家，莫怪小家伙一心向在商芷欣身上。若非占有了商芷欣的童贞，论私心，他或许会全力追求楚意涵；不过，和商芷欣做爱的感觉倒满令他回味无穷……想不到在那纯真的外表下，竟有一超强火辣的胴体。啧啧！人还真是不可貌相呀！

“当然不对！爸，楚老师她人是很好，可是她很凶耶！我不要凶妈妈，我不要！”林非凡焦急地声明。妈呀！若真要楚意涵做他妈妈，他宁可保持现状；反正这两年来，他也习惯得差不多了，只不过内心仍有一丝遗憾。

“哦，原来楚老师很凶呀！可是我看你好象常常跟她黏在一起。”瞧小家伙一脸惶恐至极的神情，林进安不禁揶揄地提醒他。看样子，他若再“努力”一下，他们两人的合作关系不破裂才怪！

“才没有呢！我是跟商老师常黏在一起，而不是楚老师。”林非凡极力撇清。这攸关他未来的幸福生活，说什么他都得将楚意涵给三振出局。

“商老师呀？她人是很好，可惜……”林进安若有所思地顿口。事实上，他虽决定娶商芷欣，但商鹏飞那一关不好过；若让他知晓他已占有他宝贝女儿的童贞，他不将他挫骨扬灰才怪。唉！单瞧他每周为商芷欣开的相亲宴的名单中，均无他的分即可知。一个鳏夫，而且又声名狼藉……唉！他可以想见自己去提亲的结果。

“可惜什么？爸，人家喜欢商老师，人家要商老师做妈妈啦！爸，求求你，爸……”林非凡忙拉住林进安的手臂，撒娇地猛摇个不停。敢情商老师也在他的母亲名单中？

“非凡，商老师的家世并不亚于我们，所以你想要商老师做你的妈妈，恐怕……”林进安微蹙着眉解说。他该如何让商鹏飞点头答应这门亲事？恐怕得费一番心思。

“爸，我知道你最行了，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你；爸，我说的对不对？”

林非凡大灌迷汤地赞美。无论如何，他就是认定了商芷欣做他的母亲。

“非凡，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林进安促狭道。唉！他的右手臂简直快被摇散了，小家伙啥时也学会这一招？

“爸，我没有拍你马屁，我说的全部都是实话。爸，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棒的，所以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对不对？爸？”林非凡脸不红、气不喘地盯着林进安面无表情的脸。哼！老狐狸就是老狐狸，他这么拼命地赞美，老爸仍完全无动于衷，实在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而他的这一番话，不知道起了作用没？

“是吗？不过何必要这么麻烦，楚老师……”林进安故作不解地道。唉！他到今天才发现，小家伙有一张比蜂蜜还甜的小嘴。

“爸，人家喜欢商老师嘛！”林非凡紧张地大声宣布。糟糕！虽然他的希望能实现，但人选却和他所想的有着极大的出入。楚意涵……敢情他老爸喜欢凶女人？啧啧！这品味委实有待商榷。

“你这么坚持要商老师，那爸爸就考虑考虑好了；喏，幼儿园快到了。记着！千万别再惹事生非，否则我就不考虑了，相信你应该听得很明白。”林进安淡笑着警告。这小家伙！才认识商芷欣数天而已，一颗心就全悬在她身上。嗯，想想还真令他吃味。但话说回来，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林非凡闻言，欣喜地猛点头。他老爸肯考虑，就表示商芷欣有希望；不过为以防万一，到幼儿园之后，他必须和楚意涵做个沟通才行。

轿车缓缓驶达乐儿幼儿园大门口，林非凡火速拿起书包，打开车门就往大门冲去。

“小心点！”林进安又好气、又好笑地叮咛，也跟着走下车。他还有些事要找楚意涵，毕竟商芷欣昨夜极有可能就留宿在她那儿；相对地，昨天下午的事情，商芷欣也极可能告诉了她。

“爸，你为什么下车？你不是要上班吗？”眼角余光瞟到尾随于后的林进安，林非凡狐疑地停下脚步。奇怪？他老爸怎么也跟着下车？莫非……

“我有事要找楚老师。”林进安环视站在大门，呈一列的老师们道。奇怪？楚意涵人呢？

“什么！？你要找楚老师？”林非凡大吃一惊地叫道。完了完了，他老爸喜欢楚意涵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还多一点。事到如今，他唯有和楚意涵划清界限，以示他不喜欢她的决心。唉！为了商芷欣，他只有暂时对不起楚意涵了；等到商芷欣真的做了他妈妈，他再和她重修旧好，相信时间应该不会很久。

“林先生，楚老师今天请假呢！”曾雯雯巧笑倩兮地回答。啧啧！这林进安不是找商芷欣就是找楚意涵，难道幼齿的真这么受欢迎？

“请假？”林进安略一思索即走向轿车，林非凡则安心地松了一口气。

上天保佑！楚意涵请假，他老爸只有乖乖回去上班；当然，他想和她划清界限的事必须等到明天。明天他又能见到商老师了……哦！真希望明天赶快来。

拎着两份早点的楚意涵，困惑地注视着正停在她家大门前的加长型林肯房车。这辆车她并不陌生，可令她不解的是--林进安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是来找人的吗？

“楚小姐。”已走出轿车的林进安沉声叫道。看来，他的运气不错，才刚

抵达楚家，就遇见楚意涵买早点回来，省去他等候之苦；当然，若她合作一点，或许他还能及时赶回公司主持早餐会报。

“林先生，真巧啊！”楚意涵狐疑地打声招呼。

“巧？楚小姐，我可是专程来找你的。”林进安苦涩地回道。在发生昨天那件事之后，他必须尽快见到商芷欣，毕竟，她“落跑”时的神情令他相当困扰；况且，既然决定要娶她，速战速决和不择手段，向来是他一贯的作风。

“专程？哦！那可真不敢当。不知道林先生专程来寒舍有何指教？”楚意涵错愕地回道。乖乖！她是不是听错了？林进安居然专程来她家找她！有没有搞错？说实在话，她和他根本一点交情也没有，专程？她还真有点被弄糊涂了。唉！幼儿园正式开课也不过数日的光景，她身边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惊奇事件……虽然她不是这些事件中的女主角，但亦无法置身事外，谁叫她是事件女主角的好朋友。不过这些事件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发生，经她思来想去的结果，都是面前这个“俊男”祸根害的；若没有他，生活想必会太平许多。

“我不想拐弯抹脚，商芷欣人在贵府吧？”林进安开门见山地说。

“芷欣！？你……你是来找她的吗？”楚意涵一征，相当难以置信。林进安居然专程来找芷欣！这可能吗？如果可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事情似乎有点诡异。

“她果然是来找你了。”林进安缓缓道。奇怪？瞧楚意涵的反应，她似乎并不晓得他和商芷欣昨天下午发生过的事，否则以她火爆的脾气，刚刚她就极可能会炮轰他；但直到此刻，她仍然是一点怒意也无。

“芷欣是来找我没错，不过……”楚意涵纳闷地顿口。林进安来找商芷欣，代表他们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但此刻的商芷欣却不宜见林进安，毕竟商芷欣内心的创伤不是短时间就能痊愈的。相对地，她若让他们两人接触，事情很可能就到此告一段落，这……

“楚小姐，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她，麻烦你开门让我进去好吗？”林进安沉声请求。

“不好。很抱歉，芷欣现在不想见客，请你回去吧！”楚意涵摇摇头，下逐客令。

无论如何，她都得想办法撮合商芷欣和林进安，所以在说服商芷欣改变心意之前，她不能让他们两人见面。

“楚小姐，她会愿意见我的，麻烦你转告她一下好吗？”林进安微蹙眉地说。奇怪？照理说，楚意涵和小家伙联手设计他的目的，就是想撮合他和商芷欣。如今他自动送上门来，为何她却不让他见商芷欣呢？

“芷欣现在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你。林先生，我老实跟你说，芷欣昨天发生了一点事，心情一直很糟糕，所以……还是请你先回去吧！”楚意涵无奈地说明。唉！老天也真会捉弄人。若商芷欣昨天没发生那种事，相信林进安今日的来访，会使两人的关系大有可为；如今……只有将时间往后延喽！当然，这段时间请保佑林进安别看上某位女性，否则……

“她有没有告诉你她发生了什么事？”林进安了悟地问道。看来，楚意涵并不知晓是他夺走了商芷欣的贞操，欲知晓商芷欣昨天发生了何事。但令他猜不透的是，商芷欣为何要隐瞒他的姓名？她又是如何向楚意涵述说事情的经过？

“林先生，恕我无可奉告，你还是改天再来吧！”楚意涵脸色一沉地道。

开玩笑！

那种事她能明白地告诉他吗？话说回来，林进安的来访实在非常奇怪。昨天的他还一副急欲和商芷欣划清界线的模样，今天却专程到此要见商芷欣，这究竟是为为什么？而昨晚她赶去怀春茶坊，却只看到督察查封的条子，而扑了一个空……这种种的疑惑，是否有某方面的关联呢？

“楚小姐，既然你执意不肯为我传达，那就算了。不过有一句话，麻烦你转告她--事情总要解决，逃避不是办法。”林进安不以为忤地交代完，即转身步入轿车内。当轿车缓缓向公司方向前进，他的思绪却陷入一团混乱中……

另一方面，楚意涵见轿车驶离家门，她即慌忙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一路直冲卧房。

甫冲到卧房门口，房门却毫无预警地由内往外打开；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楚意涵当场尖叫出声，手上的早点也差点甩飞出去！

“意涵，发生什么事了？”商芷欣一打开卧房门，就被楚意涵高分贝的尖叫声，以及偌得脸色微白的模样惊得担忧地问道。

“没……没事，我是被你突然开门吓到。”楚意涵惊魂未定地说明。妈呀！人吓人，还真是会吓死人！

“我突然开门……”商芷欣一呆。她开个门也能把她吓成这副德性，她长得有这么可怕吗？

“哎呀！别研究那个，你知道我在大门口遇见谁了吗？”楚意涵赶紧将商芷欣拉回卧房，并神秘兮兮地说。事实上，林进安要她传达给商芷欣的话，她还真是有听没有懂。

什么事情总要解决，逃避不是办法？这句话的含意，分明是两个人之间有着恩怨情仇嘛！

但据她所知，这“怨”、“仇”应不可能，至于“恩”嘛……这恩需要用到“解决”这个字眼吗？若是“情”，昨天之前，她敢用项上人头担保林进安对商芷欣压根儿一点男女之情也无，如今他非但专程来此找她，还撂下那些令人百思不解的话……这其中必有缘故。难道商芷欣并未对她说实话？不，不可能！同窗五载，她太了解她的个性了。天呀！她真的被弄糊涂了！

“遇见谁？刘德华吗？”瞧楚意涵晶亮的眼睛，商芷欣边拿起早点，边随口回道。

心情是很糟糕，但五脏庙可不能忽视。

“若是刘德华，这方圆百里早挤得水泄不通啦！哎哟，我告诉你吧！是林进安。”楚意涵无趣地宣布。真遇见刘德华，她不冲上去要签名照才怪！天王巨星耶！可惜她是遇见林进安。不过话说回来，商芷欣一出社会就遇见心仪的男人，而她的白马王子却杳无踪迹。唉！她的要求也不高，无须帅哥俊男之貌，只要老实正直，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看得顺眼；瞧，这么简单的择友条件，爱神或月老竟不成全。唉！枉费她平日还满欣赏他们，如今看来，得打点折扣喽！

商芷欣刚咬一口早点，闻言惊诧得欲开口；孰料食物顺势滑入喉咙，便在食道中，当场顿觉吞咽困难地用手抓着脖子叫道：

“唔……唔……”

“芷欣，你别吓我！”楚意涵见状，忙大力拍着商芷欣的背部，紧张地叫道。哪按呢？吃个早点也会噎着，由此可见，林进安对她的影响力有多大。

“唔……咳……咳……”背部遭受的重击，使梗在商芷欣食道中的食物因震动而往下滑落。获得自由的咽喉在接触到清新的空气后，无法遏止地咳嗽起来。

“芷欣，你……”看着咳得满脸通红的商芷欣，楚意涵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天呀！她还是尽快将她送去医院，否则有个闪失，她还真担待不起。

“咳……我……我没事。”商芷欣边咳边说。

“你真的没事吗？”楚意涵相当怀疑地说。

“真的啦！”咽喉终于恢复顺畅的商芷欣，忙挤出一丝笑容宣布道。呼！若无楚意涵那及时的一拍，她恐怕已一命呜呼。

“真的吗？”楚意涵仍然无法放心。没办法，商芷欣这五天来所发生的意外，比她认识她这五年中加起来的还多，而且都非常严重，所以叫她怎么放心嘛！

“哎呀！别管那个，你刚刚说你在门口遇见谁？”商芷欣迫切地问道。此时此刻，林进安的消息比她的死里逃生要来得重要许多；虽然她已无资格去获取他的青睐，但爱他的心依然不变。

“刘德华啊！”楚意涵没好气地揶揄。莫怪有人云：“有了异性没了人性”；她为商芷欣差点翘辫子的事是心急如焚，到头来她却惦念着“查甫的代志”。哈！敢情这五年来的友谊，竟比不上一个仅认识五日的男人？男人！哼！

“意涵，你别这样嘛！我是……”瞧见楚意涵的“臭”脸色，商芷欣暗叫糟糕地准备解释。

“行了，我不过是开开玩笑，瞧你这么紧张！没错，我在门口遇见你的白马王子--林进安了。”楚意涵暗叹一口气，才打断商芷欣的话。啧！她什么吃味？友谊与爱情，原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林进安！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大门口？”商芷欣纳闷地询问。事情似乎有点奇怪？难道他是来找楚意涵？毕竟这里是楚家。

“那就要问你啦！”楚意涵“莫宰羊”地耸一耸肩，并将问题丢还给商芷欣。老实说，她也好奇死了，正等着当事人来满足她的疑惑。

“问我？”商芷欣莫名其妙地瞪着她。她有没有听错？她又没遇见林进安，问她？唉！她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楚意涵分明是在寻她开心。

“对呀！他跟我说他是专程来找你，不过我想你心情恶劣，所以就把他赶走了。”楚意涵三言两语就交代完毕。当然，她还有话未说，那得等瞧过商芷欣的反应与神情后才能公布，因为，她想看看商芷欣究竟有无隐瞒部分实情。

“他专程来找我？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他为什么会来找我？”商芷欣难以置信地反问自己。他对自己前晚的示爱备感困扰，现在却又专程来找她，这究竟是为什么？

“对了，芷欣，他还要我传达一句话给你。”商芷欣一脸迷惘。她无须问也明白商芷欣并未对她有任何保留，想到自己适才欲试探的心，她就感到汗颜。

“什么话？”她想破了头，也不明白林进安为什么会“专程”来找她？是为了把拒绝的话说得更仔细吗？真要拒绝，有必要如此刻意吗？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他说‘事情’总要解决，逃避不是办法。”楚意涵缓缓转述林进安的话。说实在的，在看了商芷欣的反应后，这番话是愈听愈令人百思不解。商芷欣

和林进安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事，竟严重到必须立刻解决的地步？还有，他的“逃避”一辞所为何来？商芷欣的逃避是因为发生了那种事，难不成林进安也知道商芷欣发生了那种事？不，这怎么可能？根据商芷欣的说法，除非是当事人，林进安压根儿不可能知道，除非他就是那个被强暴的男子……荒谬！她怎么会把他跟那个受害人联想成同一人？但林进安的家就在商家附近，而昨天他离开幼儿园的时间也满符合商芷欣失去意识的那一段时间……但是林进安应该不知道商芷欣人在怀春茶坊，可他所说的话……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啊！

“我和他的事要做个解决？天啊！他那么在意我想要和他交往的事吗？”商芷欣错愕地叫道。尽管她觉得林进安不是为这个原因而来，但她实在想不出她和他之间有什么事？她的逃避非针对他，在发生昨天那种事情后，此刻的她确实无法面对他；当然，从今以后，她会将对他的爱意深埋在心中。

“林进安不是那么无聊的人。若真只是因为你想和他交往，他哪会专程来此找你，现在可是他的上班时间呢！”楚意涵不以为然地摇头否决。

“对呀！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你家呢？”商芷欣费解地问道。

“芷欣，你想不想知道答案？”楚意涵低头沉思一会儿后，严肃地望向商芷欣。与其在此臆测，还不如直接去问林进安。

“当然想呀！”商芷欣困惑地猛点头。有关于林进安的事，她都很有兴趣，更何况这事还有她一份。唉！可悲的是--她这个当事人竟不知他所为“何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啊！

“那就去找林进安当面问个清楚。”楚意涵正色提议。唉！一大堆的“为什么”已把她搞得头昏脑胀，当然，好奇心亦多得极须满足。

“找他……不行啦！”商芷欣惊慌得猛摇头。她的不纯洁就像一枚针般，既狠又毫不留情地刺穿过她的心，明白地提醒她是一个失贞的女人，所以她绝对不能去找林进安，她不能……

“你现在当然不行，等你心情平顺一点再去找他。对了，你明天请小何吃饭的事，还去不去？”楚意涵了解地点点头。

“去呀！是我开口约他的，况且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去多不好意思。”商芷欣无奈地说。说真格的，在经过昨天那种事之后，她实在不想去面对别人。当时她整颗心全悬在那生死未卜的受害人身上，而未会想到自己；如今……想爱的人无法去爱，一刹那间，人生似乎没了意思。但有些事她仍必须去做，譬如：请小何吃饭，以还他的恩情。

“需不需要我陪你去？”楚意涵若有所思地问道。商芷欣异常冷静的脸庞，令她心里直发毛，仿佛某种不祥的事即将要发生一样。是她多心了吗？商芷欣提到林进安时，脸上虽有浓厚的悲伤情意，但闪耀着希冀的眸光，却透露出并未死心的意味。尽管商芷欣嘴里一直强调自己不能爱他，不过内心深处……她深信商芷欣并未放弃，所以应不至于会做出厌世的傻事来；但她还是把她盯紧一点，以防万一。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商芷欣未多想就回道。不知何故，她觉得好累、好累！一想到那被她强暴的男子，她就有种熟悉的感觉；甚至那强暴的经过，她非但无一丝痛苦，反而觉得愉悦。当时人虽处浑噩之际，不可否认，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欣喜……天呀！哪有人强暴人之后竟还想再来一次。啧啧！她真可耻呀！

“好啊！”楚意涵点点头。没关系，到时她只要偷偷跟去就行了，当然，

她会特别交代林非凡。说到林非凡，不知道他进行得如何？林进安的来访跟他有关吗？嗯，她得打通电话给他，毕竟原先所拟定的计画得稍作调整了。

商芷欣担忧地瞟瞟愈见阴暗的天空，脚步则不自觉地加快。唉！本想借着散步的方式来厘清心中的烦丝，可没想到老天爷变脸比翻书还快，原来的万里晴空，瞬间密布满乌云。妈呀！若真要下雨，也等地到达目的地--“常鹤楼”餐厅之后再下吧！否则被雨淋成落汤鸡，不就糗大了？

雨一滴接着一滴地落了下来，商芷欣暗自诅咒、低头疾走……看来，老天爷并未眷顾她，眼看着雨愈下愈大，而目的地仅差一条街，这……唉！拼了！

正欲拔腿狂奔，一辆林肯轿车却发出尖锐的声响，紧急煞车地停驶在街道边。一看见从驾驶座快步走下的男子--林进安，商芷欣愣了一下，即拔腿就跑。My GOD！原以为是小何，孰料……她不能见他！

“商芷欣，别跑！”林进安略冒火地追上前去。搞什么？在雨中追人他可是头一遭，更悲惨的是，这场雨竟该死地“大阵”。等他抓住商芷欣的手臂时，两人的模样都已是名副其实的“落汤鸡”了。

“林先生，你追我做什么？”被林进安拖向林肯轿车的商芷欣，仓皇失措地问道。

上帝！她压根儿没有料到会见到他，特别是如此狼狈不堪的模样……当然，他的外表比她好不到哪去，可仍无损于他俊逸的面容……唉！都什么节骨眼了，她居然还在研究他的容貌。更伤脑筋的是，在看见他之后，规律的心跳速度就失控啦！尤其是他的手抓住她的手臂时，她的心彷彿就要跳出胸腔似的。

将商芷欣押在轿车前座上，并关上中央控锁后，林进安才注意到商芷欣身上那一袭白色雪纺纱的短洋装，早已被雨水浸湿。曲线毕露的胴体呈现在眼前的效果非但惊人，还令他脑海不由自主地就浮现出前日下午两人欢爱的画面，难以克制的冲动令他想重温旧梦；但满布在商芷欣脸上的惊惧神情却像一桶冷水，当头淋下，他不禁“努力”将欲望紧紧压住，并戏谑道：

“我追你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女人跑得愈快，男人就追得愈急？”

“林先生，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商芷欣“雾煞煞”地反问道。什么女人跑、男人追的？她连听都没有听过。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对你非常有‘性’趣。”林进安自嘲地说，嗓音却因极力压抑而略显沙哑；天晓得要压抑住那话儿是多么不仁道的一件事。

“什么！？”商芷欣目瞪口呆。这……这林进安居然说对她有兴趣！？天老爷呀！

一定是她的耳朵出了毛病，否则他怎么会跟她说这种话？或者他是在跟她开玩笑？但他的脸……那张面无表情的脸，让人实在看不出任何想法；而最吸引她的一双柔眼，此刻却闪耀着一簇炙人的火花，那火花彷彿要把她给吞噬……慌张的商芷欣反射性地低下头，以回避那双令她心悸的眼眸，却赫然发现自己春光外泄的身躯。她当场惊呼出声，双手迅速遮掩住私人禁地，而一张粉脸成了十足十的关公脸。

“有必要遮吗？反正你的身体我早就看过，也领教过了。”林进安顿感好笑地提醒她。瞧她整个人缩成个虾球，还是个煮熟的虾球呢！

“什么！？你……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商芷欣闻言，惊诧地问道。领教过？他在影射什么？难不成他跟她……这怎么可能？

“看来你倒是忘得一乾二净，好吧！麻烦你看看这个。”材进安略沮丧地用手拨开覆盖在额头上的浏海。通常他习惯将浏海用发油梳理至脑后，因为这样能使他的脸稍具威严性。如今为了遮丑，且不愿引起他人的臆语和关注，他不得不改变造型。

“啊 你的头怎么受伤了？”顺着他的手望夫，一道约五公分长的伤疤像蜈蚣般怵目惊心地盘据在林进安的额头上，商芷欣不禁纳闷又担忧地问道。

“这得感谢某人的杰作。”林进安逸出一丝苦笑，凝望着她毫无造作的脸庞。唉！

敢情她对前天的事一点印象也无？他每望及额头上的伤痕，脑中就会自动出现儿童不宜的限制级画面，而她……怎会毫无印象？

“你是说有人打伤你？他为什么要打……”商芷欣无法置信地叫道。是谁如此残忍地打破了林进安的额头？姨？林进安的额头是被打破的，情景为什么如此熟悉？难道……不！这怎么可能？但他先前影射的话，此刻想来却仿佛在明示她……天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不成他就是那个被她强暴的受害人？可能吗？她实在难以相信，但他额头上的伤痕又符合她记忆中那残存的印象……

“这就要问她啦！不过她可真是个小残忍的东西，居然用我的行动电话打破我的头，只因为我不想让她得逞。当然，她还是得逞了，而我也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唉！更没想到她得逞之后就……”林进安不胜唏嘘地调侃道，眼眸则紧盯着脸色遽变的商芷欣。

“你别说了！”商芷欣难以接受地大叫道。她竟然强暴了自己最心爱的男人，还打伤了他！这真是一大讽刺，而他想必是更加厌恶她……喔！想到他对她的看法，她恨不得撞墙自尽；无奈车门反锁，暂时由不得她。

“为什么别说？那可是事实呀！”林进安揪着一脸悔恨、窘迫的商芷欣，淡淡笑道。

对他的这一番话，看来，她全想歪了。

“事实……林先生，你究竟想怎样就直说好了！”商芷欣难堪地大吼。林进安的冷嘲热讽就像一把刀，狠狠地插在她心口上。天呀！他为何如此对待她？莫非这是前世债、今生仇吗？

“我想怎样？应该说是你让我想这样。”林进安手随话落地将完全毫无防备的商芷欣给拥进怀里。

“啊 林先生，你想做什么？”商芷欣顿失重心地惊叫道；待她仓皇失措地抬起头，却迎上一双柔得犹如黑夜子星的乌眸。那黝暗的深瞳散发出强大的磁力，深深地慑去她的魂魄；这一刹那，言语、思维统统远离心中。眼前除了他之外，再也无法容纳别物；宛若催眠般的她，不由自主地轻启唇瓣……

“你这个热情如火的小东西……”林进安轻声低喃，无法抗拒眼前这昭然若揭的“性”邀请。事实上，那话儿已压抑得欲揭竿而起，所以商芷欣的动作正合他的意。林进安缓缓低下头，饱满的雄唇狂猛地攫住那红艳艳的樱唇，如获甘泉般的恣情吻着、吸吮着，一双修长的手，亦不安于室地在她火热的胴体上疯狂地四处游走。

“嗯……”商芷欣无法遏止呻吟出声。哦！她好热……林进安的手所到之处，均泛起一股疼痛般的喜悦；尤其是他改由唇舌代替他的手抚触她的乳房时，她几乎无法承受那欲仙欲死般的快感，而忘情地用手撕扯着他乌黑柔亮的头发，希冀着更多……更多……

“嗯……呼……不行，我们不能在这里……做……”被扯痛的头皮唤醒了林进安脆弱的理智。啧！轿车停靠的位置是市区里车辆繁多的大马路之一，若非此刻下着倾盆大雨，想必已引来多事人的注意。所幸附近就有一间汽车旅馆，否则那话儿不“捉狂”才怪！不过，他得先阻止商芷欣的进攻才行，但说真格的，一张清秀纯真的脸，原就易令正常男子亢奋；而那如荡妇卡门般的妖娆身躯，无疑是男人理智的最大考验，特别是得中途喊停的状况下……痛苦呀！

“嗯……我要……”那带给他全身巨大喜悦的唇、舌、手一停止，宛如万蚁钻心的疼痛与紧绷感，使得商芷欣如逢世界末日般的呻吟哀求着。

“忍耐点，汽车旅馆就在前面；当然，等你成为我的妻子之后，我随时都能满足你。”望着如八爪章鱼般紧贴在他身上的商芷欣，林进安微喘着气声明，同时伸出手试图将她拉离身上，毕竟他的意志与忍耐力早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嗯……什么……妻子！？林先生，你刚刚说什么！？”排山倒海的欲浪霎时风平浪静，清醒过来的商芷欣惶恐又诧异地惊问道。顾不得人还紧抓着对方，她迫切地希望赶快获得答案。妻子……她真的听到了这两个字吗？唉！刚刚是意乱情迷兼欲火焚身的情况，她实在无法确定。

“汽车旅馆就在前面。”林进安揶揄地重复。瞧那双清澄的弱水秋撞，不消说，他的目的已无法完成。唉！男人与女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一旦兴奋之后，可不是喊停就能轻易停止，看来，他的痛苦还……真痛苦哪！

“不是这句啦！我明明听见……啊！”商芷欣焦急地说明，却赫然发现自己半裸地跨坐在林进安身上，当场犹如被火烫着般的爬离他身上。羞死人了！她竟然像个荡妇淫娃般不知羞耻地“贴”在男人身上；虽说林进安是她所爱的人，但毕竟“男女授受不亲”呀！

“听见什么？”林进安失笑边整理衣物边问。这商芷欣还真会脸红，已有好多年未曾看过如此容易害羞的女孩；而此刻的她和五分钟前的她，若非亲眼所见，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同一个女孩。

“林先生，请让我下车好吗？”商芷欣嗫嚅地请求，一颗头羞得抬不起来。天呀！

若林进安的眼神中有一丝鄙视，她会活不下去。

“当然……不好。芷欣，我们的事还没完呢！”林进安微微一笑，缓缓发动引擎。

“林先……”商芷欣犹未死心地开口，头仍缺乏勇气地低垂着。

“唉！该改口了。”林进安柔声打断她的话并轻踩油门，瞧向车上的时钟--十二点十分。既然无法做爱做的事，不妨就先填饱肚子，顺便告诉她他的决定，然后思索如何让商鹏飞答应他的提亲。

“改口？等等！林先生，你要载我去哪里？我和小何先生约好了，林先--”瞥到轿车快速驶过“常鹤楼餐厅”，商芷欣才忆起今日的行程而紧张地抬起头叫道。糟糕，小何和林非凡还在那里等着她呢！

“叫我进安，或是安也行。”林进安挑眉声明。这商芷欣仍搞不清楚状况

吗？都已经是他的人，还先生、先生短地称呼个不停。

“咦？”商芷欣一呆，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进安？安？

“我已经告诉他们你不会去赴约，现在我要带你去吃饭，或者你想去汽车旅馆我也奉陪。怎样？你选择哪一个？”瞧商芷欣一脸呆愣的神情，林进安略感沮丧地说明。也罢，“操之过急”乃兵家大忌。

“吃饭。”商芷欣再度呆愣得反应不过来，等她张开嘴，“吃饭”两个字自动从唇内进出后，但她仍是……反应不过来。

第七章

食不知味地享用着精致的法国大餐，商芷欣仍无法相信她会和林进安共进午餐。此刻他所说的话语，让她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自从认识他之后，这一切的一切有如置身梦中……唉！这一定是梦，眼前的景象和耳中所听见的事，全虚幻而不实啊……

“芷欣，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林进安微蹙眉，略提高音量地质问。

若非她一直低着头进攻盘中的美食，当他是隐形人般的忽视他的存在，他也不会失去控制地“大”声说话；幸好他选择餐厅中隐密的一隅，否则不引来他人的注目才怪！

话说回来，她不是喜欢他吗？可她的表现在让他无法相信她在喜欢他，反倒是未发生肉体关系前，她的态度还会令他困扰了一夜。如今……该不会是体验过就失去了兴致吧？一思及此，他突然觉得心里乱不舒坦的。

“呃……我……”商芷欣茫然地抬起头，却迎上林进安温柔中带冷光的眸子。她不禁怔忡地呆望着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此刻的他和她所羡慕的他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那冷光……令她有点胆战心惊又害怕。

“你对我的决定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过几天我会到府上提亲。”挥开心中的不舒坦，林进安刻意温柔地对脸部略显僵硬的商芷欣露出迷人的笑容。她将是他的未来的妻子，小家伙也非常喜欢她，何况他对她的身体非常渴望……所以喽！他绝不能让商芷欣对他说“不”。

“提亲！？林先生，你……”商芷欣有点无法平衡地提出疑问。上帝！眼前这一切居然全都是真的，而非梦幻。

“你叫我什么？”林进安潇洒的剑眉高高扬起。“先生”！这商芷欣究竟要他纠正多少遍才会明白？而他的耐性正一点一滴消逝掉，心中的不悦也愈聚愈多。

“林……进安……”林进安的眸光冻得商芷欣硬是将到嘴的“先生”两字给咽下，并识相地唤着他的名字。天呀！前一刻他还温柔得令她如沐春风，下一秒钟竟……她突然对自己执着的恋慕心生惶恐。诚如楚意涵所言，她对他的一切均无所知，她爱着的充其量只是他的外表，而他的外表似乎又和她所认为的有所不同……她真的爱他吗？

“看来你也没有意见，那就快吃饭吧！”瞧商芷欣脸上一闪而过的迷惘，林进安满意地露齿一笑。从现在开始，他得尽其所能去迷惑她。迷惑……他

已多年不曾主动追求女性……嗯，这想法令他开始兴奋起来。

“林……进安，你说的提亲是在开玩笑吗？”商芷欣忙提出心中的疑惑。她和他连约会都未曾有过，如今他居然要上她家提亲……这简直荒谬得近乎可笑嘛！只可惜她笑不出来。

“你看我像是那种爱开玩笑的人吗？”林进安笑问道。开玩笑？有人会拿自己终生的幸福来开玩笑吗？婚姻可非儿戏。虽说时间仓卒了点，但他却是无与伦比地认真；不结婚就不结婚，一旦结婚，自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下的决定。

“但是我跟你才……”

“唉！前几天你不是亲口告诉我说你喜欢我？”林进安笑着打断商芷欣的话道。他决定了的事情，不容许有人改变，更遑论是女主角。

“是呀！但是……”商芷欣又想回到原先的话题。

“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你已经不喜欢我了？”林进安仍是笑着打断商芷欣的“但是”。他不能让她说出她的想法，否则这桩婚事不延上一、两个月才怪！他可没那种心情与时间。

“不是的，我仍然很喜欢你……”商芷欣一征。林进安为何将这提亲和她喜不喜欢他硬要扯在一起？不过，他的笑容还真令她心醉神迷，她发现自己的思绪愈来愈不能集中了……

“你喜欢我就好了。快吃吧！餐点都凉了。”林进安满意地迅速移转话题。

“但是……”她是喜欢他，但“提亲”……商芷欣振作起欲涣散的思绪，可一望见林进安心满意足的脸而霍然顿口。她喜欢他，自然也曾幻想过要嫁给他，如今他已主动开口要去她家提亲，照理说她该欣喜若狂；但没有交往过程就直接跳到结果，委实让她无所适从又忐忑不安，最重要的一点，她真的喜欢他吗？

“嗯？有什么不对吗？”林进安装傻地问道。商芷欣显然因他的提亲而对自己的恋慕有所质疑，不过，对她的困惑，他的心竟相当不悦。她既然喜欢他，在两人发生关系后，他的提亲应是如她所期望，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莫非是嫌他那话儿不行？但她的反应明明是乐在其中，还欲罢不能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商芷欣对他的喜欢有着犹豫？

“我……那个……我人不舒服，麻烦你送我回意涵的家。”面对那张令她倾心的俊颜，商芷欣霎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唉！事实上，她的心是一团混乱，而她则无力厘清；她必须去找意涵，她一定可以解决她的困惑。反正林进安是过几天才要上她家提亲，到时她早已明白自己是“YES”或“NO”，此刻她还是别发表意见才好！

“你人不舒服，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林进安边招手示意侍者，边温柔地说。他不能阻止她去见楚意涵，但送她去楚家，情况即有可能生变。

“医院……不，我只是很累，想休息一下，不用去医院，拜托！”商芷欣忙不迭地说。她好端端的，去什么医院？但林进安却是一片好意，而这一分心意瞬间温暖了她的心，他果然是个温柔的男人。

“你不想去医院，我自然不会勉强你了。不过你得为我多保重身体，知道吗？”林进安体贴地退一步道。看来，他必须尽快找个时间和楚意涵谈谈，必要时还可利用小家伙。

“保重身体？”商芷欣听得一头雾水。保重？这是什么意思？

“是呀！那天根本没有机会让我做避孕措施，所以你很可能已经怀有我

的骨肉，毕竟……做那么多次，想不怀孕都很难哪！”林进安故作担忧地提醒她。

“怀孕……”商芷欣如遭电击，呆望着腹部。天啊！她竟忘了这个可能性，楚意涵曾提醒过她呀！如果真的怀孕，堕胎她是绝不考虑，但做未婚妈妈，又会令商家蒙羞……啊！难道林进安的提亲……

“你脸色这么难看，我还是送你去医院给医生检查好了。”那张顿失血色的粉脸，令林进安觉得心疼、不忍。他的话的确收到了效果，但那效果同时让他感到震惊，震惊于自己居然再度对一个女孩产生“心疼”的感觉--自从恬妮死后，就不再有的感觉。难道他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商芷欣？不，是占有欲！毕竟他对专属于他的事物均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所以他才会对商芷欣有心疼的感觉，而非爱，对，应该是的。毕竟他认识商芷欣还不足七日，而爱上一个人是谈何容易的事情？七天……唉！他怎么会认为是“爱”呢？

“不……不……我没事，麻烦你快送我去意涵家好不好？”商芷欣慌张地猛摇头。

此时此刻，她更必须见楚意涵，她说的预测果然毫无错误；可悲的是，林进安完全是因“责任”才要娶她，而非为了爱，她似乎也别无选择。若她真的不幸怀孕的话，而可笑的是，当初她还一相情愿地抱持着--爱他，一切均无所谓。如今事到临头，她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可一切全已无法重头来过。

“芷欣……”林进安怔忡凝视着她灰白的脸，一颗心沉甸甸、极不舒坦的。她……究见在想些什么？可能怀孕真的让她如此惊惧吗？

“林先生，您的帐单。”经理恭敬地捧着帐单跟到桌前。林进安接过帐单，瞄也不瞄，拿起笔就签下名字，随后站起身来。“林先生，您不再多坐一会儿吗？”

“不了，我未婚妻人不太舒服，我得赶快送她回去休息。”林进安温柔地扶起商芷欣，客气地回道。从现在起，他要让别人知道，商芷欣已是他林进安的专有物。

“未婚妻！？她……”林进安的话犹若平空扔下一枚巨型炸弹，当场炸得经理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他有没有听错？那个扬言不结婚的林进安，不知何时订了婚，对象竟还是如此年轻的小姐，这简直是天大的独家新闻呀！但为何报上一点风声地无？

“经理，林先生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还不是他的未婚妻。”商芷欣苦笑声明。他都还未去她家提亲，就以她的未婚夫自居，未免也太专横了吧！

“开玩笑？”经理相当怀疑地望向林进安。他究竟该相信谁的话？开玩笑？这种事能开玩笑吗？尤其是说这句话的人可是林进安耶！

“哈哈……既然我未婚妻说是开玩笑，那就开玩笑好了。”林进安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原来商芷欣也是有脾气的。这样也好，过于温顺反倒会令他提不起劲来，而且她的脸总算恢复了一点色彩。

“林先生，请您别再开我玩笑了。”经理哭笑不得地来回端详着林进安与商芷欣。

他敢肯定，今天绝不是四月一日，看来，他是被消遣啦！唉！谁叫花钱的就是大爷，而他自然是顾客至上喽！

“经理--”商芷欣仍欲解释。开玩笑？哼！此刻的她，哪有那个美国时间来跟他开玩笑！不过这一切若真是开玩笑，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芷欣，走吧！”林进安笑着打断商芷欣的澄清。事实上，她若一笑置之，或许经理真的会认为他们只是在开玩笑；可偏偏她的在意，反倒有愈描愈黑之嫌，而他乐得坐收成果。嗯！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宣传的目的，实在是可喜可贺。

“嗯！”商芷欣一怔。啧！她是吃错什么药？和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解释什么？瞧经理一脸狐疑之色……唉！她还是快离开此地吧！一思及此，商芷欣赶紧迈开脚步朝大门方向走去。

楚意涵怒气冲冲地抓着机车钥匙就往大门口冲去。若非心血来潮地打了通电话到林家，她还不晓得约会已经被林进安给取消掉；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最佳盟友林非凡，非但和她划清界限，还不可饶恕地挂了她的电话。呀哈！长这么大，她可从未被人挂过电话，更遑论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她气坏了。不过她会如此生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林进安居然会喜欢她。哈！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陷阱，可偏偏任她好说歹说，这林非凡就是不开窍，所以她决定亲自上林家一趟。毕竟，身心遭受创伤的商芷欣，目前唯一的机会就只剩林非凡，说什么她都得把他拉到她这一国来。

甫打开大门，就见一辆熟悉的林肯轿车驶进巷内，稳稳地在她家门前停住。林进安！

哈！来得正好。相信林非凡的转变与他脱离不了关系，不过她楚意涵也不是好对付的。

楚意涵当下火大地欲往轿车走去，却看见奔下轿车的商芷欣。这……是怎么回事？林进安与商芷欣！

“意涵！”商芷欣难掩激动地打开车门，直奔向站在大门口的楚意涵。好朋友就是好朋友，瞧！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心中正急着见楚意涵，她已有所感应地在大门等候了。

“芷欣，你怎么会……”看着紧抱自己的商芷欣和从驾驶座探出头来的林进安，楚意涵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会一起出现在轿车中？瞧商芷欣情绪如此激动……林进安究竟对她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

“楚小姐，我的未婚妻就麻烦你照顾了。若有什么问题，请打我的行动电话，号码我已经抄给芷欣。那就拜托你了，再见！”林进安缓缓交代完，即摇上车窗，发动引擎离去。

“未婚妻！？”楚意涵顿觉耳中嗡嗡作响。My God！她有没有听错？未婚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剧情急转直下，她已经被搞糊涂了。

“意涵……”商芷欣沮丧地放开楚意涵。这林进安竟逢人就说，其居心实在是昭然可揭，但她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处宣传以造成事实吗？可她又不会跑，他的动机所为何来？

“芷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林进安他……”楚意涵困惑地问道。商芷欣去赴约也不过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回来后却变成林进安的未婚妻……这速度也未免快得吓人！

原本两个八字还没一撇的人，教她如何能不惊讶？说真的，她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简直离谱又匪夷所思得令人猜不透个中原委。总而言之的一句话--哪按呢？

“意涵，我们进去再说吧！”商芷欣垂头丧气地走进楚家大门，朝客厅走去。尽管她是当事人，心中却更盼望能弄清这一团混乱，但如今……天晓得

事情怎么会演变成今日这种局面？

“也好。”楚意涵点点头，赶紧关上大门，跟着走进客厅。情形的确非三言两语就能进入状况，当然，没道理放着舒适的沙发不坐，而来虐待自己的双脚罚站吧！她又不是笨蛋。

一步入客厅，商芷欣即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慑住！妈呀！她不会是眼花了吧？一向不施脂粉的楚意婷居然会……乖乖！春天来了吗？

“姊，你穿成这样要上哪去？”望着盛装打扮而盛丽动人的楚意婷，楚意涵相当纳闷地问道。哈！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首先是林非凡，再来是商芷欣，现在竟然连她老姊都有状况发生。当然，她老姊打扮自己实是喜事一桩，但突然莫名其妙地打扮，教人不特别“关心”都很难哪！

“意涵，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楚意婷淡淡地说完，即举步往大门步去。对于小妹的“关心”，她不得不置若罔闻，否则她一回答，事情可就完没了。

“啊！楚姊，差点忘记告诉你。那明星幼儿园的幕后负责人，就是‘远威集团’的总裁凌文轩先生。”当楚意婷力持镇定地走到大门时，商芷欣这才恍然大悟地叫道。糟糕！她居然将这档事给忘了！

“凌文轩不就是……”楚意涵一呆地注视着身形顿时一怔的楚意婷快步走出大门，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莫非……

“意涵，你认识凌文轩呀？”商芷欣狐疑地端详着楚意涵若有所思的脸。

“我怎么会认识凌文轩？倒是你，为什么突然告诉我老姊这项消息呢？”楚意涵干笑着反问道。虽然商芷欣是她的知心好友，但这件事她无权告诉她，毕竟，她不是当事人；而当年的情形，她也只是略有小闻。话说回来，她都不甚清楚的人，这商芷欣竟会莫名其妙地提到他，而她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是在向她老姊报告……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咦？楚姊没告诉你吗？”商芷欣闻言，惊诧地叫道。楚意涵居然不晓得她被拜托去卧底一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做刚刚楚意婷的反应看来，他似乎和这个叫凌文轩的男子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但据凌文轩说，凌文轩大学一毕业就到美国闯天下，年初回国时，却莫名其妙地开了一间幼儿园，而非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嗯！事情显然另有玄机，否则无缘无故，楚意婷为何要急着拜托她调查明星幼儿园的幕后老板呢？肯定有问题！

“告诉我什么？”楚意涵不解地询问。看来，有些事她真的被蒙在鼓里。

“意涵，我怀疑你姊姊和凌文轩……”商芷欣若有所思地顿口。俗话说的好：“女为悦己者容”；她敢肯定楚意婷的异样，绝对和男人有关，而这个男人……答案似乎非常明显。

“芷欣，你还有心情去管我老姊的事！你和林进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说你是他的未婚妻？”楚意涵忙不迭地移转话题。她不能让商芷欣再继续探究下去，因为她老姊当年所受的心灵创伤，据她了解，至今依然尚未痊愈，所以她老姊不主动提起，她也不忍开口。不过内心深处，她真希望老姊的春天快来。

“天呀！我都忘了。意涵，我该怎么办？”商芷欣抱头哀叫道。伤脑筋！她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居然还有心情去臆测他人的爱情关系。唉！都什么节骨眼了，她真是的！

“什么怎么办？你不说明事情的经过，我也爱莫能助。”楚意涵耸耸肩，并好心地提醒商芷欣，随后就在舒适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果然还是沙发比较

舒适。

“意涵，事情是这样的……”商芷欣这才恍然大悟地将遇见林进安后的所有谈话内容，一字不漏、原原本本地述说一遍。当然，那个无须言语的限制级经过，予以保留。

“林进安就是那个被你强暴的可怜男子！天呀！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难怪呀难怪！”楚意涵不住摇头晃脑、啧啧有声地说着。哈哈！这下迷团总算都解清了，只除了林进安为什么知道商芷欣人在怀春茶坊；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芷欣总算能如愿嫁给林进安。但话说回来，林进安对提亲一事如此积极，为何林非凡会认为林进安有意娶她做妻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看来，她有必要尽快找个时间和林进安谈谈，看看他心里究竟在打啥主意或是搞啥花样。

“难怪什么？”商芷欣困惑地问道。

“难怪他会反抗呀！因为他知道你是处女嘛！这下好啦！生米煮成熟饭，他也很乐意地吃这碗饭。哇……恭喜你啦！没想到事情如此出人意料地圆满完成，看来，你们还真是有缘分呢！”楚意涵好生羡慕地说。想当初，她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孰料，两人不但闪电般的凑成一对，还全无爱情的成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缘分……可是他并不喜欢我，他只是因为责任感才要娶我，我怎么能嫁给他呢？但是我又可能怀有他的孩子……唉！我到底该怎么办？”商芷欣无限苦恼地陷入思绪之中。她是想嫁给林进安，但要在他也爱她的情形下。如今这种形式，仿佛有点乘人之危的感觉。毕竟一开始，他对她说好听点是没兴趣，说难听点是视作蛇蝎看待，结果却被她霸王硬上弓给奸了……唉！说来，他还真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好男人，能嫁给他还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傻瓜！当然是嫁给他，除非你不喜欢他，那又另当别论喽！”楚意涵理所当然地建议。为了设计林进安娶商芷欣，她可是绞尽脑汁又费尽心机呀！现在林进安愿意自投罗网，她可乐得轻松！毕竟设计人总是有点违背自然应有的法则，所以像这样皆大欢喜的结果，不是 very good 吗？

“我当然喜欢他，但是……”重点是林进安并不喜欢她，商芷欣颓丧又悲哀地想着这如铁一般的事实。

“你喜欢他不就结了？有什么好但是的？”楚意涵费解地瞅着商芷欣的苦瓜脸。这么好的喜剧收场，不知要让天下多少未婚女性羡慕死！想她就是其中之一，可偏偏女主角还一副“爱爱”（台语）的言行举止……哼！简直令人生气哪！

“为什么连你也这么说？真的只要我单方面喜欢他就行了吗？结婚不是应该要两情相愿吗？”商芷欣提出心中的疑惑。

“基本上你说的没错，但……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来着？什么连我也这么说？咦？还有谁跟我说了同样的话？”楚意涵颇感纳闷地询问。

“还有谁，当然是林进安呀！”商芷欣抛给楚意涵一个困惑的眼神。她的好友兼心理顾问，居然会问她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

“林进安？是他？”楚意涵相当意外地叫道，脑海顿时灵光一闪，并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芷欣，我们来看看林进安有没有爱上你一点点。”

“爱上我？这要怎么看？”商芷欣惊讶、好奇，又紧张地抓着楚意涵的手臂问道，无奈楚意涵一脸神秘兮兮的模样，委实让她看不出半点端倪。唉！急死人也！

“啊……这应该不能说‘看’，应该说要试一试他才对。”楚意涵略偏一下头，纠正自己的说辞。

林进女的积极，相信绝没有他表面说得那么简单--负责任？哈！才发生关系就急着要提亲，这也未免太负责任了吧！而他真是这么肯负责任的男人，也该等到商芷欣证实怀孕的那天吧！可话又说回来，他明知商芷欣压根也不晓得强暴了谁，他仍勇于承认，还担负起后果，其动机真只是责任感作祟吗？她非常怀疑。老实说，她远比较相信爱情的力量，但尚未和林进安进一步交谈，她也不能对商芷欣作任何肯定的保证，一切均只是她个人的猜测与分析而已。

“试一试？意涵，要怎么试？找一个男人去刺激他吗？”商芷欣下意识地脱口问道。

“老套！用男人去刺激男人，万一处理得不够妥当，那可就欲哭无泪啦！”楚意涵一口否决。男人？全天下最小心眼的就是男人，商芷欣这一招，无疑是自寻死路。毕竟林进安的思想、观念，与胸襟的宽窄度她们根本不甚了解，所以就算要试，也得用最保险又安全的试法，否则真诚出个反效果，那后来……天晓得会是怎样。

“这样啊……啊！有了，用女人去试他。”商芷欣略思索一下，即开心地笑。男人不行，那就只剩女人啦！

“女人……”楚意涵无奈地摇摇头。

“也不行吗？咦？你不会是要找阴阳人去试吧？”商芷欣大惊失色地叫道。男人、女人都不行，那只剩下中性人，可问题是这中性人可不像男人、女人好区别。唉！这试一试林进安，怎么这么麻烦？

“拜托！阴阳人？我还同性恋哩！唉！你想到哪去？我告诉你吧！男人、女人、阴阳人都及不上你本人亲自去试，你懂吗？”楚意涵完全被打败地说。阴阳人？哈！这种特殊体质的人亏她想得出来，上哪去找哟！莫怪人云：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句话用在商芷欣身上，还真是一点都没错。

“我？这……意涵，你有没有说错？我早就向他表白过了，那答案你不是也知道，干嘛还明知故问呢？你该不会是患有健忘症吧？”商芷欣错愕地瞪着楚意涵直看。事实上，这不过是两、三天前才发生的事，她没道理遗忘呀！

“你才有健忘症！芷欣，你是向他表明，又不是试他，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你，男人最脆弱的地方也是最禁不起考验的地方；反正你都已经把他给吃了，没啥好损失，况且他也打算娶你，所以……你何乐而不为呢？”楚意涵邪邪一笑。男人，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再说，林进安既然“花”名在外，对那种事想必也很在意。

“但是……这……”商芷欣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上帝！敢情意涵的试一试，竟是这等试法？而她若真照楚意涵的方法去试……哈！谁被谁试，还需要问吗？况且最重要的一点，她一看见他的眼睛就会失去自我。试？唉！她还记得自己姓啥叫啥就要偷笑了。

“拜托！我又不是要你现在就去试他，而且你不愿意试他无所谓，反正你老爸那一关就够他费神，你大可趁此机会仔细想想清楚。还有，谁规定怀了孕就得嫁给当事人？就算要嫁，也得让他明白这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否则他不吃定你才怪！男人哪！千万不能对他太好，不然吃亏的是自己，明不明白？”楚意涵担忧地发表意见。虽说她赞成商芷欣嫁给林进安，但花花公子

的劣根性，教她如何安心？俗话说的好：“甘愿担葱卖菜，莫愿和人共家夫婿”。唉！该说该做的事，她都已尽心尽力，其它的，她也无能为力。

“我……大概明白吧！”商芷欣嗫嗫地点点头。尽管脑海仍是一片紊乱，但最起码，她已明白自己会嫁给林进安，因为，她真的很喜欢他，而他……再说吧！好歹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商芷欣不禁雀跃地想着。

“不管你明不明白，我只希望你有任何困难尽管告诉我。当然，我会先去探探林非凡的口风，顺便会一会林进安。”楚意涵仍不放心地声明。瞧商芷欣傻笑的面容，显然她已在幻想着未来的蓝图美梦，而自己先前给的意见，恐怕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唉！

也罢，反正该做的事她还是去做，这样她才能安心。

“你要去见林进安？”楚意涵的最后一句话拉回了商芷欣渐已远离的思绪，她好奇地打量着楚意涵面无表情的脸，内心则自责起来。这几天楚意涵为了她的单恋一直劳心劳力着，甚至在她失身后，更是无时无刻地给予关怀和适时伸出援手，而她亦一味承受，压根未曾考虑过楚意涵的感受，她想必已被自己给烦死了。

“嗯，他还欠我一个解释和公道。”楚意涵正色地点点头。卑鄙的家伙！都打算娶商芷欣了，还在林非凡面前散播谣言。哼！他究竟是何居心？挑拨她和林非凡之间的师生情谊，对他有何好处？

“公道？”商芷欣莫名其妙地凝视着一脸咬牙切齿状的楚意涵。楚意涵的表情，好象和林进安有着深仇大恨似的。咦？犹记当初，她向楚意涵说她爱上林进安的时候，楚意涵脸上的神情和说话的语气，就和此刻没啥差别……只因林进安是个花花公子吗？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楚意涵对花花公子如此感冒与排斥呢？楚伯父与楚伯母虽已去世，但据她所知，生前两人是鹣鲽情深、恩爱无比，而楚意涵本身也从未谈过感情，基本上应该是没吃过感情的亏呀！难道是因为楚意婷？

“不错，就是公道！”楚意涵微微一笑，而那笑容令商芷欣不安起来。楚意涵若去找林进安，只怕会有事情发生。虽无法判断是好是坏，但还是要预防万一，毕竟一个是她心爱的男人，一个是她的知己好友呀！

“意涵，你--”

“哎呀！瞧你那是什么表情？我是去找林进安谈话，你以为我要去和他打架吗？再说，我只是一个弱女子，哪打得过他！我又不是活得不耐烦。”楚意涵好笑地打断商芷欣的话。伤脑筋！她是想到哪去了？

“是你说的那两个字太吓人了嘛！”商芷欣被笑得略恼羞成怒地反问。

“你是说‘公道’这两个字呀？”楚意涵揶揄地朝商芷欣挤挤眼。

“讨厌啦！不理你了。”商芷欣脸红耳赤地啐道。现在想想，她还真是想到哪去了，但那一瞬间……唉！为什么事情一触及林进安，她就无法正确地思考与判断？看来，她真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他了。

“不理我？那最好了，免得你三不五时就拿林进安来烦我。”楚意涵耸耸肩，斜倪一眼商芷欣的侧脸。呀哈！膨嘟嘟的。

“意涵，人家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担心你耶！”商芷欣慌忙侧转过头表明。

“担心我？才怪！你是担心林进安吧？”楚意涵完全不相信地嘲讽道。

“我……都有担心啦！”商芷欣不得不承认。

“算你诚实。不跟你玩了，我肚子饿死了，要去吃饭啦！唉！为什么就没人请我去吃罗曼蒂克的法国大餐呢？”楚意涵无奈地申诉着。想她楚意涵，

容貌也算是中上之姿，偏偏求学至今一直乏人问津。唉！她的红鸾星何时才会露眼？不然先来点桃花运也行，好歹让她尝尝被人追求的滋味嘛！

“当然有呀！”

“谁？谁会请我吃法国大餐？”楚意涵一呆，不解地瞪着商芷欣。难不成她有爱慕者？

“我呀！我肚子也饿死了，我们一起去吃法国大餐，我请客。”商芷欣用手指向自己。刚刚和林进安吃饭，她压根一点胃口也无；席间虽猛塞食物进口里，但那法国料理东西根本少得可怜，而现在心情一放松，她才明白自己仍然很饿。

“跟你吃法国大餐？啧！乱没情调！”楚意涵失望地叫道。唉！还以为自己有爱慕者……哈！原来是她。

“哎呀！你就凑和着点吧！走啦！”商芷欣不以为忤地拉着楚意涵，往大门步去。

第八章

一边瞄着手表上的时间，楚意涵一边暗自咒骂地跑进“林盛船运总公司”。哼！该死的老姊！竟只准她一小时的假，而扣掉来回车程的时间，等于说她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和林进安进行会谈，那还是她若顺利见到林进安的情况。幸好她够聪明，出发时先打了一通他的行动电话给他，否则单是大门侍卫，使得盘问半天……哈！等她见到林进安，恐怕也得打道回府喽！

跑到电梯前，电梯幸运地恰巧停在一楼，楚意涵开心地按下电梯按钮。当电梯的门一打开，她正欲举步进入时，后方却突兀地响起一男生低沉富磁性的声音。

“这位小姐，麻烦请你乘坐隔壁的电梯好吗？”

“为什么？”楚意涵略火大地侧转过头，伸出的脚硬生生停住。若非这男子说话还算有礼貌，否则依自己焦急的心，怕不早就炮轰他一番才怪！乘坐隔壁的电梯？哼！他说的是什么话！有人会放着到层的电梯不坐，而去一旁等候那不知已爬到几十楼的电梯吗？开玩笑！她楚意涵又不是白痴，更何况，她还在赶时间呢！

孰料，她才刚侧转过身，那男子已毫不客气地绕过她，走进敞开的电梯中。男子欲按下关门按钮时，她忙快速旋身，冲进电梯里。哼！有没有搞错？居然想把她关在门外而独自乘坐，真是太恶劣了！这电梯如此宽敞，大家一起乘坐又不会怎样。再说，是她先到，是她先按下按钮，这家伙凭什么要她搭乘隔壁的电梯，还小人作风地偷跑进电梯？可恶！若非她眼明脚快，这下子就真的凄惨地在隔壁等电梯。该下地狱的臭男人！她不问回一个公道，她就不叫楚意涵！

“这位小姐，你……”男子--宋书航微蹙眉，望向这冒失的小姐。事实上，他阻止她搭乘这部高级干部的专属电梯可是为了她好，因为举凡来林盛船运之客户，除经总裁允许外，均被告知不准乘坐，结果她仍冲了进来。唉！看来，她此行势必将无功而返。

“喂！你卡差不多吧！什么叫先来后到你知不知道？想抢我按的电梯？你也太没品了吧！瞧你长得人模人样，这么没水准！”楚意涵火大地开骂。呀哈！她还没纠正他，他反倒先开口了。哼！要论“理”，大家就来试试看。

“什么？你在……”宋书航错愕地欲开口辩白，却在看清楚楚意涵娇美的容貌后霍然顿口。多美的女孩！瞧她两手插腰、美目喷着火焰的俏模样，还真像一朵带刺的“辣”玫瑰，凶得令他耳目一新又印象深刻。凶女孩，他一番好意，却换来她的误解和怒意。

“怎么不说了？知道理亏了吧？哼！这部电梯这么大，挤十几个人都没问题，干嘛要我去搭隔壁的电梯？这电梯又不是你家的。喂！你看什么看？哦！我知道了，你不服气是不是？想揍人呀？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楚意涵得理不饶人地大肆批评，待发现男子的眼睛竟眨也不眨地直盯着她，她霎时莫名地惶恐起来。事实上，是浑身均不对劲起来。老天！这电梯里就只有他和她两人，他若动粗，她哪是他的对手！虽说他一脸斯文，但这年头好人坏人哪分辨得出来？看来，她还是识相点，少挑衅他，否则吃亏的可是自己。

“你……好！请问你是谁？”宋书航哭笑不得又无奈地照她的意思询问。不过，他还真是好奇她究竟是何方神圣。瞧她说话的语气和态度，仿佛背后有着强大的靠山……嗯，有意思。

“我……等等，你先说你是谁。”哦，她这个大白痴！若对方真是个坏人，她报上名去，岂不是自寻死路？不行，她绝不能说她姓啥名啥，她得想办法撑到目的地楼层，否则，后果真不知是如何呀！

“小姐，你不认为你该先回答吗？”宋书航好笑地问道。这儿女孩的气势怎么突然减弱了？再说，明明是她先“呛声”，现在又鸭霸要他自我介绍……奇怪的女孩，不过真有趣极了，害得他……心为之悸动。

“你不要说就算了。”楚意涵把头一扬，趁机斜瞟一眼，看电梯已爬升到几楼。

“小姐，请问到几楼？”楚意涵的举动均落入他的眼里，宋书航备感有趣地问道。

他的办公室位于二十四楼，而林盛船运总公司总共也只有二十六层，这女孩究竟要到几楼？

“噢？我……二十五楼。”楚意涵这才发现自己居然忘记按钮。天啊！长这么大，她从未如此窘过，更丢脸的是还在这个家伙面前……丢人哪！

“二十五楼？原来你是来找林进安啊！”宋书航颇具深意地望了楚意涵一眼。一个年轻的女孩，难道……

“你怎么知道？”楚意涵大吃一惊。

“这很简单，因为二十五楼是林进安个人专用的楼层，而你应该是在乐儿幼稚园当老师吧？”宋书航苦笑着猜测。希望她不是那个令林进安为之异常的商老师，若是……唉！还是等证实了再说吧！毕竟，窈窕淑女，君子好迷；只要她尚未结婚，无论对象是谁，他仍是有机会。

“你……”楚意涵呆若木鸡地愣在原地。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将她的工作地点给说得一字不差，未免太神通广大了。

“我明宋书航，今年三十五岁，是这里的业务经理。你牢记这个名字，因为从今天开始，你的生活里绝对会有我存在，我们很快就会再度见面。”宋书航大刺刺地宣布。

电梯已爬升至二十四楼，宋书航他抛给楚意涵一个自信的笑容后，即头也不回地步出电梯。

当电梯外响起的招呼声传进电梯，楚意涵这才惊醒过来；而电梯门早已在眼前关合，并迅速往上爬升，她的怒意与困惑亦如野火般迅速燃烧。那该死又狂妄的家伙！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弄得她一头雾水又心儿狂跳。多霸道的家伙呀！仿佛在向她宣誓或挑战似的。

但问题是--她才第一次见到他，而且两人在电梯内的相处情形也不甚友好，这宋书航的言语又根本就像是疯子说的，但她的心却如雷击鼓似的“怦怦”狂跳个不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不可能对他动了心吧？她又不是商芷欣，没道理对初次见面就发生争执的男人一见钟情。但话说回来，那男人从头到尾说话的语气都一派斯文有礼，只除了最后那一句……咦？她在胡思乱想什么？她来林盛船运的目的，是要和林进安谈谈，结果上一刻她满脑子所想的均是那个名叫宋书航的男子。啧！这怎么行？她必须把他给踢到海角天边，并办好她来此的目的。哼！宋书航，闪一边凉快去也！

一打定主意，楚意涵赫然发现电梯门不知已在何时敞开，而迎面就望见一妩媚动人的女子正对着她露出盈盈一笑。天啊！看样子，她刚刚杵在电梯中发呆的拙样，全被这应该是林进安的机要秘书给瞧了去。霎时，楚意涵脸部一阵火热地慌忙走出电梯，全想：又丢人哪！

“你就是楚小姐吧？你好，我是总裁的机要秘书，我叫周巧茹。真不好意思，总裁此刻正在和临时来访的商董事长进行会谈，能否请楚小姐稍候片刻？”周巧茹巧笑倩兮地解释。

“商董事长！你是说商鹏飞先生正在和林进安交谈吗？”楚意涵难以置信地询问。

这林进安也太积极了吧？动作这么快，商芷欣简直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可怕的男人，幸好他不是看上她，否则他还真是个好不好对付的家伙；莫怪林盛船运的事业一日千里。而现在她必须尽快联络商芷欣，告诉她这则消息，因为情况已不容许她仔细想清楚，且她也该回家了。

“是的。楚小姐，你也认识商董事长吗？”周巧茹好奇地问道。瞧她直呼林进安的名讳，和迅速猜出商董事长的名字时完全毫无犹豫，由此可见，她跟他们的关系应不单纯。如此一位娇俏可人的女孩，她究竟是什么身分呢？

“我……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麻烦你告诉林进安，晚上我会去他家找他。

谢谢，再见。”楚意涵一刻也不愿停留地往电梯冲去，因为，她已没时间了。

自从楚意婷上星期精心打扮赴约回来后，人就变了，变得像一颗不定时的土制炸弹；而最可怜的就是她，常常被炸得满头包。说到这里，她就不得不佩服超商芷欣，因为她被“炸”是没办法，谁叫楚意婷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但商芷欣不是，她没必要忍受她老姊莫名其妙又歇斯底里的轰炸。可商芷欣非但无一丝埋怨、生气，反倒过来安抚她，简直让她感动得竖起大拇指哟！

“楚小姐，请……”周巧茹错愕地注视着去似疾风的楚意涵，无奈地摇摇头。算了，反正她照做即可，毕竟楚意涵的去留，她无权过问。

楚意涵冲到电梯前，尚未按下按钮，电梯门即霍然在她眼前敞开。归心似箭的她一看电梯门开，就慌忙欲奔进电梯中，但电梯中之人却稳稳地横

挡在她面前，故意不让她顺利进入。

“是你！喂！好狗不挡路，你让开好不好？”楚意涵火大地抬眼怒瞪着明摆不让她走进电梯的臭男人，却诧异地发现他居然是那刚刚和她抢电梯的宋书航。该死！怎么又是他？难不成他真的和她卯上了？换作是平日，她一定不甘示弱地严阵以待；但此刻时间可是金钱，她若未在约定时间内回到乐儿幼儿园，不被她老姊炸成肉饼才怪！这家伙分明想置她于万劫不复，可恶！

“不好，我说过你一定会再见到我，我没说错吧？”宋书航嘻皮笑脸地拒绝离开电梯大门前。事实上，他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看她盛怒之下的容颜，所以下意识就极尽惹怒之能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并不希望让她离去，因为他连她最基本的资料--姓名也无；若说要追求，传出去委实会笑掉他人大牙，更遑论他出差前，林进安似乎对她有着不寻常的感觉。所以，若要抱得佳人归，势必得不择手段且别出心裁。唉！谁叫他在时间上就已输给林进安一大截，而根据他对林进安的了解，那家伙可不作兴细水长流那一套，所以他得更加把劲喽！

“好，你见到我了，你可以滚开了吧？”楚意涵气得青筋直冒，可又不得不压抑住到喉咙的怒焰。无奈何，形势令她唯有低声下气，以求进入电梯之门，否则等她跑下二十五层楼梯，她铁定迟到；若非他实在太“大种”，她早就试着推开他，而不是在此浪费口水。

“啧啧！你说话为何如此粗鲁？女孩子应该要轻声细语，你该向本公司的周秘书学习，她……”宋书航兀自滔滔不绝地建议。瞧周巧茹频频投来好奇的眼神，和一张脸已压抑成略铁青的楚意涵，相信他已成功地在她心中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善后工作可得小心规画，否则可会弄巧成拙呀！

“关你屁事！姓宋的，我警告你，你再不滚开，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是说真的，可不是在开玩笑！”楚意涵再也克制不住地吼道。孰可忍，孰不可忍，她已经 no t — me 啦！管他大不“大种”，她决定针对男人最脆弱的地方给予重击。哼！到时还怕他不闪开吗？

“哎呀！我好怕呀！”宋书航夸张地冲着楚意涵一笑。唉！幸好这里是二十五层，也幸好周巧茹非三姑六婆型的女人，否则他的好形象不出半个时辰，绝对会传遍林盛船运总公司的每一个角落，但待会他可必须和她沟通一下。

“可恶！”楚意涵毫不客气地抬起右腿，往目标狠狠踹去。但听宋书航杀猪般的哀叫一声，人便弯下去搥着受伤的部位，半天直不起身。楚意涵如胜利的女神般经过宋书航的身边走进电梯中，并在电梯临关上门前大声抛下一句：“活该！”

“发生什么事了？”闻声而蹙眉走出总裁室的林进安，费解地注视着一脸猪肝色，且正以奇异的姿势半蹲在电梯前的宋书航；而他的机要秘书正一脸想笑，又不敢笑地打着计算机。怎么回事？气氛似乎非常诡异。

“总裁，没发生什么事。”周巧茹尽量面无表情地回答，内心则对宋书航寄予无限同情。可怜的男人，竟不知道惹熊惹虎就是别惹凶女人的道理；不过，他今天的言行举止可真异于往常。一向对女性同胞温和有礼的他，居然一再挑衅楚意涵，试图惹火她，当然，他的目的如愿达成，但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看来，他的动机实是昭然可揭。可令她费解的是--他若真要追求楚意涵，为何会用女人最厌恶的这一招呢？他又不是没追求过女人，岂会不知这招的反效果？

“是吗？对了，楚小姐还没来吗？”林进安仍相当怀疑地盯着宋书航，

毕竟看那姿势，凡是男人都会很自然地猜想到他发生何事。但这里只有他和周巧茹，而周巧茹和宋书航又是多年的同事，两人之间也没听闻有啥深仇大恨，所以凶手应不是她。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他恐怕是无法从当事人口中听到正确答案，因若换作是他，他也不会说。

“楚小姐刚来过，又走了。总裁，她请我转告您，今晚她会去您家找您。”周巧茹微笑着将楚意涵交代的话带到，眼角余光则紧盯着正缓缓直起身子的宋书航。看来，他应不至于惨遭绝子绝孙的下场；而楚意涵的凶悍……不，只能说是宋书航咎由自取--活该！当然，基于同事立场，她的真实感觉也只有深埋在心中啦！

“哦！我知道了。宋经理，我建议你先去医护室检查一下会比较保险，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请等我的客人走了再说。”林进安了悟地说完，即走回总裁室。

好不容易那剧烈痛楚才稍微能够忍受，宋书航狼狈又尴尬地略整理一下仪容，即步向周巧茹。尽管命根子惨遭不仁道的待遇仍然很痛，但却不上他耳中所听到的消息要来得重要。楚小姐？敢情那女孩不是他以为的商老师？

“宋经理，你好点了吗？”周巧茹狐疑地揪着一脸发亮的宋书航。奇怪？遭到重创的人怎还这么开心呀？

“唉！你一定在心里笑我活该吧？我是活该，不过她真是狠！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宋书航苦笑着切入正题。唉！他真是错得离谱，如今要追求她，恐怕很难哪！不过愈难才愈值得挑战，不是吗？

“她叫楚意涵。”周巧茹好心地回答。看在他受伤的分上，她委实不忍吊他胃口。

男人哪！还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哟！

“谢啦！对了，总裁的访客是谁呀？”一获取想要的消息，宋书航即好奇地瞄向紧闭的总裁室大门。要知道，星期一可是林进安固定到船厂的日子，是一概不见厂商或访客的；结果他非但见了，而且还两个。在他出差去香港的这四天，林进安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和那个商老师有关？

“是商民财团的总裁。”

“商鹏飞！咦？他也姓商，莫非……巧茹，他是来谈合作计画的吗？”宋书航若有所思地问道。

“应该不是吧！因为他怒气冲冲的，好象要找总裁拼命似的。”周巧茹回忆着说。

“怒气？哈！有意思！麻烦帮我泡杯咖啡，谢谢。”宋书航略思索一会，即踱回沙发。若他猜得没错，这商老师应该和商鹏飞有着亲密的家族关系，极有可能是他的宝贝独生女儿--商芷欣；而让那老奸巨猾，素有商界枭雄之称的商鹏飞怒气冲冲地来见林进安，这原因绝对是林进安“动”了商芷欣，但如何“动”法，他倒无法正确预测，不过应该是满严重的。可那商芷欣是一名处女，林进安绝不可能拿婚姻伽锁往自己头上套，这……实在令他猜不透呀！

当周巧茹将一杯热腾腾又香浓可口的咖啡递至宋书航手上时，总裁室的大门再度打开。两人有志一同地侧转过头，只见林进安一脸意气风发地陪同在一脸阴暗、却无怒焰的商鹏飞身边，两人不禁相互交换一个纳闷的眼神。

“你不用送了，事情就这么决定。”商鹏飞冷冷地抛下话后，即朝电梯方

向步去。

周巧茹立刻轻移莲步，陪同在商鹏飞身边走向电梯。

“没问题，那我就不送了。”林进安满意地注视着周巧茹的举动道。真不愧是他最得力的女秘书，他尚未向她示意，她已自动代商鹏飞按下电梯，并温柔地寒暄致意。嗯，他得记得交代人事部给她一笔奖金。

“恭喜你呀！进安。”宋书航如牛饮般喝完咖啡，并待商鹏飞和周巧茹的身影隐没在电梯门后，才开口道。

“你是该恭喜我。”林进安微微一笑。原以为商鹏飞会拒绝他的提亲，孰料，他比自己还积极。话说回来，在他说出那件事的经过后，做父亲的岂会让女儿吃亏？当然，他也是损失惨重！一大堆条件开出来，看来，他若不真心对待商芷欣，就得倾家荡产。

唉！商场老狐狸，实非浪得虚名呀！

“合作计画谈成了？”宋书航狐疑地瞅着斜靠在墙壁上的林进安，试探地说。恭喜？但此喜究竟是何喜？

“那个……应该也算谈成了吧！呼！时间不早，我该去船厂了。”林进安略思索了一下才回答。事情均已尘埃落定，现在他似乎更得努力赚钱，否则未来……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等等，我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宋书航忙叫道。林进安的事暂且摆到一边，此刻他急着想获取楚意涵精密的资料。

“你有重要的事情要问我？”林进安错愕地重复问道，并有点难以置信地望着满脸凝重的宋书航。在公事上，他从未有任何疑问来请示他；而刚出差回来的他，相信尚未接触任何 case，如此说来……

“你和楚意涵是什么关系？”宋书航开门见山地问。

“楚意涵？”林进安一征。

“对，请你老实说，这对我非常重要。”宋书航沉声问道。尽管他认为林进安和楚意涵已无情爱关联，但一颗心在未听见当事人的回答前，他仍无法安心。因为有情敌跟无情敌的追求方法可是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他已犯了一次错误，可不能再犯第二次错。

“老师跟家长。”林进安简单扼要地回答。原来那凶手真是楚意涵，而他的知心好友如此认真地质问他……看来，他的春天也来了。

“亲爱的？”宋书航抱有一丝怀疑。家长与老师？

“亲爱的。”林进安含笑领首。

“是吗？那她为何要专程来此找你，甚至要到你家？”宋书航提出心中的疑惑。若真只是家长与老师的简单关系，楚意涵的来访似乎过于奇怪。难道她在这上课时间来此作访问吗？答案非常明显，林进安对他说谎。

“她来找我是为了一个人。”林进安无奈地摇摇头。宋书航语气中的酸味浓得令他无法忽视，而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他才第一次见到楚意涵，就算动心，这沉沦的速度也未免快得惊人。

“谁？”宋书航丝毫不放松地追问。他都三十五岁了，第一次遇见令他“辣”得过瘾的女孩，他可不想错过。

“谁？反正她没有任何的追求者就是了。你与其在这里把我当犯人一样审问，还不如积极地采取行动。我告诉你，最近我会非常忙，想泡的妞请你自个解决，我可是有心无力。”林进安不耐烦地声明后，转身走向总裁室。事实上，他不想好心地说无不言，不过，追求还是要有一些困难会比较会珍

惜。话说回来，他对宋书航还是很够朋友，最起码他想知道的讯息，自己已明白地告诉他。

“你……”宋书航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林进安走进总裁室，无法相信他居然用这种语气和态度来对待他！他不在台湾的这四天，林进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商芷欣简直无法接受自己居然惨遭禁足的命运；非但如此，她房内举凡可以联络外界的东西一概被没收，甚至连她的电话亦统统无法接听，而这禁令要一直持续到她嫁出商家大门为止。

三天了，站在被封死的落地窗旁，面对着封闭的房间，她简直快疯了！她不明白，一向疼爱自己的爹地居然残忍地对她不闻不问，还把她结关了起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林进安在提亲中是说了什么？否则她怎么会变成此刻这种局面？天啊！她完全无法接触房间以外的世界，就连向人求救的工具也被剥夺，她是做错了什么？谁来救救她……

“啪”的一声，房门由外打开，商芷欣不禁露出笑颜地测转过头。三天来，这由外上锁的房门从未打开过，是谁来救她了？是亲爱的妈咪？还是回心转意的爹地？待看清门外站立之人--林进安，商芷欣笑容霎时冻结在脸上。是他！她心爱的男人，但也极可能是他造成她今日的遭遇。这一刹那，她顿觉心中百味杂陈。

“该死！你父亲疯了不成？楚意涵打电话给我，我还不相信，原来你真的被关了起来。”林进安难以置信地朝愣在落地窗边，一脸无助的商芷欣大步走去。房内被封死的景象是历历在目，容不得他不相信；但说真的，他仍是无法相信。毕竟商鹏飞已答应自己的提亲，他委实没道理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像畜牲般的给关起来，他究竟是何心态？

“你走开！我不要看见你！”理不清此刻的思绪，商芷欣惊恐地想逃离林进安的接近，但后者早已在她反应过来前将她拥入怀中。

“唉！你一定吓坏了吧？别怕，没人可以伤害你，就算是你父亲，我也容不得他胡来！”对于商芷欣的行为和言语，他完全不以为忤。被关了三天，她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可令他火大的人是商鹏飞，这老狐狸是吃错药？抑或发狗疯？还是他另有居心？

“胡来的人是你，你放开我！”商芷欣不悦地想挣脱出了的怀抱。没办法，只要看见他，她的意志力就会荡然无存，更遑论是被他抱在怀里，所以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我？哈哈……你真是被吓糊涂了！再过几天，你就是我的妻子，你父亲……我会问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林进安失笑地抱着商芷欣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对她的挣扎视若无睹。事实上，他开始觉得商鹏飞将商芷欣给关起来是别有用心。打从他进商家就未见到商鹏飞，甚至在他表明来意之后，管家即带他到商芷欣的房前，并递给他一把钥匙，之后就去忙着商芷欣出嫁的事宜。那表情就仿佛商芷欣的被关压根不存在似的，而当时他净顾着想快点见商芷欣是否安然无恙，也就疏忽了这种种明显的迹象。看来，他是被设计了，但商鹏飞设计他的动机是什么？软禁商芷欣能达到什么作用？

“这应该要问你吧！”商芷欣放弃挣扎地抬起头质问，但一触及了那双柔亮的眼眸，她又慌忙地移开视线。

“问我？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林进安微蹙眉地注视着一下抬

头、一下低头的商芷欣。对着她的头顶说话，那感觉还真不是滋味！她分明是在忽视他的存在，就和那天在餐厅用餐时一模一样；相同地，他的不悦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话说回来，他发觉自己竟愈来愈在乎她的注意；他并不喜欢她，却莫名地希望她的视线百分之百停驻在他身上。这究竟是什么情怀？难道他真有点喜欢上她了？

“你怎么会不懂？若不是你向我父亲提亲，他又怎么会把我关起来？”商芷欣低着头控诉，一颗心则因两人相当亲密的姿势而狂跳个不停。唉！她八成是上辈子做了啥对不起他的事，今生才会因他一个眼神或一个举动就为之倾倒，而对方却对她无动于衷。

“提亲？哦！原来你是在责备我。如此说来，你对我非常不满喽？”林进安总算明白商芷欣的话意。但她低着头控诉算什么？她究竟在搞什么花样？暂且抛开他有无喜欢她，此刻，她成功地攫住他的心，她的一举一动都令他在意。

“我……”商芷欣一征。她对林进安有着不满吗？不对，她狂跳的心足以显示她非常喜欢他，所以她不可能对他不满。或许只是小小的气愤，气愤自己因他而遭到的待遇。

但严格说起来，她似乎又有点撒娇的含意；毕竟这三天来她真的好委屈又好害怕，而他则突然像是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挥舞着宝剑、劈荆斩棘地将她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但是她一想到自己悲惨遭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埋怨的话忍不住就脱口而出；可私底下，她并不是想埋怨他，只是想换来他更多的温柔，结果……

“既然不满，就抬起头来说话，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举动非常没有礼貌？”林进安脸色一沉，并冷声批评。哼！他一获知她极可能遭到软禁的消息，就心急如焚地一路开车飙到商家，红单都不知被开了多少张；而她非但无一丝欣喜或感激之辞，反倒来责备他的不是，他还真是好心被雷亲！早知如此，他干脆就让她被她那个发神经病的父亲给关着算了。啧！愈想就愈为自己的心急如焚不值。瞧，她根本不领情嘛！

“我……”商芷欣一征。她可以从林进安焉然僵直的身躯中感受到他的怒焰。天啊！

他生气了。她的语意并不是要让他生气，她只是觉得委屈，她只是想获得更多的怜惜。

他为什么会误解她的语意？他难道不知道她是深深地爱着他吗？

“我什么？我明白告诉你好了，我没有向你父亲提亲，是你父亲逼我娶你。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既然我是你第一个男人，我也认了。”林进安冷声说明。一直看着她的头顶已令他火冒三丈，而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则令他抓狂，他真是被她的低头给气死了！

哼！他非要她抬起头来不可。

“你……”商芷欣顿觉一股气血上涌，抬起头，但一抬头就迎上林进安晶亮的眼眸，下意识地又想低下头躲避那令她心醉神迷的灵魂之窗。孰料，林进安的手在她欲低下头时，已抢先一步地握住她的下颚，并将之往上抬，使得她非但无法躲避，还很悲惨地近在咫尺。My God！远距离的眸光她就已招架不住，这近距离的眸光……啊！她如何承受得住？不行，她必须想想办法，但头部已失去自由，眼看意志就要沦陷，眼睛……有了！

她闭起眼来，不就成了？这样他就无法得逞，而她也能正常地和他谈

话。

“你总算抬起头……”林进安满意地送出一丝笑容；待发现商芷欣居然闭上眼睛，而那略显苍白的嘴唇突地成为眼睛的焦点时，一股欲望猛烈、凶狠地由下腹直冲进脑门。

他完全无法克制地低下头，吻住那令他身体莫名亢奋的唇瓣。哦……甜美的滋味仿佛睽违已久，宛如濒临渴死边缘，他恣情地吻着。当感觉到怀中人儿的极力配合，他吻得更加欲罢不能，直到两人均快无法呼吸，林进安才喘着气移开那甜美的红唇。啧啧！若非环境不允许，他哪可能只满足于亲吻的需求！而最可怜的还是那话儿，非但英雄无用武之地，还得忍受那痛苦的折磨。唉！他还是快点将她娶进门吧！

“原来你是想要我吻你，那就直说嘛！”注视着全身泛红且瘫软在他怀中，大口喘气的商芷欣，林进安略调整呼吸就揶揄地说。他虽不明白自己是否爱上她，但不可否认地，他的身躯对她极度疯狂，而原先的不悦，早因此刻的亲吻而随风而逝。

“我……不是的！”一阵狂吻，吻得商芷欣是头晕目眩、神智不清。当林进安的话一传进脑海，犹如一桶冰水当头淋下，神情瞬间就清醒了过来，于是她慌忙申诉。她哪有想要他吻她！分明是他趁着她闭上眼睛时偷袭，他为何颠倒黑白？

“好了，我知道你吓坏了，所以你的无礼我可以不放在心上。当然，待会我会去跟你父亲说明。你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他没有权力来伤害你，否则他可会吃不了兜着走，而你就放宽心地准备做我的新娘。”林进安完全不予理会地说。反正他和商鹏飞已签下商芷欣的结婚契约，所以认真说起来，商芷欣早在契约生效当日就已算是他的私人财产。

若非碍于传统规矩，当然，他也希望两人经由正式、合法的规则来成为夫妻；毕竟婚纱对一个女人来说，也许一生就这么一次，而他不希望她有任何遗憾和怨叹地来成为他的妻子。

“但是你并不喜欢我，又何必勉强自己来娶我？我不用你负责任，我父亲那边我会说服他的，你不用担心他会再去逼迫你。”商芷欣沉重地声明。她喜欢他，却不愿让他为难；况且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她不愿令他痛苦。

“唉！看来，我说了这一大堆话，你仍是搞不清楚状况。总而言之，我决定的事情，就不会反悔。无论我喜不喜欢你，我还是会娶你。你与其在乎我喜不喜欢你，何不试着如何让我爱上你？话说到这里，我还有事得先走了，待会记得打通电话给楚意涵，你交了一个好朋友，婚礼见喽！”林进安长叹一口气，缓缓放开商芷欣后站起身道。婚礼日期虽然仓卒，但过程他绝不让它仓卒，毕竟南部两大富豪联姻，那场面能含糊的吗？

商芷欣怔忡地目送林进安走出房门，脑海则不断重复着他离去之言……让他爱上她？让他爱上她……她的一颗心顿时陷入了无边无垠的思绪中……

“欣儿！”一句威严又亲昵的叫唤声，猛然拉回商芷欣游移的思绪。她有点难以置信地抬眸，望向敞开房门那头共同生活了二十一年的父亲--商鹏飞。慈祥的面容依然是她所熟悉的，但三天来的待遇，却令她对他觉得好陌生。这一刹那，她只觉脑中一片空白而久久无法言语。

“欣儿，让你受委屈了。”商鹏飞激动地走进房内，心疼地一把拥住商芷欣。事实上，他会把商芷欣给软禁起来，完全是想看看林进安的反应。虽说他已替女儿决定终生，但身为人父，他仍是希望女儿能嫁给一个爱她的男人，

所以他才会出此下策，并拜托楚意涵代为传达。如今林进安的反应他虽然不是很满意，但却能放心地把女儿嫁给他。尽管他并不喜欢他女儿，最起码他很诚实。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林进安似乎对他的宝贝女儿非常有“性”趣；而根据楚意涵的说法，他女儿正无可救药地爱着林进安。

“爹地……”商芷欣困惑地望着商鹏飞亲密的举动。老实说，她完完全全被弄胡涂了！委屈？既然明白她受了委屈，当初又为何将她给囚禁起来？难道真如林进安所言，父亲另有居心？

“什么都别问。你只要记着一件事，爹地绝不会害你，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好。你安心地嫁给林进安，他还算是一个仔男人。”商鹏飞正色地说。

“我怎能不问？爹地，你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起来，还说是为我好，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为什么？还有，你为什么要逼林进安娶我？难道你不知道他是因为责任才要娶我？爹地，我不想让他对我有任何误解与埋怨啊！”商芷欣难掩激动地问。因强迫而拥有的婚姻，她情愿不要。

“欣儿，你爱他吧？”商鹏飞缓缓说道。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商芷欣的确如楚意涵所言地深爱着林进安；当然，适才他从书房窃听到的林进安临去之言，亦是证明了这一点。既然确定女儿深爱着林进安，这桩婚事他岂能让他取消？

商芷欣霍然无言地点了点头。

“欣儿，你既然爱他，就更该嫁给他。”商鹏飞语重心长地建议。论家世人品，林进安的确是最佳人选；而在情感方面，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人是感情的动物，况且日久总会生情；只要她肯下一点工夫，男人的心其实是很脆弱、很好掳获的，他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

“男人和女人对爱情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譬如说林进安好了，现在在他心中，可能他的儿子是他最重视、最在意的人，所以你若能让他明白你对他儿子的珍视并不亚于他；简单地说，你必须做到将他的儿子当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般对待，而且最好让林家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你才有希望掳获林进安的心。这样说，你明白了吗？”商鹏飞分析着解说。

“爹地，我明白了。”商芷欣霎时茅塞顿开地叫道。

“你明白就好。总之，为了你的爱情，你必须尽可能地努力去做。”商鹏飞怜爱地摸摸商芷欣的头发。唉！一想到要把宝贝女儿给嫁出去，他还真有点舍不得！

“爹地，我会努力的。”商芷欣坚定地点点头。

第九章

从没想过结婚会是这么累人的一件事。商芷欣疲惫地靠坐在新房的长沙发椅上；而她的伴娘--楚意涵，则臭着一张粉脸，从更衣室取出一袭红色的复古式旗袍，踱到沙发前。

“喔！还要换啊！不行，我累坏了。”酸痛的双腿和几乎笑僵的脸庞，促

使商芷欣忍不住大声抗议。酒席开几百桌，她单仅是象征性地走一圈，就大感吃不消；更夸张的是--林家竟有跪长辈的风俗。妈呀！尽管有厚蒲团垫底，她的膝盖仍是跪得黑青瘀血兼无力地直发抖。若非林进安和楚意涵一左一右拉着她，恐怕当场她就跪得直不起身。好不容易才回到新房，她绝不这么快就出去承受那非人的折磨，绝不！

“喂！这句话该我说才对，你抱怨个什么劲？别忘了你可是新娘，什么事都不用自己做，一切有人帮你打点；而你不过是走些路，了不起就跪那二十几个老头。我呢？非但要陪你走路，还得拿那个重得要命的垫子，还要帮你换穿衣服。这些也就算了，我居然还要忍受那家伙对我的性骚扰，这算什么？”楚意涵不说不气，愈说就愈火大，到最后气得连手中的旗袍都忘形地充作泄恨的工具，而被狠狠地拉扯。

“啊！我的旗袍……”商芷欣要抢已来不及。可怜的旗袍已成一团，难以见人……而她……天可怜见，她可不敢有任何怨言，除非她不想活了。反正她的新礼服还多着，不差这一套。

“姨？呀！我这是……该死！我再去拿一套。”商芷欣的惊呼霎时令楚意涵清醒过来，待发现手中的旗袍因她的泄愤已惨不忍睹地皱成变形，她慌忙回更衣室拿出另一套粉红色的复古旗袍。

“怎么又是旗袍？我想穿--”一看见楚意涵手中的旗袍，商芷欣忍不住又有话要说。

除了最早婚礼时所穿的白纱礼服，席间她所换穿的礼服全都是旗袍、旗袍、旗袍！她想要穿西式礼服呀！

“这是你亲爱的老公吩咐的，你有什么话请自己跟他说，OK？好了，别浪费时间，赶紧穿上这套去送客人吧！”楚意涵没好气地截断商芷欣的微辞。

一整天下来，她的疲倦亦不亚于商芷欣，但看见好友如愿嫁给心爱的人，她的疲倦便算值得欣慰；可她的心情却处于极度恶劣之中，因为她万万没想到，林进安的伴郎居然会是宋书航！

打从两个星期前认识他后，岂料竟是她恶梦的开始……每天一早，鲜花、卡片、巧克力就接二连三地送到她的办公室。当时，不可否认地，身为女性虚荣的那一面，令她感受到空前绝后的喜悦；但下班时见到他，原本想看在鲜花的面子上，原谅他先前的无礼、傲慢与自大，结果他第一句话就粉碎了她的原谅。哼！她楚意涵岂是数十朵鲜花就能被人泡上的女人？这杀千刀的臭男人，也未免太自以为是又自鸣得意，她呸！

“感谢老天，终于要送客人了。”商芷欣闻言，欣慰地强打起精神，并非常合作地让楚意涵为她换穿衣物。事实上，她原本想叫服装师来协助她，但不知怎地，她又作罢；此刻，看见略有倦容的楚意涵，她顿觉罪恶深重。唉！她真是太不懂事了。楚意涵对她真是好得没话说，而她则一直默默承受楚意涵的好，而未曾相等待之，莫怪林进安说她拥有一个好朋友；对楚意涵的好，她却从未报答过。不行！她一定要想办法为楚意涵做点事以回馈她的好，可她该如何做呢？印象所及，楚意涵似乎从未有求助于人的时候，反倒是她……想来真是汗颜哪！

“是该感谢老天，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楚意涵亦有同感地赞道。若非碍于伴娘的身分，宋书航如何能三不五时光明正大地顶着伴郎的头衔，趁机对她上下其手--揩油。

当然，她没让他吃到一块“嫩豆腐”，不过一边忙着分内之事，一边还

要提防小手兼压抑火气，她的忍耐已濒临失控的边缘。哼！臭男人！银弹攻势没效，就使出这等下九流的作法，枉费那一张还算俊逸的脸皮。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他？意涵，你说的‘他’是谁？”瞧楚意涵一副脱离苦海的模样，商芷欣这才觉得事有蹊跷，同时也深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自责。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不同了，她决定要尽其可能地来注意楚意涵周遭的人事物；毕竟林进安父子，是她得先全心全意投注心力的目标。为了得到林进安的心，她会很努力很努力地去，总而言之，她会更加借地去关心那些关心她的人。

“还不就是那个宋书航嘛！一副贼眉鼠眼……哼！让人看了浑身都不舒服起来。”楚意涵边整理着商芷欣略紊乱的仪容，边冒火地批评。没办法，实在是积怨太久，令她只要一提到他，就恨不得将之挫骨扬灰，以消心头之怒。所以，这人身攻击，只能算是小 case。

“宋书航？你是说那个伴郎？”商芷欣相当怀疑地问道，以确定自己并没有弄错对象。

“除了他还有谁会这么不要脸？哼！大色狼！不，应该是大猪哥才对！”楚意涵咬牙切齿地骂道。

“不会吧？他哪有贼眉鼠眼？他满英俊的，你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商芷欣压根不相信地反驳。虽说婚礼的整个过程，她的目光均集中在林进安身上，但帅哥伴郎她仍是有分一点目光投射在他身上。贼眉鼠眼？宋书航岂是那副德性？所以应该是楚意涵认错人了吧！

“他化成灰我都认得！芷欣，你别被他伪善的脸孔给骗了！我告诉你，我看透他了。

哼！他骨子里那点心思逃得过我的法眼吗？门都没有！想泡我？下辈子再来吧！”楚意涵满脸不屑兼忿忿不平地发表声明。

“什么！？原来他想追你呀？意涵，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商芷欣惊讶又略带埋怨地望着楚意涵。这么重要的讯息，她竟毫不知情，这象话吗？毕竟她的恋幕一发现，她就毫无保留地告诉楚意涵，而她……

“我早跟你说什么？我又不喜欢他。你知道吗？这家伙是个疯子、无赖、卒仔，我楚意涵会喜欢他？哈！除非天塌下来。”楚意涵嗤之以鼻地再度声明。她恨不得离他愈远愈好，可偏偏他却像橡皮糖，黏得她死紧。哼！真是阴魂不散。

“他是疯子、无赖、卒仔？怎么会？他可是林盛船运总公司的业务经理，地位仅次于总裁，而且他的谈吐、气质，怎么看也不像是市井无赖？意涵，你会不会是误会了？”商芷欣微蹙眉地替宋书航辩解。

虽然她到今天才认识他，但直觉告诉她，他绝非楚意涵口中的下三滥之辈，毕竟他是林进安的好友兼部属。俗话说的好：“兴味相同才会成为好朋友”，所以她深信，他的晶性操守绝不逊于林进安，一定也是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好男人。嗯！她干脆帮他们牵线。不过，她得先探清宋书航的真正为人，否则岂非害了楚意涵？当然，楚意涵的态度无疑也是一大挑战。

“误会？我会误会他？芷欣，你该不会是被那痞子给洗脑了？还是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说！不然你为什么一直帮他说话？”楚意涵不屑地反问着一脸古怪神情的商芷欣。

霎时，心中警铃轰然大作。奇怪？打从她提到宋书航，商芷欣就极力维护并帮他说好话，莫非……

“冤枉哪！我今天才认识他，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我连一句话都没机会跟他说，他要怎么替我洗脑或给我什么好处？我只是就事论事，针对他给我的感觉，说出我的看法而已。”商芷欣大声疾呼。哪按呢？她还没帮忙，就已先引起楚意涵极大的反弹，还真是羊肉没吃着，倒惹了一身腥！由此可见，楚意涵对宋书航有多深恶痛绝；而据她对楚意涵的了解，那个宋书航一定是做了什么事，否则楚意涵应不至于会对他如此super感冒。她必须去找他问个明白，好对症下药，否则这红线能牵得起来吗？

“是这样吗？”楚意涵仍然相当怀疑。这两个星期以来，她已受够他的死缠烂打。

话说回来，幼儿园放学的时间，他应该还在上班，为何他能天天准时无误、风雨无阻地来乐儿幼儿园纠缠她？

“我可以对天发誓！”商芷欣颇沮丧地声明。朋友做成这样还真悲哀，不过她倒更确定了一件事--楚意涵在乎宋书航的程度相当深。倘若宋书航真如楚意涵所言是个痞子，根据她以往的态度，她大都懒得去理会，结果这回她却是火冒三丈加暴跳如雷。这意谓着什么？楚意涵该不会是口是心非吧？

“唉！算了，别提那个痞子，我们还是快出去吧！”楚意涵无奈地叹口气。话题净绕着宋书航打转，使她的心情更加恶劣；但今天是商芷欣大喜的日子，况且又已接近尾声，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失了身分。反正要找他算帐多得是时间，无须急于一时。

“可是……”商芷欣不太想这么快就结束这个话题，毕竟楚意涵说得愈多，她就愈能分析她的内心深处。

“叩叩”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房内两人尚未来得及有所反应，房门外已响起林非凡童稚的嗓音。

“妈咪、楚老师，你们快开门哪！爸爸喝醉了！妈咪……”

“什么！？淮安喝醉了？”商芷欣顿时心急如焚地冲到大门，并火速打开房门；速度之快，令楚意涵不禁为之咋舌。这就是刚刚还累瘫在沙发上的商芷欣吗？更别提她身上还穿著让女子行动优雅，却不甚自由的旗袍，而这恐怕就是爱情伟大的力量吧！

“嫂子，真不好意思，敬酒的人实在太多了。”宋书航和林家的管家金伯，一左一右搀扶着醉得不省人事的林进安，将之放置在新房中央那柔软的席梦思大床上后，宋书航不禁愧疚地说。新婚之夜，新郎就喝挂了，他这个伴郎可谓是“挡酒不力”。但天可明鉴，他已经很努力地代喝，可一口难敌众口，挡得了前面，顾不了后面。说真格的，他也快挂了！若非林进安抢先一步，恐怕当时就是他被别人给抬出去。

“请别这么说，你好象也喝了不少，真是难为你了！”商芷欣忙回道。瞧宋书航满脸通红又酒气冲天，还没挂掉委实功力深厚；反观躺在大床上的林进安，一张俊脸和关公相比拟，就连林非凡也小脸醺红……咦？林非凡的脸居然也红通通，难道他也喝了酒不成？

“你是该不好意思，没本事挡酒还敢当伴郎。啧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新郎比伴郎先喝醉。”楚意涵冷笑地趁机挖苦一番。反正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外人，所以不怕伴郎和伴娘吵嘴的消息会泄漏出去。

“意涵……”商芷欣大惊失色地低呼一声，却已无力阻止楚意涵的开火。唉！从未想过，她的新房居然会成为好友的战场！

“说的也是。既然如此，金伯、非凡，我们先离开新房，进安需要安静

地休息。”宋书航不以为忤地说。楚意涵的发火早在他意料之中，不过对于她能忍耐到此刻才喷火，内心实是相当佩服。当然，这更证明他的眼光没错，她果然是个识大体的女孩；虽然个性易怒、暴躁，却也善良、聪明。嗯，他真是愈来愈“呷意她”啦！

“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林进安需要安静地休息谁不知道？有话就直说，拐弯抹角地骂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楚意涵闻言，顿时脸色一沉地批评。安静？这家伙分明是在暗讽她非常聒噪。她刚刚的说话声确实是稍微大声了一点，但还不至于会吵到醉成一团烂泥的林进安吧？所以，他这话分明是冲着她来，存心要让她难看。哼！俗话说的好：“输人不输阵，输阵难看面”。她跟他卯上了！反正都已撕破脸，她豁出去啦！此刻她一定要讨回这两个星期来所积压的怒火。

“楚老师，你别生气啦！航叔叔他……”林非凡焦急地欲冲到楚意涵身边，帮宋书航说情；孰料，金伯一把抓住他的手就往新房大门外走去。“金伯伯！金伯伯……”林非凡不解又无法挣开地叫着。

“你又误会我了。不过，你若有什么不满，还是先等我把客人送走再说吧！嫂子，进安就麻烦你照顾了。”望着被金伯带走的林非凡，宋书航苦笑着一耸肩，然后转身也走出新房。这两星期来的追求，他碰的钉子是一天比一天长，不过他可从未萌生退意。

当然，沮丧、气馁是免不了，但却更坚定他的心意，毕竟他从未对一个女孩有像她如此强烈的渴望；而林进安的再度结婚，亦提醒了他已不再年轻。瞧，好友的儿子都已六岁，他呢？光棍一个。所以无论楚意涵有多难搞定，他都绝不放手。

“喂！你给我站住！喂……可恶！”看着宋书航朝大门走去，楚意涵仍旧冒火的心岂肯任他从容离去？但见他置若罔闻，她不禁诅咒一声，就拔腿追上前去；而在冲出大门时，不忘体贴地关上房门。

因着前车之鉴，商芷欣不敢发表意见，只是无奈地望着仍在气头上的楚意涵夺门而出。她不禁深深替宋书航担心起来……从刚刚的情景看来，这宋书航的人品实是不差，反倒是楚意涵……唉！话说回来，她还是先担心自己吧！长这么大，她可从未照顾过一个喝醉酒的人，她该如何照顾他？将困惑的视线移向大床上的林进安，商芷欣缓缓跟向大床。既然他醉瘫了，她就先替他宽衣吧！

一决定目标，商芷欣立刻伸出双手，欲替林进安褪去西装，结果手一触及西装外套上的钮扣，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即毫无预警地将她拦腰抱起。但只“啊”的一声，她整个人已被林进安给压在身下。

“你不是喝醉了吗？”惊魂未定的商芷欣，一遇上林进安那双毫无醉意、却带点不怀好意的眼眸，不禁纳闷地问道。他明明是被宋书航和金伯给扶进来的，现在竟生龙活虎地把她给压住，而且唇边那一抹笑容，邪恶又暧昧得令她不容错视它的含意，他难道想……

“喝醉？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我怎能喝醉？”林进安轻笑着反问。瞧她倏然嫣红的脸庞，想必她已明白他的目的。天可怜见，为了筹备这婚礼、喜宴与蜜月假期，将近二十天的日子里，他天天是忙到三更半夜。而以往的红粉知己一听到他结婚的消息，大抵都识趣地和他 Say good bye；不过万万没想到，她们竟联手在婚礼上来灌他酒，所以他才不得不装醉，否则……下场还用说吗？

“但是--”

“我若不装醉，今夜怎么伺候你？”林进安邪邪地截断商芷欣的话。温香软玉在怀，再加上酒精的催化作用，他那儿早已蠢蠢欲动，只待时机一到，就要揭竿而起。

“你.....啊！不行，人家还没卸妆。”林进安大胆的“性”暗示，使得商芷欣的脸掀起一阵火辣辣的滚烫。尽管已非处女，但有关男女之间的事，她仍然是非常保守。尤其是他的脸愈俯愈低，就要两眼相贴.....商芷欣顿觉心慌意乱地侧过脸，并忙不迭地寻个理由以拖延一丁点时间，好作心理准备。

“卸妆.....OK，我们一起来卸‘装’吧！”林进安略抬起头，注视着正松了一口气，并准备逃离他身下的商芷欣，开始动手脱掉她的旗袍。

“呀！你在做什么？你不是要让我去卸妆吗？为什么脱我的衣服？”商芷欣惊诧地瞪着林进安。只见他熟练又俐落地脱掉她身上的旗袍，不到十秒钟的工夫，就连她最贴身的内衣亦毫发无伤地被扔至大床下的长毛地毯上；动作之快，简直令她叹为观止！

“你不是要卸‘装’吗？我已经帮你卸得一乾二净，喏，换你了。”他佯装不解地揪着她，可在瞟见那雪白的赤裸娇躯后，呼吸顿时急促起来，而下腹亦亢奋地欲闹起革命。

“不是，我.....”敢情他的“卸装”和她的“卸妆”完全是两码子事？商芷欣哭笑不得地准备说。

“好了，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就别再说了。”林进安猴急地迅速脱光身上的衣物，且不容分说地低头吞没那有话要说的红唇，一解积压多日的欲流。没办法，谁叫他是正值壮年的男人，更何况今夜还是他的大喜之日，所以如何增产报国才是当务之急，有什么话就等明天再说吧！

刺眼的阳光斜照射进新房，衬得室内一片光明。感受到些微热意，林进安缓缓睁开惺松的眼眸，伸臂往商芷欣抱去，孰料竟抱了一个空！他这才完全清醒过来，并弹坐起身地四处张望；可视线所到之处，均明显地暗示新房内唯有他一人独处。冷清的氛围令他下意识地翻身下床，往浴室与更衣室步去，待发现商芷欣并未在此之中，一股莫名的失落感霍然涌上心头。当他发现自己居然因商芷欣不在房中而情绪低落，霎时全身一怔，纳闷地踱到浴室里并迅速地梳洗，而思绪仍绕着商芷欣打转.....

昨夜，说实在的，若非连日来的睡眠不足再加上酒精的后作力，他不至于在云雨一番后就因体力不支而昏睡过去。新婚第一天就睡得像只死猪，连自己的妻子去了何处也“莫宰羊”。啧啧！这象话吗？

懊恼地穿上居家服，林进安大步走出更衣室，往房门踱去。这商芷欣究竟去了哪里？身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她的胆子倒挺大的！话说回来，林家的新夫人独自离开新房，为何金伯没来通知他？奇怪.....林进安纳闷地打开房门，一走出房门，远远就看见金伯正缓缓拾阶而上，朝他走来。

“主人，您起来了。”金伯一望见站在三楼走道旁的林进安，即恭敬地叫道。楼中楼式的房屋设计，使得两人均毫无阻碍地看见对方。

“都日上三竿了，我能不起来吗？”林进安沉着声，拾阶而下。环目四顾，整栋林宅竟安静得吓人！这番景象令他不解地皱起眉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负责打扫的佣人是一个也不见；在他的新婚第一天，如此清冷的气氛简直像在触他楣头似的，林进安凌厉的目光霍然望向金伯。他在搞什

么？

“主人，佣人今天全部放假一天。”金伯缓缓说明。林进安可是他从小看到大，所以他那骇人的眸光对他根本起不了啥作用。

“放假？谁准他们全部放假的？”林进安一呆！他这个当家主人压根没有下命令，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放观林家，也唯有金伯有这个权力；但金伯会事先告知他，而不是任他发现一点端倪才来报告……难道是商芷欣？但，可能吗？

“是夫人。”金伯仍是不急不缓地回答。

“芷欣！”林进安已无太大的惊讶，可令他不解的是金伯平静的态度。在林家做了近四十多年的管家，金伯一向是尽忠职守；举凡他交代的话，金伯绝无一丝违背，且会尽善尽美地去完成。如今，商芷欣未经他许可就放了全部佣人一天假，这倒不令他生气，因为不知者无罪，但金伯岂会不知？而金伯非但没有阻止她，连通知他一声也无，这意谓着什么？

“好吧！那佣人全都放假了，今天谁来煮饭呢？”假放都放了，他已无力挽回，但民生问题总得先解决。此刻，他的五脏庙正因昨夜的运动而群起革命，毕竟喜宴中他几乎是以酒品果腹呀！可据他所知，金伯十项全能，就是不会煮饭。唉！没想到睡迟的代价竟是饿肚子。

“夫人已经煮好午膳，正等您起床一道享用。”金伯缓缓道。事实上，林进安会睡得如此沉实出他意料之外，而对于商芷欣自作主张地放佣人一天假的事，则令他大为赞赏这个新夫人的仁慈。昨夜那数百桌的喜宴，虽有外烩公司的人员帮忙，但林宅佣人仍是个个忙得人仰马翻，更别提婚礼前的准备工作。唉！实在太累了！尤其是昨夜整理善后搞到近大半夜，今天还得起个大早干活。佣人们不是铁打的，但主人新婚期间又不宜放假，幸好商芷欣解决了他的痛苦。有这样一位体恤下人的夫人，相信是主人的福气，所以，他怎么可能会去通知林进安？

“芷欣？她会煮饭？”林进安大吃一惊地问道。一个富家女居然会洗手做羹汤！话说回来，她都能去乐儿幼儿园当老师，这煮饭似乎也不足为奇；虽然这年头会煮饭的年轻小姐原就是一项惊奇。

“是的，夫人的手艺，足可媲美五星级大饭店的师傅哦！”金伯赞美道。

“看来，你对她是很满意喽？”林进安微微一笑。金伯的赞美代表着“肯定”，在佣人全部放假而金伯未通知他时，他就该明了。唉！没想到才半天的光景，他忠心耿耿的老管家的心，已被商芷欣给掳获。嗯！看来他睡迟的代价实是不小，不过倒是美事一桩。

“到目前为止，夫人的表现是可圈可点，让我无法不对她满意。”金伯领首着据实以告。单是商芷欣能起个大早这点，就相当令他佩服；之后露的一手好厨艺，更是令他大为折服。一个富家千金能做到这个地步，她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这些事根本无须劳她之手，林家有的是佣人。而提到佣人，新婚第一天就让他们因这些日子来的辛苦而全体放假，这足以显示她的体贴、细心与善良。像这样一个好夫人，他能不满意吗？事实上，他非常替林进安高兴，他娶了一个好夫人、好太太，甚至是一个好母亲。

“那目前……怎么？你还在观察她？”林进安错愕地问道。当他走到一楼，一股食物的芳香渐渐飘进他的鼻中，立刻引起五脏庙一阵“咕噜、咕噜”的呼应之声。天啊！

闻到食物的香味，他才明白自己有多饿。当下，林进安的双脚很自动

地加速往餐厅走去。

“不，主人，已经没有必要再观察夫人，她确实是个优秀的女孩，莫怪主人被她如此着迷。主人，您真是好眼光！”金伯缓缓点头赞道。原先他还对林进安这场闪电结婚而深感不安，如今事实证明他的不安是多余的，毕竟前夫人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孩；只可惜红颜薄命，令人惋惜呀！

“等等，你说我为她着迷？金伯，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林进安猛然停住前进的身体，颇感兴味地问道。着迷？他都尚未爱上商芷欣，何来“着迷”一辞？

“难道不是吗？”金伯狐疑地端详着林进安兴味盎然的脸。曾扬言今生不再婚娶的人，若非疯狂地深爱着对方，这闪电结婚因何而来？所以林进安不是为商芷欣着迷那是什么？答案明显得何来疑问。

“当然不是。不过你要这么认为也无妨，反正她已经是合法的妻子，以后或许我会为她着迷也说不定。”林进安耸一耸肩，不想再多作解释。“对了，非凡呢？”

“凡少爷在餐厅。”金伯略一挑眉，但仍恭敬地回答。

“他早上都做了些什么？”林进安迈开脚步问道。提到餐厅，他的肚子又饿得大声抗议，此刻他恨不得背上能生一对翅膀，好让他迅速抵达餐厅。唉！话说回来，当初林宅重新装潢，他为何会突发奇想地将餐厅挪到房屋前翼的最右边呢？

“夫人陪他做功课，又玩了一会。”金伯简单地报告。

“哦！他倒好。”林进安无奈地轻声低语。这桩婚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林非凡想要一个母亲，而这个母亲人选也如他所希望的一样。唉！世事实难预料，原以为今生他不可能再结婚，没想到……

“什么？主人，麻烦您说大声一点，我没听清楚。”金伯困惑地发问。要做一个称职的管家，就得明白主人的需要，但见林进安嘴唇一张一合，他压根不解他在说啥。唉！

毕竟人老了，耳朵也不行了，想当年……哈！这细小如蚊的声音哪逃得过他的法耳。

“我肚子饿了。”林进安无奈地边说边走进餐厅，却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慑住！只见商芷欣端着一锅汤至餐桌上，而林非凡在旁拿着数只饭碗亦放置在餐桌上，好一幅温馨感人的天伦画面！瞬间一股奇异又古怪的情绪，狠狠地紧揪住他的心。他顿觉呼吸一窒，眼眶亦有微热的感觉；而这微热的感觉，霎时令他大吃一惊。哪按呢？不过是一幅画面，他竟有潸然落泪的感动，这……

“爸，你起床了啊！妈咪煮了好多好多的东西，我也有帮忙哦！”林非凡放好饭碗，抬头看见林进安和金伯站在餐厅入口处，不禁欣喜地招手叫道。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进厨房，且全程参与商芷欣整个做菜的过程。看着种类不同的蔬菜、肉类及海鲜分别烹煮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感觉真是棒透了！当然，口水也流了不少。

“你有帮忙？啧啧！非凡，我有没有听错啊？”林进安忙镇定心神走向餐桌，而摆放在餐桌上的食物，当场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姑且不论味道，单看这颜色与菜香味就够令人食指大动，而他早已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进安，你肚子饿了吧？金伯，这里没外人，请你也一道吃饭好吗？”端着盛好的饭，商芷欣边放置在餐桌上，边招呼着说。

“夫人，我--”对于商芷欣的招呼，金伯可有话要说。

“金伯，芷欣都这么说了，你就别见外；反正佣人全都放假，你可别耽误我吃饭哦！”林进安打断金伯的话，并赶紧在座位上坐好，享受着商芷欣的伺候。此刻，他竟有种温暖的感受……奇怪？平日他亦有佣人服侍，却怎么从未有过此刻的感受？

“是呀！金伯伯，你就跟我们一起吃嘛！我快饿死了。”林非凡亦撒娇地加入劝说阵容。

“不，我……”主仆有别，金伯坚持原则地准备婉拒。

“金伯，这是命令！”林进安正色道。再这么拖拖拉拉下去，他何时才能吃饭？

“是的，主人、夫人、凡少爷。”金伯二话不说地拉开椅子并回道。服从命令是他工作的基本原则，再说他们有三口，而自己只有一口，所以喽！他还能说什么？

“吃吧！饭菜凉了就不好吃。”商芷欣微笑着催促道：“对了！进安，早上我是……”

“吃吧！饭菜凉了就不好吃。”林进安将来起的一口饭无奈地放回碗中后才回答。

唉！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想赶紧吃饭似乎都无法如愿。天可怜见，他真的真的 Very Very 饿啦！

“但是我……”

“芷欣，这件事你做得很好，况且你是林家的女主人，你有权力这么做。”林进安二度夹起的一口饭，又僵直地停顿在半空中。眼看小家伙和金伯正满足地大咬美食，他简直郁卒到了极点！

“进安，你不怪我自作主张吗？”商芷欣仍相当担心。事实上，一宣布完放假佣人一天假的事，她的心就一直处于忐忑不安。

“怎么会？”林进安痛苦地望着迟迟无法入口的米饭，却又不得不强挤出一丝笑容。

看来，不把这“放假”的问题给解决掉，他就别想顺遂地吃一顿饭。

“进安，你真好，能嫁给你，我真的好幸福喔！进安，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好林家的女主人，好让你爱……”商芷欣感动得无以名状，忘形地伸手手。当她赫然发觉两双偷瞄的眼眸和高高竖起的耳朵时，脸颊瞬间染上一抹红彩。My God！羞死人！她居然在老人家和小孩子的面前，做出限制级的举动。

“芷欣，我期待你的表现，好好努力吧！现在赶快吃饭，嗯？”林进安爱怜地拍拍商芷欣的手。她那红通通的粉脸实在可爱，而那率真的言语更令他的心为之悸动。虽仍理不清心中的真实感受，但不可否认，他的心已非昨日。幸福？但愿他真的能如她所言地让她一直幸福下去……

我会努力的，商芷欣坚定地在心中发誓。

第十章

事实证明商芷欣有多努力想去做好林家的女主人。

独坐在总裁室的办公椅上，面对着那已堆积如山，但又极待批的文件，林进安完全毫无心情去伸手翻阅，因为他的心情实在是恶劣到了极点！这完全得归功于商芷欣这近三个月来的努力，她的努力使林宅佣人个个对她是心甘情愿地誓死效忠，金伯则是赞誉有加；而小家伙那更是别提了，整天就是妈咪长、妈咪短，他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她那一手好厨艺，早在新婚第一天时就恐惧了他的胃，而他和她在床上的默契更是如鱼得水，所以他不能爱上她吗？但一爱上她之后，他的心情就一天坏过一天。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她的每日例行事务都和刚结婚时相同，一早起来就是服侍他更衣，然后就去帮小家伙打理一切，等小家伙放学，她又陪他做功课、帮他洗澡……洗澡！说到洗澡，这三个月来，他根本没有机会和她洗鸳鸯浴。不，严格说起来，小家伙一放学，她的生活重心就全摆在他身上；换句话说，晚上的时间她压根就是属于林非凡，而他因偶尔的交际应酬还会对这种情况感到满足，因为总算有人能代他好好陪陪小家伙。如今……不，没道理他的心情恶劣是因为小家伙霸占了商芷欣的全部爱意，他可是他的宝贝儿子，他岂会吃他的醋？啧！不可能，不可能……

“总裁，宋经理求见。” 嘟的一声，内线声响，适时地阻止林进安找到自己心情恶劣的可能主要原因。

“让他进来。” 欲甩开内心荒谬的想法，林进安忙按下通话器回答。吃小家伙的醋？哈！若传扬出去，不笑掉他人牙牙怪！可他的心情为何益加重？

“喀”的一声，开门声响，思绪依然紊乱的林进安抬起头，却看见一脸意气风发，并似乎在仪容上有精心打扮过的宋书航。这项发现令他恶劣的心情暂时抛到一边，改研究起好友的转变；但这一研究，他竟觉得宋书航的脸看来分外刺眼。

“进安，我下午要请--” 沉浸在喜悦中的宋书航，压根没注意到好友的“臭”脸，劈头就说。

“不准！” 林进安一挑眉地拒绝。这近四个月，宋书航的请假时数比他五年加起来还多；当然，自己明白他请假的原因，也默许他这么做，但今天……算他的“好”心情严重地激怒自己，所以不准！

“不准？我要请--” 宋书航一愣。他话都尚未说完，林进安的“不准”所为何来？

“我不答应！” 林进安脸色一沉地冷言道。搞什么？听不懂国语呀？

“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好不容易才说服意涵点头答应下午的约会，但她坚持一定要你和嫂子作陪。现在嫂子都答应了，你为何不答应？朋友一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 宋书航难以置信地叫道。原以为今天是他的 lucky day，孰料他认为最没问题的人反而最有问题。天啊！这究竟是什么世界？天要亡他吗？他最认真的爱情为何一路走来竟是如此坎坷？霎时，一股深沉的无力感涌上心头。

“等等！你不是要请假？” 林游安狐疑地打岔道。敢情他是要请客？但是上班时间，他岂能开小差，这成何体统？

“请假？你日子过糊涂啦？今天是周末，我干嘛要请假？” 宋书航莫名其妙地望着林进安。公司周末原就只上班半天，请假？他又不是闲钱太多，还让公司扣薪水，啧！

“今天是周末？” 林进安一呆。

“对，答应吧！我的希望全在你身上，我好不容易才说服非凡，你……”宋书航可怜兮兮地哀求道。此刻的他已顾不得好友的异常，能不能约会才重要呀！

“非凡不跟芷欣出来？”林进安闻言，喜悦得像发现新大陆般。

从他发现自己爱上商芷欣的那一刻起，每当他想和她来个浪漫的情人生活，哈！一个宇宙超级无敌黏人之小电灯泡，就会像血蛭般如影随形地紧黏在商芷欣身边，而他完全无法阻止并拒绝他的加入。唉！此刻，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心情恶劣，的确是因为他在吃小家伙的醋！而讽刺的是--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他的儿子会是他的头号情敌。

“是呀！”宋书航沮丧地回道。

“哈哈……”林进安欣喜得仰头大笑，恶劣的心情瞬间一扫而空。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他正郁卒得想去撞墙，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由天而降；他终于能和商芷欣单独度过一个罗曼蒂克的周末了。哈！感谢天主！

“喂！你这样笑是什么意思？看我痛苦你就开心了是吗？枉费我们称兄道弟这么多年，你竟然狠心地见死不救！今天我总算看清你的为人，我告诉你，我决定辞职不干了，你另请高明！还有，我们的友谊到此为止，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林进安的笑声瞬间激怒了宋书航。只要他轻轻点一下头，自己的约会就能顺利进行，结果……哼！他不答应也就算了，居然还仰头大笑！这算什么？

“你冷静一点行不行？你这么激动，我要如何告诉你我的计画，好让你我各自拥有一个单独的两人约会？”林进安无奈地望着已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宋书航。唉！还真伤脑筋，他一时忘形的笑声竟引起宋书航恹大的反弹；为了一个约会要和他绝交，由此可见，楚意涵在宋书航心中占有一特大分量的地位。话说回来，曾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之亡妻，其地位亦被商芷欣给取代；更可悲的是--他居然吃小家伙的醋！唉！女人真是宇宙间最能影响男人心志的物体。瞧！原本工作至上的他，何时容许公文堆积如山地搁放在眼前，却无动于衷兼视而不见？

“冷静？我如何冷静？我可不像你谈起恋爱是一帆风顺，就算不主动去追求，也有像嫂子这么好的女人自动送上门来。哼！老天真是人不公平了！”宋书航忍不住怨天尤人起来。回顾过往，这林进安还真是该死的有女人缘！哼！不就是多了两个酒窝和两颗小虎牙，否则凭他的外貌，哪会输给他！

“谁说老天不公平？祂对我、你可是一视同仁。我现在的处境和你可是差不多呀！

认真说起来，你远比我幸运多了。”林进安不胜唏嘘地有感而发。

宋书航和楚意涵虽说仍无太大的进展，但最起码他们之间并无第三者，且最大症结仅在女主角身上。而他呢？尽管小家伙并非是情感的第三者，可他倒真希望他是情感的第三者，而非他亲爱的宝贝儿子，这样他才能名正言顺地和他竞争商芷欣，而不是眼巴巴地看他公然霸占商芷欣却束手无策；因为，他总不能和自己的儿子争风吃醋吧？那象话吗？再说，一开始是他默许小家伙的所有行为，如今后悔，为时已晚啦！

“你……”宋书航闻言，差点气得吐血！幸运？这两个字简直就是挑明了在讽刺他。

正所谓“士可忍，孰不可忍”；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此刻这种欲痛扁他人的冲动。

“别生气，我话还没说完。”一瞄见宋书航霍然紧握的拳头，林进安即忙不迭地声明。看来，宋书航对他误会得可不轻哪！事到如今，他唯有说出他的痛苦以求自保，毕竟正处在气头上的人，是无法正确地明辨是非的。

“好，你说！”勉强按捺住涌上的冲动，宋书航咬着牙道。尽管他非常想K林进安一顿，但好歹他是个成熟稳重的大男人，而非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

“那就请你冷静地听我说。”林进安这才松一口气地将他的痛苦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

“什么！？”宋书航膛目结舌地呆望着林进安，久久无法反应过来。父亲吃孩子的醋……这可能吗？再说，这女主角本就深爱着这个父亲，所以林进安的吃醋根本就是没必要。可瞧他一脸大受挫折的表情，他似乎并未说谎。但，这究竟是怎样的心情，导致他去吃一个没必要的醋？

“什么什么？”林进安没好气地转过头。

“嫂子都已经是你的人了，就算非凡成功黏着他，夜晚她还是专属于你一人，你吃这醋未免太无道理。”宋书航迟疑地提出看法。

“是没道理，但你真心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她所有的时间、注意和心思全放在你一人身上，难道你对楚意涵没有这种感觉？”林进安无奈地叹道。

“或许吧！可现在我的处境，让我无法奢想去拥有你此刻的感觉。对我来说，你还是非常幸运及非常幸福，毕竟商芷欣爱你是毋庸置疑；而她如此全心全意地照顾非凡，我相信应是出于爱屋及乌的心态。今天她若将所有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你还会爱上她吗？”宋书航语重心长地剖析。

“我想你并未听清楚我说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唉！别谈这些，那下午的约会，你打算如何进行？”林进安微皱眉地问道。他的心态暂且搁置一旁，今天还是以宋书航为重。毕竟，追求近四个月，今天居然才是第一次约会！更可怜的还是四人约会，委实令人同情。话说回来，究竟是宋书航追求不得其法，还是楚意涵的确麻烦？无论如何，若不助宋书航一臂之力，他恐怕真会和自己恩断义绝。

“由她决定。”宋书航苦笑着回答。

“什么！？由她决定？书航，不是我说你，你也未免太逊了吧！”林进安一挑眉，相当不以为然地批评。第一次约会，居然由女方主控，这宋书航真是愈混愈回去了！由此可见，未来两人的相处情形将会由谁主导。

“我逊？那是你没追求过像她那样的女孩。她实在太难取悦，而我就是摸不着她的心意，否则哪会连着四个月都一点进展也无。”宋书航郁卒地抗议兼声明。一向情场得意的林进安，哪会明白他此刻的心情！

“是吗？那我倒很好奇，你是用什么方法才让她点头答应今天下午的约会？”一个疑问猛然窜进林进安的脑海。宋书航连着四个月的追求均毫无进展，今天这突如其来的第一次约会，其方法想必是个高招。嗯！或许他该讨教一番才是。

“唉！别提了。”宋书航垂头丧气地摇摇手。一想起这约会的产生，他就备感汗颜。

方法？哈！这四个月来，他是绞尽脑汁兼无所不用其极，任何稀奇古怪、千变万化的追求花招均一一使出，无奈佳人的心就像铁石所打造似的，丝毫起不了啥作用。若非某人的推波助澜，这第一次的约会，还真不知要等

到何年何月哟！

“此话怎讲？难道这约会另有隐情？”林进安费解地打量着一脸更加郁卒的宋书航。

这和先前神采飞扬的他，简直有着天壤之别！看来，这约会的确有问题。

“这……唉！算了，反正这四个月来，丢脸也不差这一回。我就实话实说，其实这场约会能促成，全得归功于嫂子的帮忙。我是不清楚嫂子究竟跟她说了什么，但她愿意和我约会，不论是两个人或四个人，我都已经够开心的。”宋书航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芷欣？今天……难道……”林进安一怔，蓦然一个记忆浮现脑海。他慌忙打开抽屉，拿出私人随身手机，迅速查阅。待看清手札上所记关于商芷欣的基本资料时，林进安的脸色遽然一沉。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宋书航困惑地问道。林进安急遽转变的脸色，凝重得令他无法忽视。

“没事，只是突然觉得自己很失败。”林进安苦笑着自我嘲讽，他竟然连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日都给遗忘！更无法原谅的是，他居然还在埋怨小家伙抢走了商芷欣对他的注意。他不但失败，还自私得一塌糊涂，他真是太差劲了！

“失败？”宋书航犹如丈二金刚，一点也摸不着头绪地问道。失败？一个事业如日中天又情场得意的人，居然会认为自己很失败！试想他若失败，那他又该怎么办？难不成真要撞豆腐自尽？

“今天是芷欣的生日。”林进安沮丧地说明。

“什么？你是说……今天是嫂子的生日？这……难怪！难怪楚意涵不但答应，还一定要你们两位作陪。唉！也难怪你会认为自己很失败，原来是如此。”宋书航这才明白地叫道。

“现在发现还来得及，我得赶紧弥补这个错误才行。对了，你还不快去为下午的约会作准备，好歹这是你跟楚意涵的第一次约会。”林进安振作起精神提醒道。此时此刻，他也无法助宋书航一臂之力，因为他自己犯的错误已够令他伤脑筋了。再说，自己的爱情终究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才有成就感，而他……却一直未曾努力过。今晚他决定做个努力的人--为了他的爱情。

“说的也是，那我先回办公室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宋书航慌忙往大门步去；毕竟先有一个成功的约会，之后方可能有接二连三的约会。这第一次的约会，他一定要让它成功，否则这后果实不敢想象。

“等等！”林进安急忙叫住转头就走的宋书航。说真格的，他还真是不懂，谈起公事的宋书航是如此地沉稳冷静、精明锐利，可谈起爱情，为何却是这般急躁冲动？

“还有什么事？”宋书航微蹙眉地停下脚步。

“别忘了你欠芷欣一个天大的人情。”林进安淡笑着提醒宋书航。他老婆不惜用自己的生日来替宋书航牵红线，所以这分恩情说什么他都得帮她讨回来。

“你放心！嫂子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不需要你来提醒我。”宋书航一挑眉地说明完，又迈开脚步走出总裁室大门。

“OK，那就先祝福你了。”林进安边说边拿起电话拨号，待电话接通，他率先说道：“金伯，是我，我有些话要交代你……”

满意地望着宋书航送楚意涵回家，商芷欣开心地侧转过头，却迎上一整个下午到此刻均用着含情脉脉的眸光温柔地注视着她的林进安，那眸光令她心儿狂跳。事实上，这个约会能这么顺利地落幕，她仍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她从头到尾根本就是心不在焉，毕竟林进安不容错辨的深情注视，是她从未见过与亲身感受过的。今天……她相信自己的外貌依然和往常一样毫无分别，但林进安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当然，被心爱的人用这种爱恋的眼光看着，心中的喜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但雀跃之中，她又有一丝惶恐与不安。总而言之，今天的他让她无所适从，所以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打道回府，最起码回林家，她才有归属感。再说这三个月，每晚哄林非凡入睡已成了她的习惯；虽说她已交代金伯，但心里总觉得少了什么似的。

“进安，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快回去吧！”一思及此，商芷欣不禁担忧地催促着仍毫无去意的林进安。帐单买了，今晚的男女主角也已相偕离去，他们的任务总算圆满达成。虽说这庭园餐厅的景观迷人，且月儿皎洁明亮得格外吸引她的目光，但一想到小家伙极可能尚未入睡，她就坐立不安，哪还有闲情雅致来月下谈情！

“回去？”林进安故作不解地瞅着商芷欣。唉！她此刻的想法统统表现在脸上。若非早有所觉悟，只怕他又要郁卒气闷了。

“是呀！非凡一人独自在家，我实在不放心。”商芷欣焦急地据实以告。这三个月相处下来，她和林非凡可说已比亲生儿子远亲哪！

“你放心，他已经睡了。再说，我还有话要告诉你，所以暂时还不能回去。”林进安缓缓摇头。好不容易捱到宋书航和楚意涵离去，回去？这怎么行？今夜他可准备了一大堆节目呀！

“话不能边走边说吗？”商芷欣不解地问林进安异常的沉重神情，令她的心亦莫名地跟着沉重起来。

“当然不行！那气氛完全不一样，我可说不出口。”林进安立刻声明。事实上，直到约会前，他才赫然发觉自己从未对她说过那三个字，这对曾身为花花公子的他无疑是一大侮辱。但话说回来，他之前所交往的女友，压根没有一个需要用到那三个字。毕竟她们和他交往的目的，不是为了想从他身上得到一点好处，就是纯粹玩玩，所以那三个字根本没机会派上用场，而他更不会随随便便就轻易说出那三个字。当然，长时间没说那三个字，若无一点罗曼蒂克的气氛，他还真难以启齿。

“气氛？”商芷欣一怔。说话还需要什么气氛？又不是说 I love you！咦？难道……是这句话吗？林进安终于肯定了她的努力吗？霎时，高正欣突觉脑中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正常地思考与运作；而林非凡……不好意思，请先站到一边凉快去。

“首先，我先祝你二十二岁生日快乐。喏，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我希望你能拆开它。”林进安略清一清喉咙，从西装上衣的口袋中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并将之递至商芷欣面前。看来，还是速速表明心意的好，否则他还真怕自己会说不出口。

“你知道我今天生日？我以为……”商芷欣惊讶得无法言语，眼泪则难以克制地一滴一滴流了出来。原以为除她的家人和好友之外，已无人知道她今天生日；而对林进安，她更是不敢期待他会晓得，结果……天啊！此刻她觉得自己又更爱更爱他了。但，为何她会这么幸运地嫁给他？老天真是太厚待她了！

“别哭，今天是你生日，我希望你永远开开心心，没有任何烦恼；而且，我希望能让你幸福。”轻轻拭去商芷欣脸颊上的泪水，林进安轻声低语着许下承诺。

“我不哭……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幸福，真的，我说的是真的……”商芷欣激动地猛点头，并不断重复着她的感觉。她真是何德何能？非但如愿嫁给了她心爱的男人，而他对待她的态度，亦是好得没话说。虽未曾听他对她说那三个字，但她岂能太贪心？眼前一切已够令她满足。当然，她会更加努力，总有一天，她的愿望会实现也说不定；毕竟他记得她的生日，就足以表示她在他心中并非毫无地位。

“把礼物拆开好吗？”林进安微笑着轻拍商芷欣的手臂。事实上，他想做的，是将她给紧紧揽入怀中，可大庭广众下，他还是稍微忍耐一下。反正他和商芷欣有一辈子的时间做那爱做的事，所以……不急，况且他还有那三个字还没向她说呢！

“礼物……喔！好。”林进安的轻拍若一剂镇定剂，瞬间就平稳了她激动的情绪。

望向摆放在桌上的精美小盒子，直觉就已猜测到礼物可能是某物；但令她费解的是--他送这礼物，且又急着要她拆开，其含意究竟是什么？毕竟她和他已是夫妻。可他既然希望她马上拆开礼物，她当然很乐意去完成他的希望。于是商芷欣拿起礼物，俐落地打开包装纸及盒盖--一颗璀璨的三克拉钻戒，正光彩夺目地闪耀着光辉。虽已明白这礼物是一枚戒指，但乍见之初，她的心仍像遭受重大撞击般，屏息静气地停驻在这一刻。

“我爱你。”林进安托超商芷欣的右手，脱去她中指上的结婚戒，然后再轻轻为她戴上这枚象征他真爱的钻戒时吐出爱语。

“你爱我！？天啊！这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在作梦？”商芷欣如遭电极地反问。林进安这句话究竟是真实？抑或是梦幻？她的愿望居然成真，她简直不敢相信！但他温热的手仍紧握着她，而钻戒亦晶亮地戴在她右手的中指上……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真实，但却真实得令她难以忍受。

“傻瓜！这当然是真的。我爱你！爱你的努力、你的善良、你的付出。金伯说的没错，我是深深为你着迷了，你知道吗？”林进安颇感叹地说。瞧她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唉！他为何这么迟才向她表白自己的心意？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商芷欣茫然地回答。他爱她！这是真的吗？

“别管那个问题，我说我已爱上你，你的感觉又是如何？”林进安温柔地询问。没办法，她的脸怎么看就是除了惊讶还是惊讶，而他真想知道她此刻的想法。

“我的感觉……那还用说吗？我高兴都来不及了呢！”商芷欣困惑地回答。她的心意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她爱他呀！而它的响应，着实令她欣喜若狂。

“是吗？对了，我们该走了。”林进安欣喜地说。该进行他所准备的节目啦！

“好，非凡不知道有没有踢被子？”商芷欣点点头。提到回去，她忍不住又为林非凡牵肠挂肚起来。

“不，你误会了，我们今天不回林宅。”林进安的好心情顿时又无法克制地蒙上一丝乌云。但一想到接下来的节目，这乌云……就随它去吧！诚如宋

书航所言，她是爱屋及乌嘛！

“不回林宅，那我们要去哪里？”商芷欣错愕地问道。

“当然是去补度蜜月呀！”林进安邪邪地宣告，并站起身。

“度蜜月？”商芷欣一呆！人尚未反应过来，便已被林进安从座位中拉起，朝餐厅大门步去。

“我们不是度过蜜月了吗？”商芷欣不解地追问。

“三人行，哪算是蜜月！”

晚风中，只听见两人愈行愈远的脚步声和不可辨的交谈声……

